旅行雜誌



民國三十年十月
第十五卷 第十號

CHINA TRAVELER

Vol. 15, No. 10 · October 1941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中國茶葉公司
推廣部

勝利紅茶　建國綠茶

復興沱茶　合作花茶

色香味俱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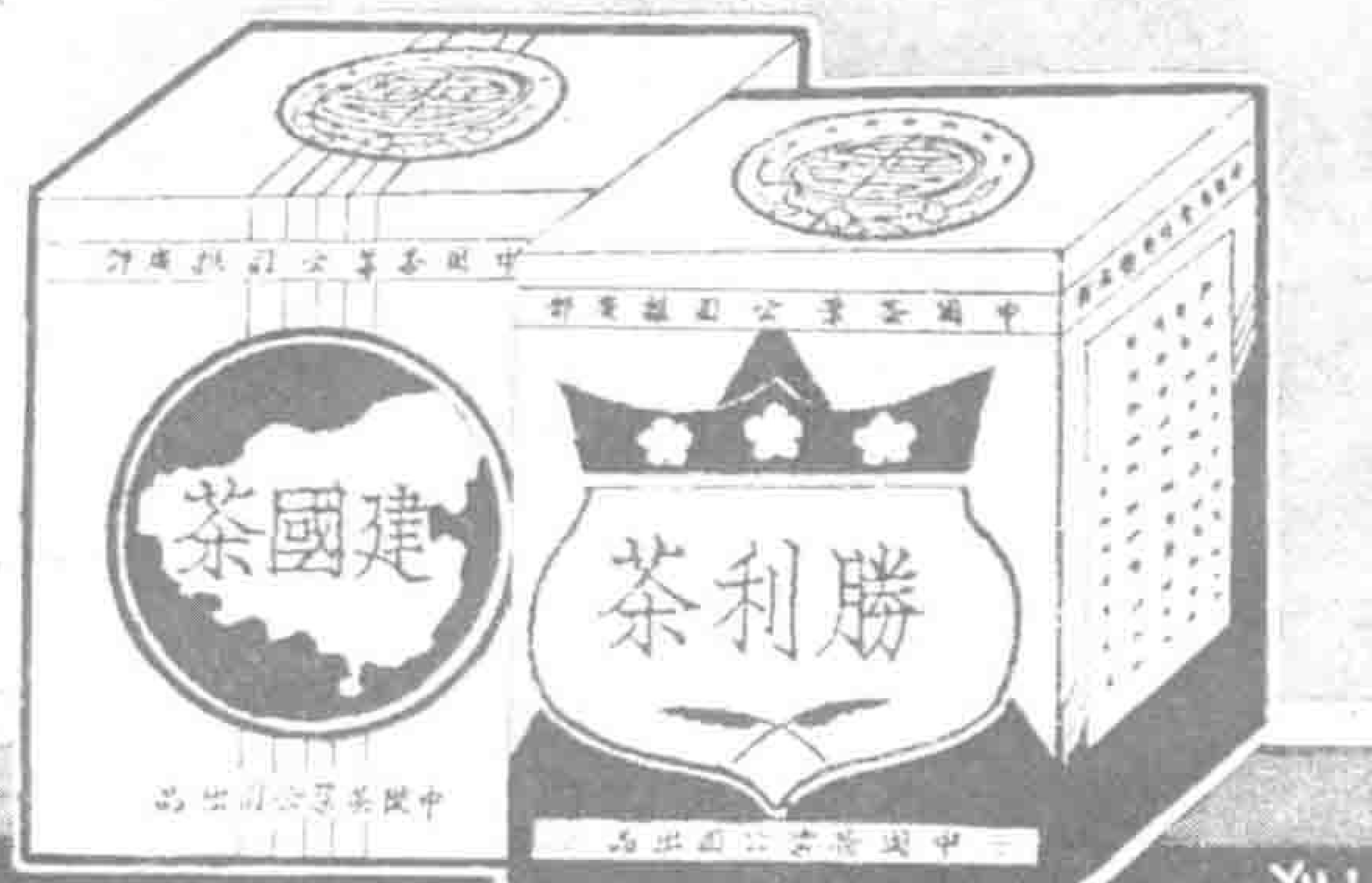
營業處

重慶　民權路(都郵街)十三號

西安　西安南院門街一三七號

成都　成都總府街第六十五號

貴陽　貴陽中華南路一四二號



CHINA NATIONAL TEA CORPORATION
SALES DIVISION

"VICTORY" BRAND BLACK TEA
"UNION" BRAND GREEN TEA

ALL ARE HIGH QUALITY TEAS, PURE AND DELICIOUS

和豐

星加坡珠烈街六十五號

和豐油較有限公司製造象標椰油麒麟標清香油象標牛油

和豐肥皂廠有限公司製造椰標肥皂六百號香皂甘油棕油

檳榔嶼乃裕公司

NIE JOO COMPANY

地址 打鐵街二四一至二四三號

No. 241 To 243, BEACH STREET, PENANG

電報掛號 "NIEJOO" PENANG

進出口商
專營國貨
罐頭食品
魚網苧綫
民信匯兌
南洋土產
泰國燕窩
代理中南
名廠出品

上海中國化學工業社股份有限公司
馬來亞總代理新嘉坡國興貿易公司

KOK HIN TRADING COMPANY

地址 香港街十四號

No. 14, HONGKONG STREET, SINGAPORE

電報掛號 "KOKHIN" SINGAPORE

推銷中華國產
代理名廠出品

四四一〇〇四

中央信託局

全國各大城市均有分局或辦事處

資本一千五百萬元

公積及準備一千零一十九萬一千七百二十五元

業務基金三千萬元

地址　重慶第一模範市場十七號

電話　一一一　三九一　三一三

電報　五六六五

經營信託業務

承收節約建國儲金

發行節約建國儲蓄券

辦理抽籤給彩還本付息之儲蓄業務

承保產物險人身險及海上・內地運輸・陸地兵險

辦理出口業務

香港通訊處

地址　滙豐銀行一百十二號

電話　三一二七三



BRAND
Garlik
THE ALLIUM PREPARATION
行篋中常備之良藥
介力
即大蒜精
旅途生活，不比家居安適，飲食無時，臥息不舒，皆足影響健康，首易招致疾病者，則腸胃部份也。
故老於行旅者，必於行篋之中，常備介力（即大蒜精），因本品善於清腸健胃，飯後服用二粒，足以淸宿積，助消化，益營養，常保旅途健康，免生疾患。
公司藥房均售
介力
五十大粒
上海宇宙藥廠

四四一〇〇六

THE CHINA EVENING NEWS
(TA WAN PAO)

Publishers: TH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CO., LTD.

(INCORPORATED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CES OF HONGKONG)

大晚報

英商獨立出版公司發行

當日新聞 當晚可讀

言論公正

消息敏捷

編制新穎

紀載翔實

銷數廣大 廣告力宏

館址：上海愛多亞路一六〇號三樓

電話：一一六六〇號三線轉接各部

金門大酒店

房間佈置 雅潔舒適
餐廳設備 富麗堂皇
禮堂裝飾 莊嚴華貴
侍役服務 靈敏週到



SHANGHAI'S LEADING HOTEL

LUXURIOUSLY APPOINTED—MODERATE RATES

DAILY AND MONTHLY ARRANGEMENTS

ALL ROOMS AND SUITES
WITH
PRIVATE BATH AND TELEPHONE

104 Bubbling Well Road, Shanghai
C. U. A. Building
(Commanding The Entire View of the Race Course)
Tel. 90010 Cable Add. "Pacital"

上海靜安寺路一〇四號 (跑馬廳對面華安大廈)
電話九〇〇一〇 電報掛號七〇二四

四四一〇〇八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永安公司為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價格平準，為顧客所稱道。

地址
南京路
電話
九八二八二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電報掛碼
WINGON
SHANGHAI

統辦環球貨品
推銷中華國貨

上海第一流旅館
偉大美備 賓至如歸

大東旅社

大東旅社地點適中設備完善房間寬大雅靜招待週到飲食衛生務令顧客舒適便利定價異常低廉

樓下飲冰室
二樓茶室
三樓中西大菜

四四一〇〇九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五卷 十月號 目次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一日出版



本期封面

貴陽花溪鳥瞰

花溪距貴陽十九公里，山明水秀，風物宜人，爲黔中著名勝景之一。春秋佳日，遊人踵接，青山碧樹，曲水流泉，輕霧籠岸，風光旖旎，溫柔有似江南水鄉。河中有小洲十餘，蘆葦叢生，水色漣漪，別饒韻致。其中放鶴洲，十五橋，更擅勝場；橋跨瀑布激流之上，濕洄百轉，泉鳴足下，令人作飄然出塵想。花溪之闢爲風景區，尙係近年間事。其地舊名花閣老，花革老，或花犵狫，則非當地人者或且不知其義，轉不如花溪兩字之雅俗共賞，清麗動人也。此圖係攝自飛雲閣頂。

旅行畫報

雲南風光……金洪根……一三

花溪佳勝……詹新吾……一四

旅程記述

蜀黔湘之行……宇周……一七

游蹤處處

歐遊識小錄……余新恩……二七

金馬崙高原之夜……黃家耀……三五

風土人情

擺夷雜寫……金洪根……四一

陝西入川簡程……崇耕……四五

四四一〇一〇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地方描寫】歐洲烽火中的里斯本……王仲鄂……四九
【越南古蹟】記安哥石窟……原野……六一
【探險獵奇】醴陵之行……愛農……六四
【海行紀程】越阿薩密入蒙耶爾記……陳告佳……六七
海上日記（下）……糜文開……七七
【三峽勝景】川東壯遊（三）……天涯游子……八五
【交通建設】樂西公路建設經過……沈錚……九三
【遊覽專著】遊覽宣傳問題（上）……佘貴棠……九七
【歐美生活】歐美采風記（三十九）……沁明女士……一〇五
【長篇小說】蒙面人（十）……秦瘦鷗……一一一
負販列傳……張恨水……一二一

四四—〇一一

輿論界之權威

申報



銷數普遍廣大
讀者購買力量最强

Shun Pao

CHINA'S FOREMOST DAILY COVERS 100% OF THE BETTER HOMES

館址上海漢口路三〇九號

(電話九三二四五—一八)(電報掛號六〇七八)

四四一〇一二

惠恩道人

新著預告

預約特價出書加倍
出書不再通告
批命潤格函索即寄

再版 **相訣摘要**（各家評語）「新著相訣摘要兩冊，搜羅宏富，且多有發人猛省者，其爲必傳無疑，豈止洛陽紙貴已哉」。……（袁樹珊先生評）！「大著披覽之餘，覺蒐採賅博，說理精詳，方之神相全編嫌其繁瑣，比之鐵關刀病其簡略，權而得中，洵便初學。」……（郭超然先生評）「是書內容，蒐釆贍博，敍述詳明，綱分目析，一覽了然　誠相術書中最易入門之書也。」……（丁福保先生評）連史紙精印，附銅圖六幅，預約特價，每部國幣五元，國歷年底出版，出書後售價十元，不折不扣。

命理神通簡明要訣 四冊，報紙印，卷一，「命學初步」，卷二，「看命樞訣」。卷三，卷四，「八字字典」凡各式八字，不論男女，一翻即得，窮通壽夭，富貴禍福，不待算命而後知也。其價值可知矣。預約特價，每部五元。本年陰歷辛巳年底出書，出書售價十元

看陰陽宅吉兇訣要 每部兩冊，報紙印，內容簡明實用，窮本溯源，不尙虛浮，誠寶筏也。預約特價，每部四元，陰曆壬午年即明年二月底出書，出書每部售價八元。不折不扣（各書寄費另加）

售券書處 上海馬浪路辣斐德路南 **振華里九號**

附告批命潤資（先付後批）**共分四種** 廿五元，四十五元，（皆成本終身細批，）七十元，壹百元，（附流年約期一月，）

請用仙樂特快分色軟片

SELO CHROME ROLL FILM

人人讚美

張張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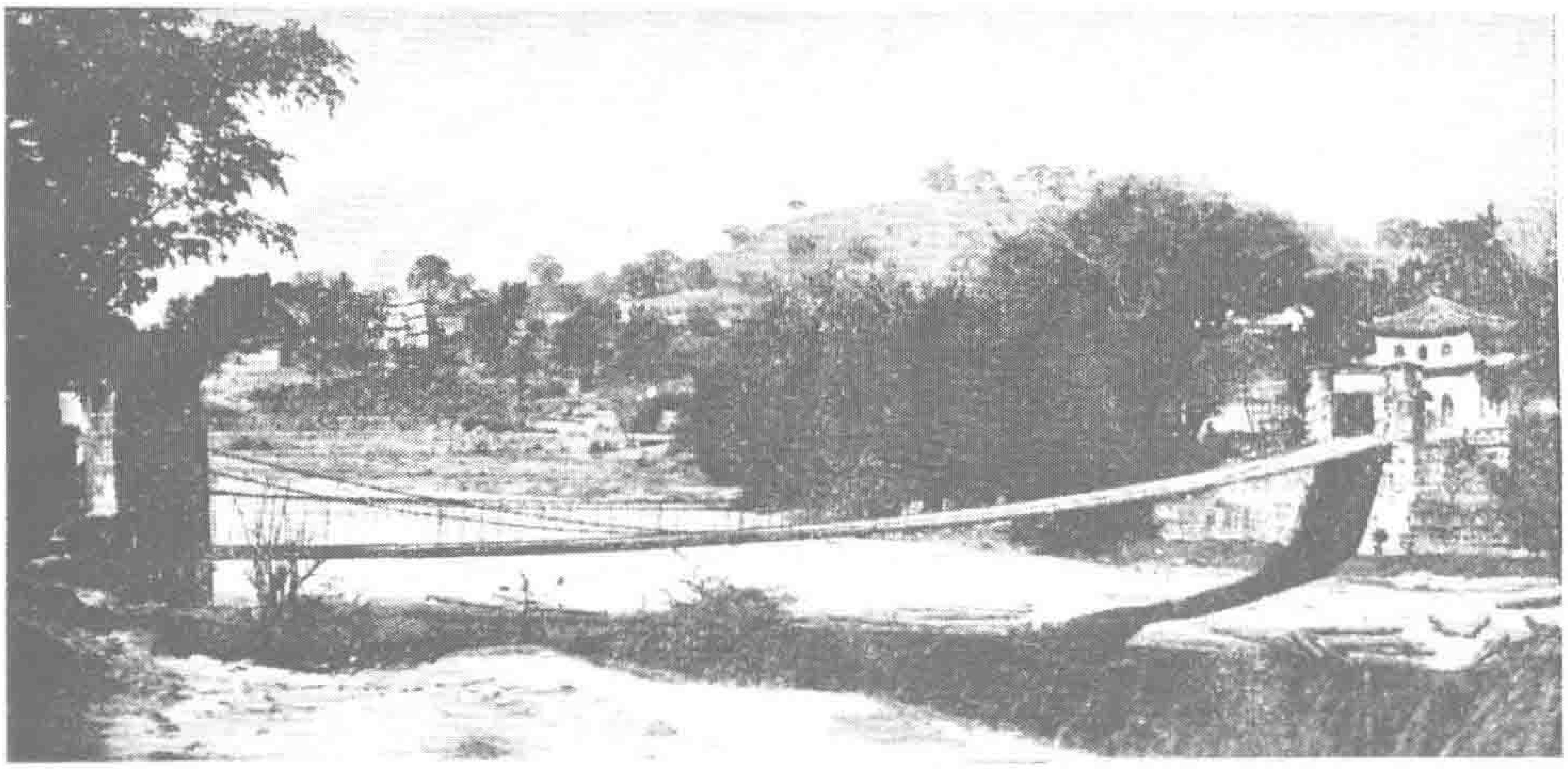


上海依爾福洋行

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七九號　電話八四〇四四(二線)

香港大道中公主行電話三三〇六七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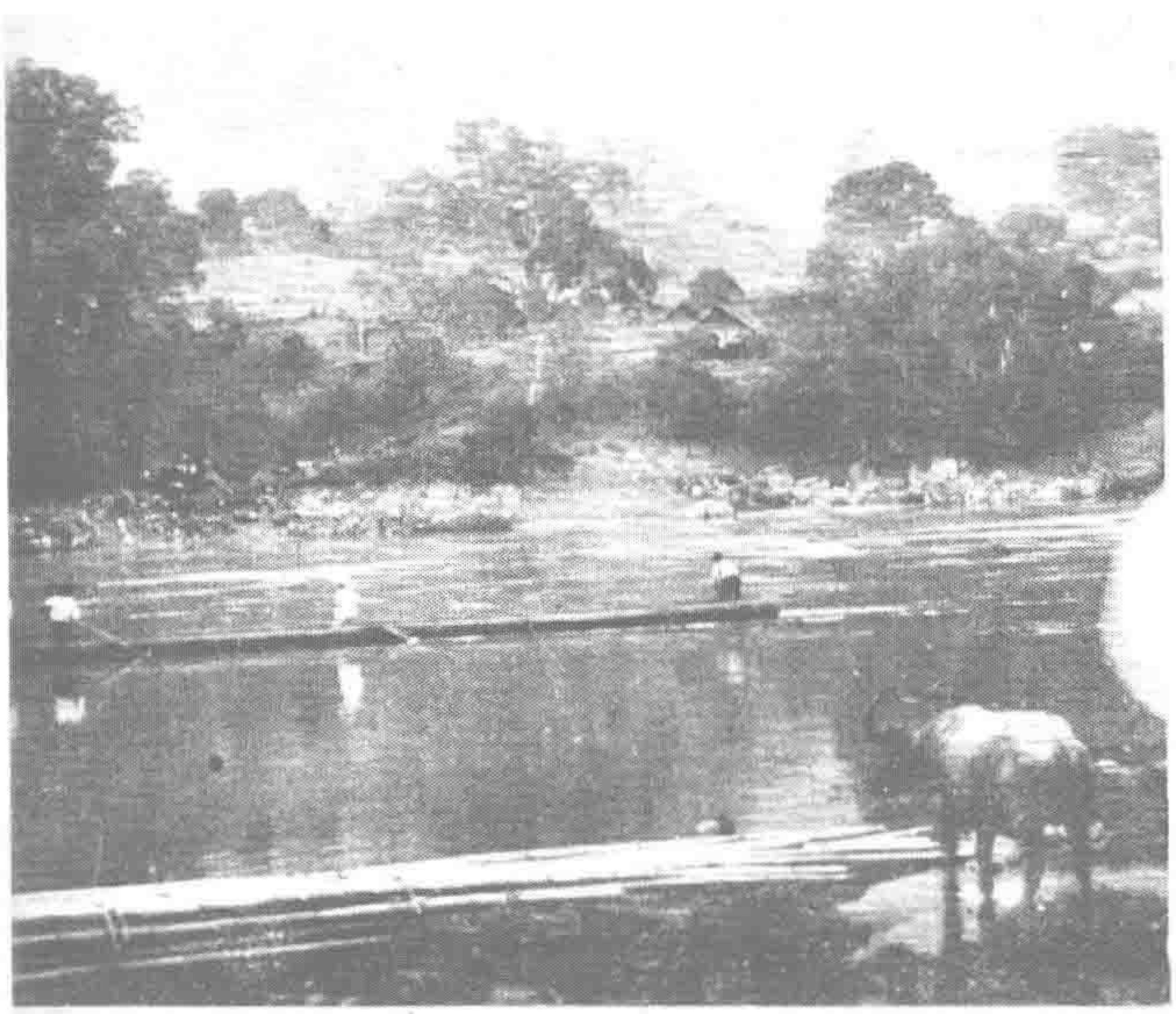
四四一〇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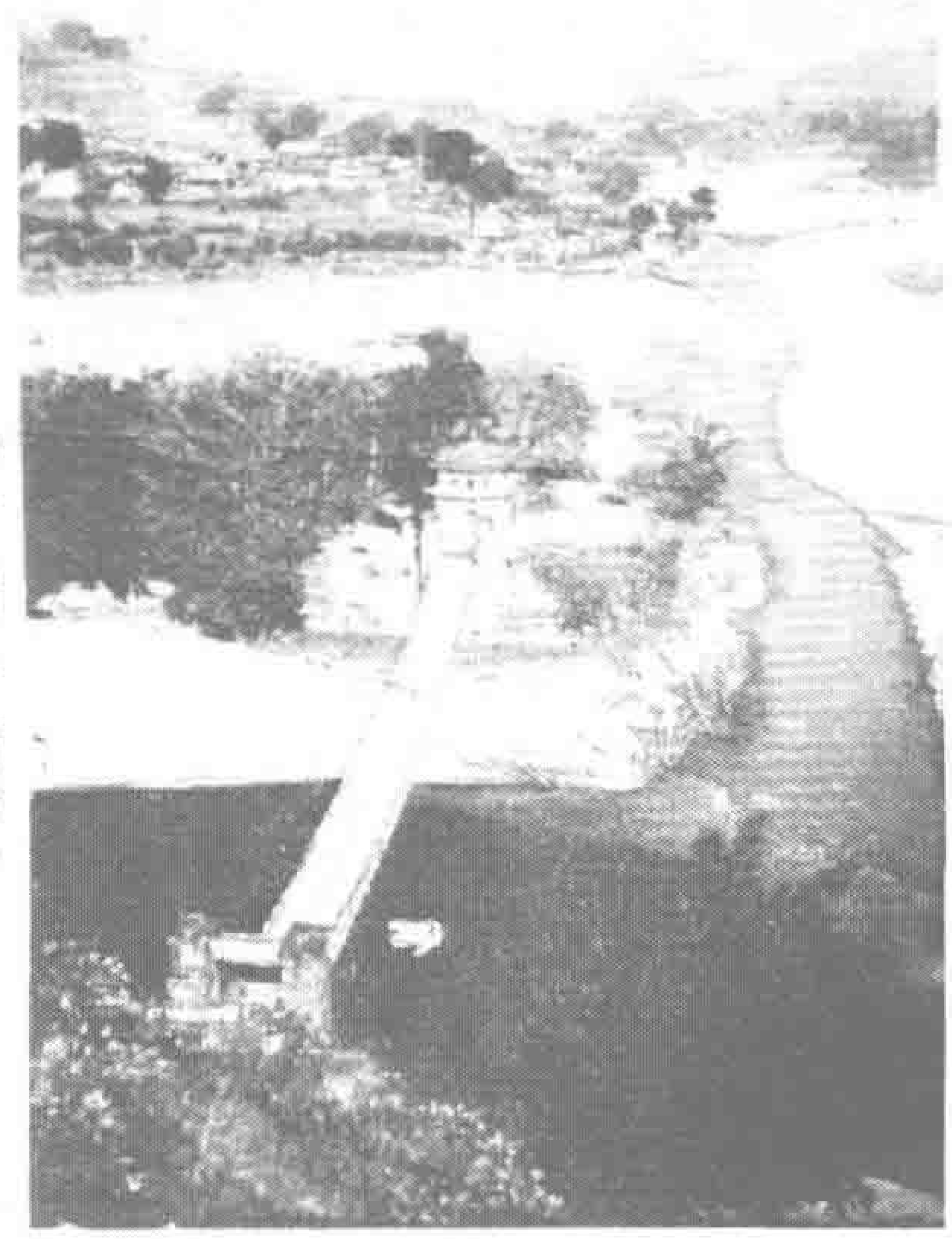
雲縣鐵索橋側影

雲南風光

雲南邊區，地處偏僻，向以交通阻塞，與外界鮮通聲氣，人咸以神秘目之。近年政府開發西南，公路建設，最稱猛進，邊區景物，民生情況，乃漸爲人注意焉。〔金洪根攝影〕



河上浮泛之獨木船。



雲縣鐵索橋俯瞰



大理石亭，純係大理石築成。



下關城外孔明三擒孟獲處

花溪佳勝





⇧花溪景色以溫柔勝，雲影波光，在在令人留戀。



⇧除鎮區外，花溪全部隸屬中正公園，此係目公園遠眺花溪之一景。

花溪為筑市唯一佳勝，民國二十六年闢為風景區，築成中正公園。自貴陽往，有公路汽車馬卓可通。花溪名勝，經人品題者有：清暉玩月，麟獻來熏，鳳頂迓旭，柏叢聽雨，觀瀑停飈，壩橋餞客，蛇峯挹爽，碧嵩拔雲，杏村載酒，莆蓬觀稼，旗亭坐花，餘洲垂釣。（攝影者曾莉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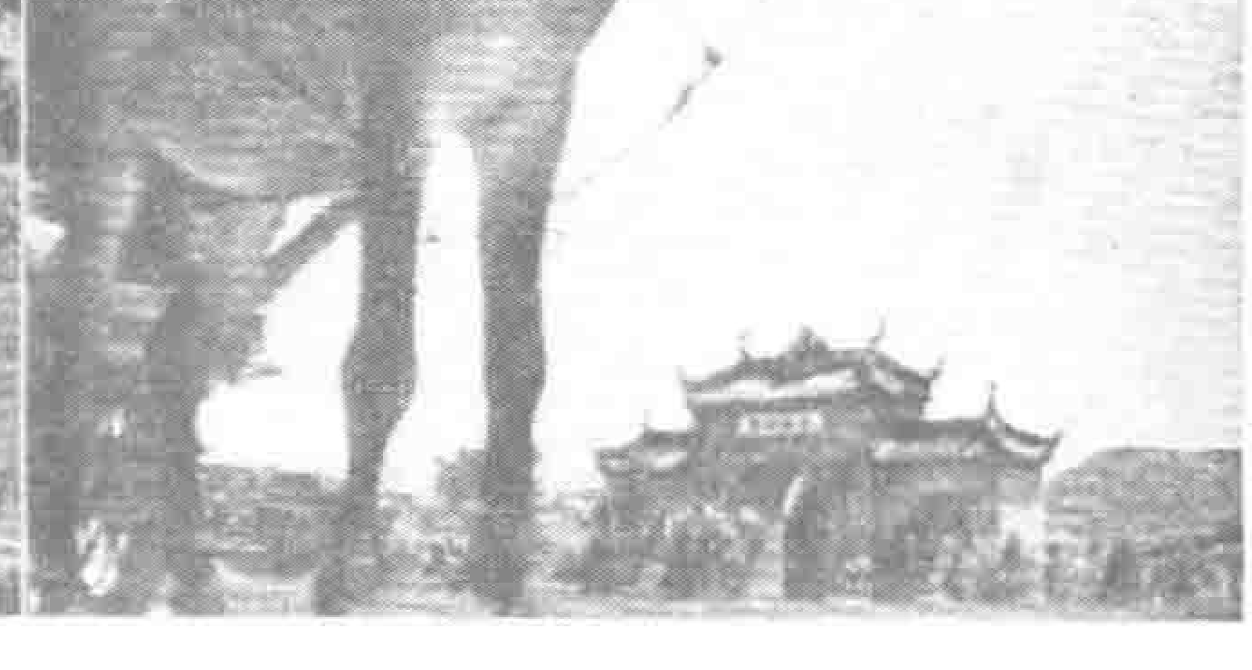


⇧中正公園之正門。

⇩由貴陽往花溪有車以馬可代步。

花溪上壩橋。⇨





蜀黔湘之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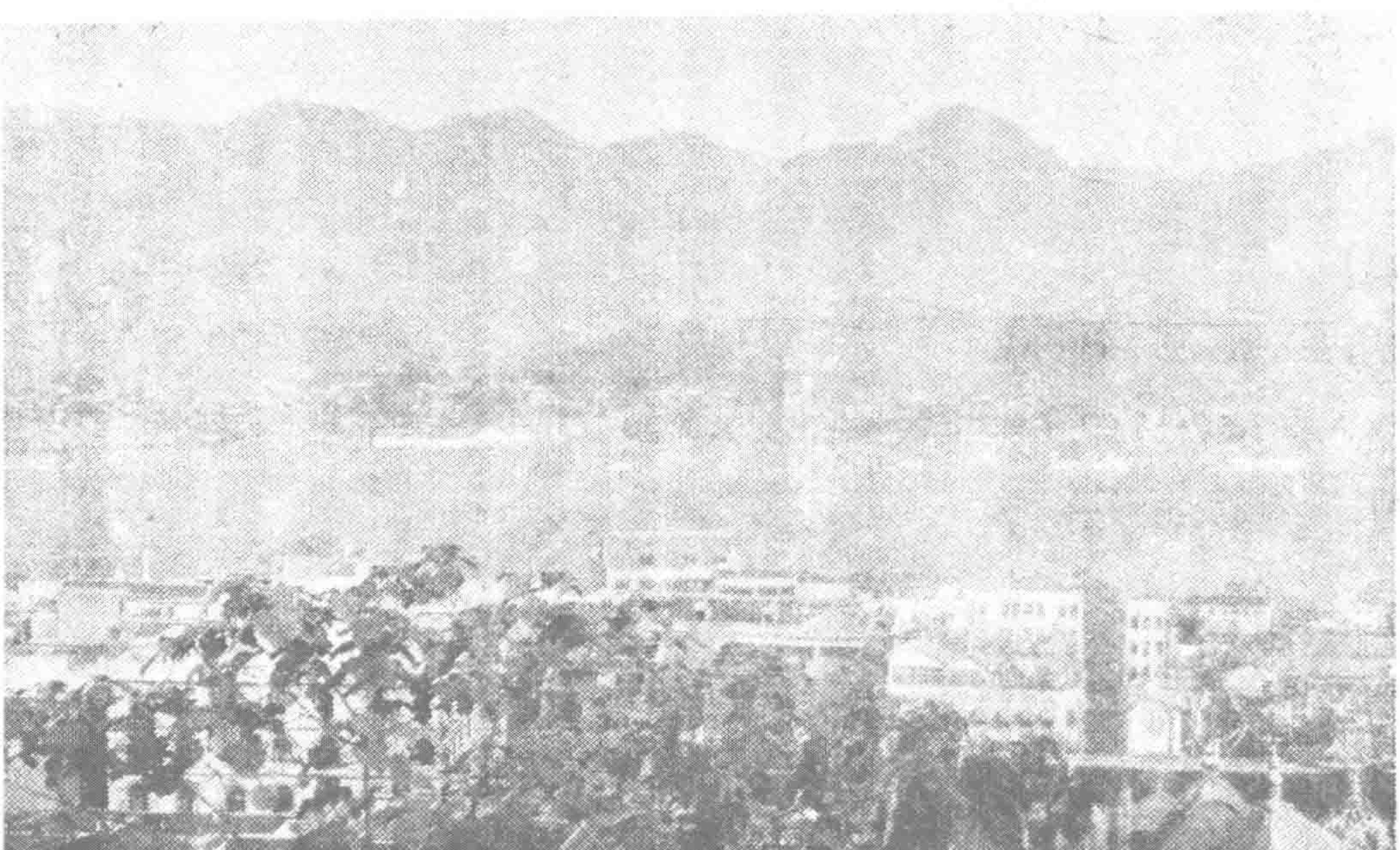
宇周

暫別陪都

偉大的重慶，我在她懷抱裏已經三年了！現在忽告分離，心中眞是不勝依依。

重慶是一個山城，右面是雄壯湍急的揚子江，江中有珊瑚壩飛機場，中航歐亞兩公司，皆以此爲焦點。國際貴賓，商人專家，飛來飛去，都必經過此壩；左面是幽靜碧綠的嘉陵江，枯水的時候，江北那邊，露出很闊的河灘，上面堆滿千形萬狀的鵝蛋石；這兩江迤邐的圍繞着她，如果站立在浮圖關上，——現經蔣委員長題名復興關——俯視山城崛起，兩江若帶，這民族復興根據地，眞是令人興奮！其偉大實不愧爲戰時陪都。再南岸的塗山，老君洞，南山諸山峯，矗立雲間，好像是山城的屏風，天氣晴和，觀瞻諸山，胸襟可爲之開，一洗積鬱。如遇陰雨，雲霧繚繞，幻變莫測，則好像天然國畫巨幅，任人鑑賞，這種印象，在我腦中，實已不能磨滅！

我在重慶三年，關於建設方面，覺得重慶有兩個奇蹟：其一就是大隧道防空洞的完成，幾乎咫尺之隔，就有一個大隧道或防空



重慶市一角

四四—〇一九

洞，這些大隧道或防空洞完全人工以一斧一鑿所築成，如遇空襲，全市市民可以從容魚貫而入附近的大隧道或防空洞。其二，全市馬路，凡是新築的大多每邊闢寬數尺交通車輛較前更是便利；因爲疏散人口的關係，近郊各地新造房屋好似「雨後春筍」所以重慶市無日不在進步之中呢。

重慶氣候溫和，雖是隆冬也不覺得嚴冷，在他處每年凍手凍脚的人們在重慶可保無虞，因氣候溫和一年四季都有鮮花可買，水果類除香蕉外，任何都有，而且花比別地開得早，農曆十月可看梅花臘月可賞桃花由此可推想其餘了。

當我初到重慶的時候，物價低廉，那時的最低單位是銅元，每角可換二串六百文。坐轎相當之遙，祇一串數白文，麵攤吃麵一碗，八百文，（重慶有「地位」的人亦吃麵攤上的麵，男女衣冠楚楚，臨街巷端麵一碗而吃之，不爲失禮也！）白米二元多一斗，（每斗合市斗二斗五。）現坐轎雖非十分遙遠，亦要一元上下。麵攤麵每碗售至六七角，米每斗達六十元，物價相差，不勝今昔之慨！

我感覺到重慶居大不易，只得遷移。

作者舉家五口——大人三，小孩二，——預備由川至湘，籌劃了好久，才備妥這一筆在我視爲「不貲」的旅費——一千數百元——心想錢已在手，總可馬上首途了，誰知事實相反。

由川至湘，本有川湘路可通，雖客車僅通至黔江，但據說只要到了彭水或江口，就有商車可搭。湘境商車，皆不經領來渝，而走川湘路到彭水或江口，車即卸貨返湘，貨物由彭水或江口可雇木船，由水道通涪陵，到涪陵就有民生公司的汽輪裝重慶了。據辦這段路運輸的人談，川湘路路基頗狹，難免有覆車的事發生；而彭水或江口到涪陵的水路，水激灘多，亦時時有破舟的危險發生，商人雖以營利爲目的，其實千苦萬辛，也是一言難盡呀。

作者本擬走川湘路，但此路只限公務員有證明文件赴該各地工作者，始可購票；於是向中國旅行社登記購買貴陽的票，焉知已經登記到四十幾天以後的車子，要等待四十多天，方可動身。在生活高昂的重慶專爲候車，等一月半之久，那用費是可觀的。我想到久滯旅途的危險，於是四處向朋友請托寫介紹書，但是毫無結果。或者有人說爲什麼不至涪陵乘木船到江口或彭水呢？我的天！涪陵到江口或彭水，是逆流而上，拉索（註：川語挽也行船也）都得十天左右，水流湍急的惡灘時常會壞船，我又不比商人有利可圖，誰又甘願冒這種危險呢！

有一日，我拿了一封人家給我寫的介紹信，到海棠溪車站想法子，依然抱了很大的希望而入，可是結果呢，仍舊失望而出！我無聊的沿公路走着，不知不覺走到羅家壩，——離海棠溪約二公里，

因爲無事可爲，索性一個子安步當車的踱着。一面是散步，借此舒散筋骨；一面却因時間還多，反正沒有要緊事情去幹，也就沿途打頓，瀏覽景物，藉此消磨時間。走了些時，跑到附近商車停車場看司機修理車輛。他忽然問我：「是否要搭他的車子，明日駛筑？」他說，「帶客每人一百二十元。」我因如此每人可省去二十元，就和他妥實言定，將某某旅社的定洋收回。隨後見購票的人，不可勝計。大概與司機直接交涉，只要付一百二十元，如有人間接介紹，則要一百四五十元，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呢。

在重慶候車無辦法的人們，據我看來，大可到羅家壩一帶試一試這乘車的別徑，雖然多花了數十元，——由渝至筑正票價當時原爲七十三元二角 然而減去你羈留的費用，提前了你的行期，也是一個合算的事啊。

渝筑道上

於×月廿九日雨絲濛濛中離開重慶，我乘的那貨車，是商車代裝豬鬃至昆明出口經筑者，因辦各種手續，下午三時開出。駛至一品場，業已傍晚，宿交通旅舍。在旅途中的人，——尤其像我們搭的是貨車，誠恐車子一清早開出，所以夜晚睡得老不安寧，天未明就醒了數次。一等天曙，匆匆吃點東西，就上車等候；誰知這日適逢星期，站長到九時始行起床，驗車結果，以此車裝客過多，——據說貨車只准搭客兩人，而此車達十八人之多——買不出搭客之養路票，押運員與司機交涉了很久很久，才准駛出，而時間已經十二時了，大家都後悔起得太早。

我們這車僅裝貨兩噸，全屬木箱包裝的豬鬃。我們都用行李被包當椅墊，坐在木箱上。車頂是弧形的竹篾車，勉可伸頭。後面車門關上，就如悶在衣箱裏一樣。僅司機台頂上，有方公尺大的小窗一個，換換呼吸。反正只要能走，其他一切也顧不得了。

同行有客，大談其詩，渠之同伴呼其名「老師」，因爲他雖只有四十歲光景，而行醫已經多年，手下並有一羣弟子。「老師」一詞在川省人士口中乃是表敬意的，兼之他又喜歡作詩，諧音「老詩」亦無不可。他談了許多詩話聯話，並吟他本人的近作，解得旅途寂寞不少。

近幾天落了很大的雨，今天天已放晴，水量充足，一路農忙春耕，看他們忙碌的樣子，不禁想起「粒粒皆辛苦」來！

車到綦江，停車檢查，因爲隨即就要續駛，不能下車觀光。此地產廣柑，質可與美國橘子媲美，售價一元三枚。忽有夫婦一對，強欲上登此車，車夫說車中早已沒有立錐之地，而他倆不理，隨即反賓爲主，擠在車前別人座上，那被佔坐位的人只得暗暗叫苦。

今天開車過遲，宿東溪，東溪雖是一個市鎮，但是比多少縣城還熱鬧得多，產鐵，附近大小鐵廠約有百家。有中央銀行，據說是因投資鐵廠所專設在那裏的。

卅一日晨又上征程，從趕水到松炊，是川黔的交界；公路與河流並行，一面是依山蜿蜒的公路，一面是靜靜躺着的水流，並且偶有些舟楫，再點綴着樹木茅屋，實可謂幽穆淡恬。這河流有些地方，地勢高低懸殊，為了避免急流，及貯水便於舟行計，河中常有橫河堤壩可見。堤前之水，與堤後之水，相差數尺，而船行經堤時，據說好像下樓梯一樣。可惜車行不停，未能候在堤旁，看一看這奇觀，真是憾事。沿途有樹，花開滿枝，花瓣雪白，好像梨花，花蕊艷紅像桃花，煞是好看。這種樹滿山遍野都是，詢及同行「老師」，才知是桐油樹。想不到這換外匯的中國特產，不僅佔國際貿易重要地位，還俱有這樣美麗姿色。我一路欣賞不盡，一路讚嘆不已！



絢爛的桐花

要越過九盤子一個很大的山，才到松炊，松炊的舊街仍在，亦如其地的古老舊街一樣，房屋矮小，街道湫隘。車站在新松炊，旅舍飯館林立，街道筆直，雖不甚大，但頗整潔，與老松炊相較，使人生出另一番印象。松炊地形，四週有高山環繞，好似在拱衞松炊一樣；在松炊午餐，繼續向前進，漸漸地走入叢山峻嶺，懸崖陡壁。車子時向上爬，時向下衝，人在車廂內，——不，車箱內——起落顛覆。同行有暈車者，大吐大嘔，空氣本已苦悶，如是益發不堪。行駛很久，始過九龍山溝，而達桐梓。遙望桐梓地勢，有如方城，但此車並不駛至城內。經城門口時，見市牌商招頗多，行人來往熙攘，城內想必頗為熱鬧。車再前進，就要到花秋坪了。遙望山勢起伏，而此一段路，較前更為險惡難走，爬上花秋坪的山頂，須往返曲折拐彎七十二個。因為車子不能直達山峯，必須盤紆而登。車子像惡鬥的獅子，吼着氣喘息，人在車中前仆後仰，藉此也可感覺到它是在

由東而西，或由西而東。攀登頗久，才抵山顛，上有花秋坪俯眺台，臨此一望，大有萬物皆渺小之概。適才經過的公路，有似一條帶子，而路旁預防覆車的小石柱樁，又像無數的白齒。看着這羣山起伏，不懂國畫的人，可以對國畫山水，加一份認識；研究國畫的人，可以對國畫山水，增一些心得。出花秋坪山峯，則爲一瀉千里之下坡路。有客談到我們今天已經平安過了吊尸崖，顧名思義，不禁悚然。但是吊尸崖這段路，已經改築，根本無虞。不過我們隨時看到路局特製的路旁「當心來車」警告牌，上面繪着骷髏，同時警見我們尚在進行中的峻峭公路，設想司機稍一不愼傾跌，是很容易的，心中不勝警惕戒懼。

過了婁山關，路漸平，到板橋時，據同行「老師」說，此地某藥舖出品「化風丹」頗好，於是大家都買了些。行行復行行，天已經黑了，但在此半途中既無宿店，亦無飯館，祇得趕行黑路。明知路上安寧，但在這黑漆的夜晚駛過這人烟稀少的曠野，心中總覺惶惶。七時才到遵義，宿在城外交通旅社。茅台酒爲此地的著名特產，每瓶售十四元至十八元，以其過昂，沒有沾得一嚐。本想入城一遊，但是經過了這天的行程，人已疲乏得不堪，吃過飯就入睡了。



烏江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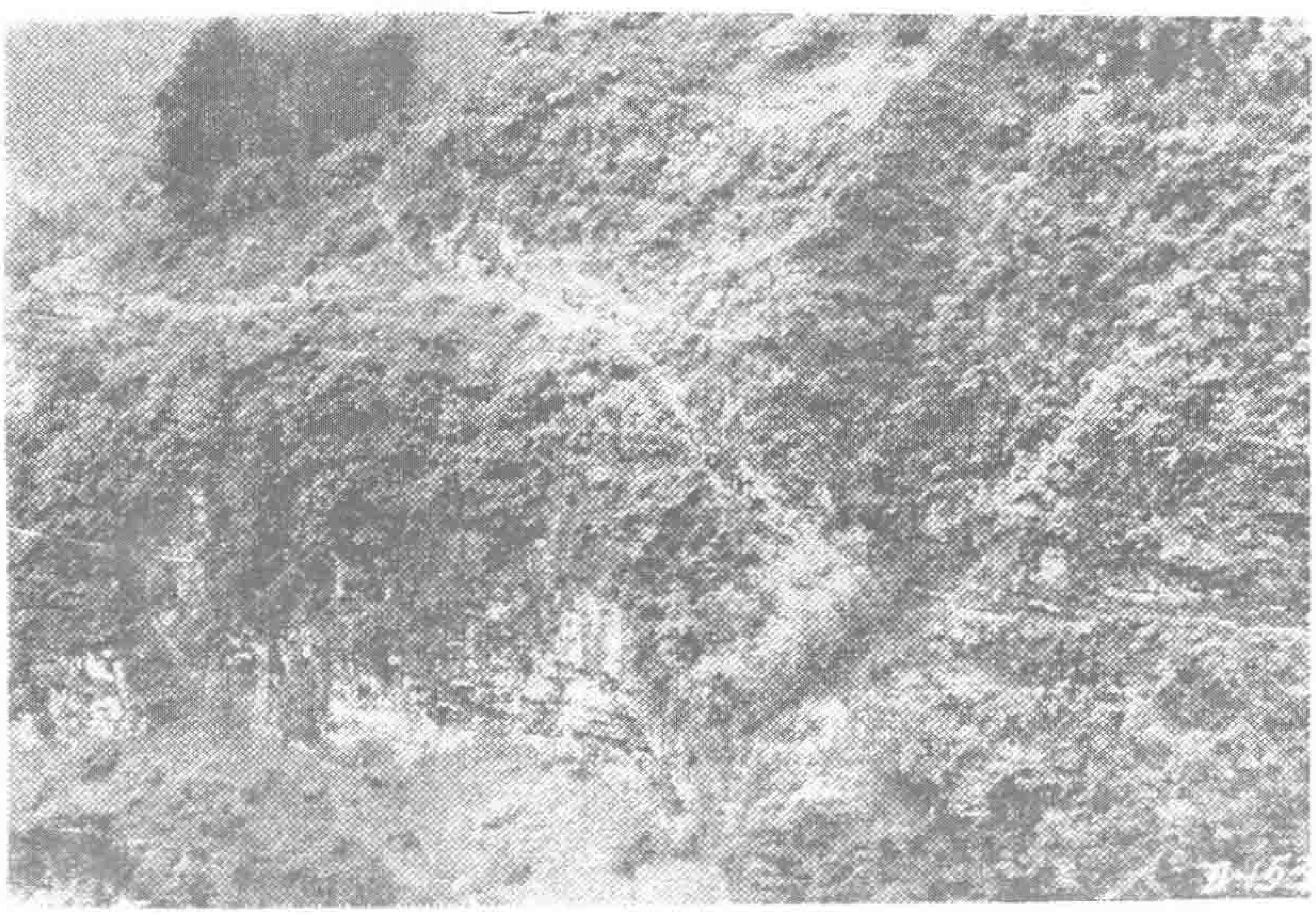
×月一日晨由遵義動身，因爲昨天的路程過於吃力，車子走不了好遠就拋錨了。走一程子，就得修理一番。一路上我常常看到溪邊水旁，有大圓形竹製車輪一樣的東西，自動的旋轉着，好似風車一樣，增加風景美不少。現在因爲車子拋錨，得有機會下車細察，原來是利用水流的自動水車。輪子的圓週有小竹筒，一個個成斜形的安置着。車輪一面因水流自轉，一面每個小竹筒入水時，可以貯滿水量，以其成斜形，出水筒口向上，水不致傾出。轉至上端，小

竹筒口向下，自行將水倒至竹溝內，再流入缺水的田中。或以竹溝接流至較遠的地方。其構造頗具科學原理的價值。

過烏江渡，該處鐵橋工程，尚在建築。架有浮橋。目下水枯，據說到了夏天，却是一支很大的洪流。十二時到息烽午餐，那知車已壞，且無汽油，不能繼續前進，祇得到旅店投宿。息烽的飯館尚好，旅舍則太差。街市頗整潔，但市面消沉，不甚繁榮。市上有縣府辦的壁報，尚好，尤其在畫的方面。

我攜了二歲多大的璞兒，到近郊去散步，看着成羣結隊的馱馬羣，負着西南方面缺乏的紗布，沿公路向川省遠征；還有古老的獨輪車，許多强壯的漢子，任重致遠的推着同樣的物質，向同一方向邁進。這驛運的隊伍，從重慶一路都散佈着很多，並不是今日才發現，但我們在車中沒有注意而已。

璞兒忽然大叫：——馬，馬，馬臉上有「摩登紅。」



烏江岸上的公路

「摩登紅」（卽胭脂）這句話，是她在重慶學得的，重慶當地婦女，對這三字及這東西，很表好感。

原來每羣馱馬的前導一匹馬，馬首都有紅色纓鬚，垂在兩旁，紅色三角旗，分插在鞍之左右，頸上繫有一大銅鈴，和許多小銅鈴，這些都是有領導馬羣作用的。紅纓隨風飄盪，馬鈴釘釘鐺鐺，再加上三五帶塞北風味的趕馬者，持着長鞭，叱咤着。他們有一定的行程，過了若干時，將馬的重負釋下，——貨物都捆好在木架樣的鞍上，極便取置，——讓馬到山野間吃草，它們很輕鬆的在山野間馳騁，並發出嘶嘶聲，趕馬者也就坐下來，優閒的吸葉子烟，暫時休息一下跋涉長途的辛苦。至於推獨輪車者，他們較趕馬人更爲勞苦。他們無聲息的推着那呆重的貨物，翻山越嶺。一路陡昂的上坡，傾斜的下坡，吃力是不言而喻。小車輪之間，時常發出啾啾轆轆的聲音，好像在爲他們的運輸勞績而謳歌，而稱頌。

有同行者，因不願在此久候，找得飯店茶房，另覓一貨車往筑。

四四—〇二四

孰知方走二公里，司機卽向其索取車資，渠答已付給茶房，司機謂未收到，於是將其逐至車下。及至返詢茶房，則謂已交司機矣，何以任其逐下。雙方各執一詞，兩無對證。搭商車者，對於此種情形之發生，不得不先存戒心也。

×月二日車已修好，但無汽油，押運員搭他車至筑設法，而司機忽向別車借得汽油，乃得成行。

十二時車抵筑垣，渝筑四八八公里，本是三天路程，而我們走了五天，遇着了這種「老爺」車，實在奈何它不得。

從貴陽到沅陵

我住在城外合衆旅社，距中國運輸公司車站，及貴州省公路局車站都很近。中國運輸公司是西南各省的運輸機關，貴州省公路局則有木炭車駛省內各地。筑垣及附近有些地方，據說已有二十天無雨，大家盼雨殷切。天氣炎熱異常，幾乎像是暑天。走中山門進城，城的建築頗巍峨，街道亦寬宏。臨街的老舖面多屬樓房，除人行道外，又縮進數尺，好像走廊。上有樓層伸出，每戶如此，成爲可以避雨的人行道，可說特徵。市面熱鬧繁華，不愧爲貴州省會。中心區建立有前省主席的銅像。我們環市巡禮，經中山公園入內一遊，地位雖不甚大，却也有茶室，湖心亭（湖水已竭）垂楊小石橋，和小朋友玩的鞦韆滑板等，尙可供人憩息。

我本想乘黔桂車到宜山，轉乘湘桂線火車。後來探得到宜山的客車，已登記到半月之後，所以改乘黔湘公路車到沅陵。計程六二八公里，每票九十四元二角。下午二時售票，次晨上車，極其便利。在貴陽住了二天，×月五日，又上征程。來時坐的貨車，行李重量本未計較，現在乘客車，每人行李限制二十公斤。我們的衣履在重慶本已拋棄了不少，誰知還逾十八公斤。按照定章，逾限重量，須繳費五十餘元，實屬太不合算，只得將棉被很廉價的賣掉了。眞是居家時嫌東西少，旅行時却嫌東西太多了。

現在坐的是客車，當然比來時的貨車安適得多；貴州的山多，而盡是亂石不毛，窮瘠不適耕種，所以出產貧乏。四川也是山多之區，但它的土質美肥，什麼都可種植。黔省礦產尙屬豐富，然而蘊藏在地下，有待開發。途中時見有負煤炭的男女，把煤炭裝在篾簍裏，以兩根帶子負在兩臂上。簍形下小而上大，手中拿了丁字形木坐板一個，負行疲乏的時候，就把這丁字板墊置背後簍底，擱住了炭簍休息休息。據說這些炭都是用簡陋的老方法所開採，倒是隨處皆是呢。

車經一個小集，恰逢趕場之期，男女老幼摩肩接踵，以有易無。可憐這些人們所穿的衣服，全很襤褸，盡是些百衲衣，補綴不堪。天

並未雨，而有些人身上却穿着棕製衣，可說是以樹皮樹葉製衣的遺風了。

車抵貴定午餐，下車忽覺天氣轉寒。當地人已在圍爐取煖，來往的許多車輛都停在這裏進餐，頓時顯得喧鬧起來。經鑪山一個冷落的縣城，於五時到達黃平。天氣更冷，與昨天貴陽相較，其差別幾乎是夏天與冬天。黃平有中國旅行社招待所，供膳宿，屋係特建，宿舍餐堂整齊清潔。茶房招待慇勤，頗有服務的精神。會客室中懸有貴平速寫畫一幅，此地產白銀耳，價數元至十餘元一兩，同車之人購者甚夥。

×月六日離黃平前進；苗族同胞，從兖行來，一路都曾看見。到這一帶更多，男女赤脚，男子着的是道士一樣的服裝，有些還戴着有花紋的帽子。女子穿着多折的黑裙，有些將嬰孩用布裹負在背上，還可操作挑水等工作。經施秉到鎮遠午餐，有中國旅行社所辦的食堂，見到苗族同胞照片多種，內中有很多美麗的少女，想是苗族中較有身份的，可惜我們沿公路沒有看到。途經某小地車停上水，於是許多小販來兜售鹽茶雞蛋香烟之類，接着又來了許多安徽口音的流亡老婦向旅客討錢。

車過三穗而到玉屏，玉屏的簫很是出名，特買了兩支，價三元。還有一個木長盒裝着，簫上刻有唐詩和一些花紋，很是雅緻。過玉屏就是黔湘的省界，於四時許抵晃縣。晃縣街市熱鬧，車站在晃水對河，有橋通車，工程頗大。宿中國旅行社代辦之某旅社，房間頗大。

×月七日晨，仕乘開沅陵之汽車時，誰知車站上已將我們三人的座位賣去了。原因是我們昨天下車沒有登記。經交涉的結果，只得大家擁擠一下，候到芷江有人下車纔好。從貴陽坐的車燒汽油，車座每排五人，正中一椅是活動的，以便出入。在黃平換的車燒酒精，車座以左邊一椅爲活動的進出路。今天在晃縣則換了燒柴油的車，坐椅橫一張，直一張，殊不方便。

抵芷江，見市面繁榮，房屋櫛比。車抵榆樹灣，進午餐，續向前進。據說：這一帶昔年是匪徒出沒的所在，現則漸已肅清。榆樹灣過去的懷化車站，前爲土匪燒毀，至今還未重建哩。到辰谿，有河流很寬，無橋梁，乃用汽輪拖駁船載車過河。經辰谿街道，未下車，只能坐在車中一望而已。達車站，又有旅客上下，忙亂一番，纔向前駛。因爲坐的是木炭車，黑烟由車底燻入車廂，滿車的人，都燻成黑烟花臉，連鼻孔也是黝色，大家彼此相顧，不禁失笑。下午五時到達沅陵，馬上在車站登記明日開鄭家驛的車。投寓車站附近旅舍，洗刷畢，渡江到沅陵市街，街道雖窄，而繁榮熱鬧異常。凡屬百貨布疋和零星日用東西以至化裝品等，陳設得五花八門。因爲地窄，益發顯得擁擠不堪了。

（未完）

歐遊識小錄

——利便生活的一班——

余新恩

每當人們無所事事的時候，就會感到時間是那般地消散延漫，不知辰光的可貴；那一點鐘一點鐘無意識的過去，無形中就是我們生命線上一點鐘一點鐘的短少了，因此一個人生的成敗，多就要賴個人怎樣去支配應用你這極有限的時間了。

人生是短促的，世事是繁雜無窮的，所以要有社會，要有分工合作，不但是在我們生活程序上得到許多利便，也是節省了不少我們至寶貴的生命時間，可以專注在我們的各個事業上。就如此，也還往往感到時間之不足為我們應用。

生活上的利便，時間上的節省，可有許多方式。這使我常常要想到已故的中國旅行社創辦人朱成章先生；他具着遠大的目光，他所創辦的事業今日能這樣發揚光大，給與人們的利便，時間上的節省，都是無從計量的。當他在世時，我們一直都是鄰居，而且是數代世交，因此利便的方式自然早就會由家庭方面開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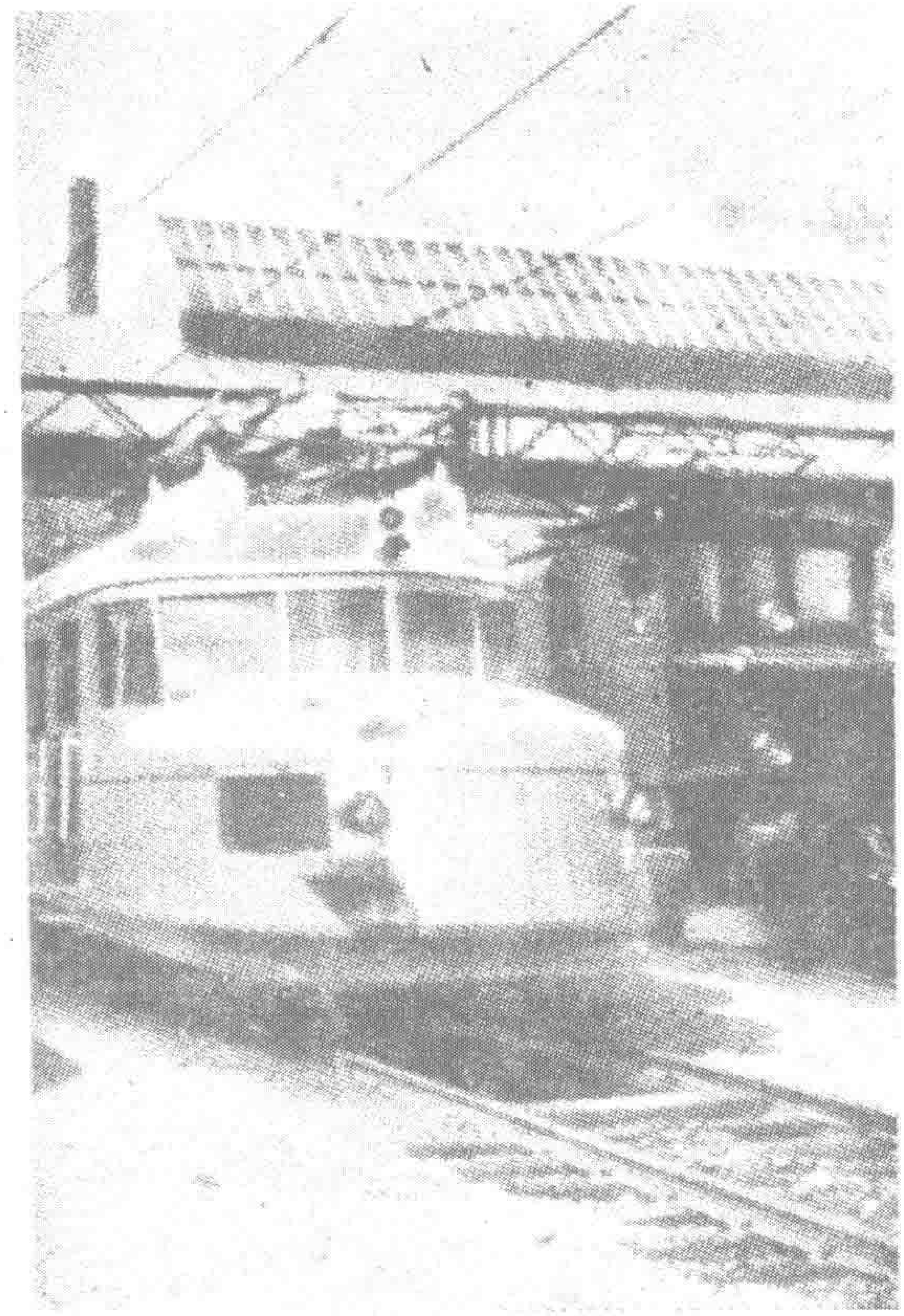
我們起初同居在上海北火車站的附近，兩幢房子，兩個天井，但同一個園子。為了往來的不便，原因要先經過自己的天井，跑到園子去，再敲他們的大門，再經過他們的天井，才能到他家裏。所以後來就將兩家曬台的隔牆打通，這樣這就利便多多了。但我終不能忘記比這還要利便的一樁事。那是一個二十多年前，盛夏的中午，我在小學讀書，午飯都還沒有吃，我却穿好那厚厚的童子軍服裝，頸上圍着布巾，汗流如注，預備馬上出去參加遊行。那時我身體並不健壯，父親出着遠門，所以家裏不肯讓我出去。但我在家裏吵鬧，不料却被朱先生隔牆聽見了。於是他就靠在窗頭，雖我們中間隔了園牆，但在樓上可以望見，而且說話都聽得到。他於是與我論理，教誨，剛柔並施，這樣才免掉我出去，說不定因此還會生一場大病。我現在想，若那時沒有這種利便，若要等朱先生下樓走過天井，跑到園子，再進我們的天井，上到樓來，我早已有了機會時間由後門口溜出去了。

後來我們同搬到西區住。兩幢房子，同一個園子。中間沒有園牆隔開，而且在兩幢房子樓上層空中相隔的地方，特地築起了個跳板式的洋臺來，這樣往來又便利萬倍了。如今這一切都成泡影了，人亡事非，令人不勝今昔之感。

人生是有定時的，事業是無限止的。世界是不斷繼續的向着前進，我們當要好好利用支配我們這短促生存的時間，使我們的事業能隨着這川流不息的世界恒久常有繼續發展到無止境。

當我住留歐洲的數年間，遇到許多利便的事物，確實節省我生活上不少的時間與煩累。許多都是很尋常的，但若要一樣一樣的都自己去做，那就沒有時間爲你個人的事業去着想了。所以要有社會要有分工合作，就是爲了大家的利便好處。所節省下的時間，眞是寸金難買寸光陰那般的寶貴了。

我在意大利上的岸，當天中午趕車到瑞士去。在車上用午餐是太貴，在車站裏進餐也已來不及，所以就在車站上買了個午餐包 Lunch bag 裏面配置得非常巧妙，有酒有肉，有蛋有菓，價錢也很便宜，這樣的確還省錢，省時，省心思。否則若要臨時去買，及配置些甚麼食物來作午餐，結果必定要費錢，費時，費心思，而還得不到同樣的結果。



瑞士之電氣火車

歐洲各國所有的火車，車室都分有吸烟與不吸烟之別。這樣可利便那些不喜烟味的乘客，使他們不致受到抽烟旅客的影響，而減少他們旅途上的興緻與愉快。

坐在瑞士的三等火車裏，若你看膩了車外景色，車廂裏的牆上有一幕一幕的風景及廣告輪流自動的更換開映着。這樣，補救了你在旅途中的無聊，同時增加了廣告人們的效果，因爲開映的正是你所要去地方的風景，那地可



瑞士火車站之脚夫

四四—〇三〇

住的旅館，可購買物品的商店等等。

最新式的瑞士火車，一切設備更是近代化。就在三等的車廂裏，有一個可移動的檯桌面，特爲一路上打字寫信用的。在車中可以照樣辦公，眞是一寸光陰都不會費掉了。

在歐洲各大都市裏，當每週末的時候出城的火車是往來如蟻的繁忙。但配置得非常好，雖軌道有限，仍能利用到最高的效力，不使一根軌道閒空着；而車輛的往來井井有條，從不紛亂。人們都喜去的地方，每隔數分鐘就開一次車。由巴黎到凡爾賽宮，每隔廿分鐘就



巴黎凡爾賽宮

四四一〇三二

開一次。倫敦的火車，好比在滑鐵盧車站，就有七八條軌道，來來往往，川流不息。而且有一個很大的木牌，把每一軌要開往的地方及時間，都寫得一目了然。某班車開走了，它的牌子就被除掉，代以即要開行的車牌。此外還有問訊處，若是你不願自己查車表的話，可去問辦事員。到甚麼地方，應搭那班車，在那裏換車，怎樣最經濟合算，他必會很詳細的告你。坐火車到達了目的地，時間又配置得正好，可趕上另一條路的火車，及時間再繼續去到旁的地方。

車站裏的設備也是應有盡有的。有行李處，餐室，廁所，店舖，電報，郵局，旅行社，錢莊，理髮所，休息室等等，無不齊備。有一次清早到了巴黎，天尚未大亮，我就在車站裏洗盥整衣，進早點，看報，寫信，打電報，換錢，擦皮鞋……可謂方便之至。

瑞士境內無論大小車站，對寄信更為便利。祇需擲下錢幣，由自動機裏會跳出郵票，名信片，信紙，信封，所以這些不必隨身都要自己帶着的。

瑞士的風景名勝，火車路線等等，都有很詳細的說明書及地圖，放在車站的休息室內，任人去取。印刷得非常精美，所以人們很少要化錢去買地圖。

倫敦的地道車和公共汽車，所走的全城路線，都有很詳細的地圖說明，印刷得也很好，都是不取分文白送的，這對新到倫敦的旅客最感方便。你若不識路徑，很容易去找到個地道車站，就可進去要張地圖，你的所在地，及要去的地方，都立刻可以解決了。

有一次我在倫敦去赴晚宴，回來時走錯了路，同行中一位女



倫敦畢卡迪來地下車站之街，雙層公共汽車來往不絕。

太太毫不着急的告訴我道，就是萬一找不到家也不要緊。因她有一次晚上找不到家，她就告訴街警說她是失落了"I am lost"於

四四—〇三二

是街警就將她安然送回家去。

巴黎每個地道車站裏壁上都貼有一張很大而詳細的行車圖。每條路線是有一種顏色，所以一目了然。要到甚麽站上去換到另一條路線，是很容易明白找到的。有幾個地道車站裏在地圖的每條路線上，還按置了許多有顏色的小燈。圖前有一排一排的站名小牌，每個站名旁有個小按紐，只需在要去的站名旁一按，要轉車的幾條路線上的小燈頓時就會明亮起來，即可看到當在何站換車。這種配置的巧妙，實在是想得十分週到。

倫敦及巴黎有地道車，實在是最利便的交通辦法。尤其在每天上下辦公的時間，地道車可以按時行駛到站，不受地上交通擁擠，及紅綠燈的妨礙阻遲。在倫敦更不會受到那一年三季霧天的影響。不但只這點點的便利而已，實也是準備萬一要作戰時，運輸及交通可繼續進行，同時又可躲避轟炸，又可保藏名貴物件。所以在巴黎倫敦的地面上看不見有電車，這在作戰時，一來可免那無數的電線，來阻擋行軍上的阻礙困難，二來可免這些電車在戰時將白白的變爲廢物了。所以在平時不如全用公共汽車來代替，戰時也馬上可拿來作爲軍用。柏林至今地上還行駛電車，這也就是一種缺點，所以近幾年來，她將固有的地道車路線大興土木，加倍的趕工擴充。

歐洲有些地方，都分發給客人關於該地所有旅館地址，設備（連餐或不連餐，室內有無冷熱水等）及價目的表格，尤其在瑞士的山上是如此的。所以在去一個地方之前，先可有個預算，同時因價格標明，就不會上當了。

歐洲許多旅館，公寓，機關，醫院，都有自動電梯上下。自己跑進電梯裏關好門，按在你要到的那一層的字母上，到了那層，它就自動的會停止了。這又可省却僱用一個司機人。在維也納有幾個較簡陋的公寓，要乘電梯，須先投入錢幣，門才能打開，不願化錢，那只好走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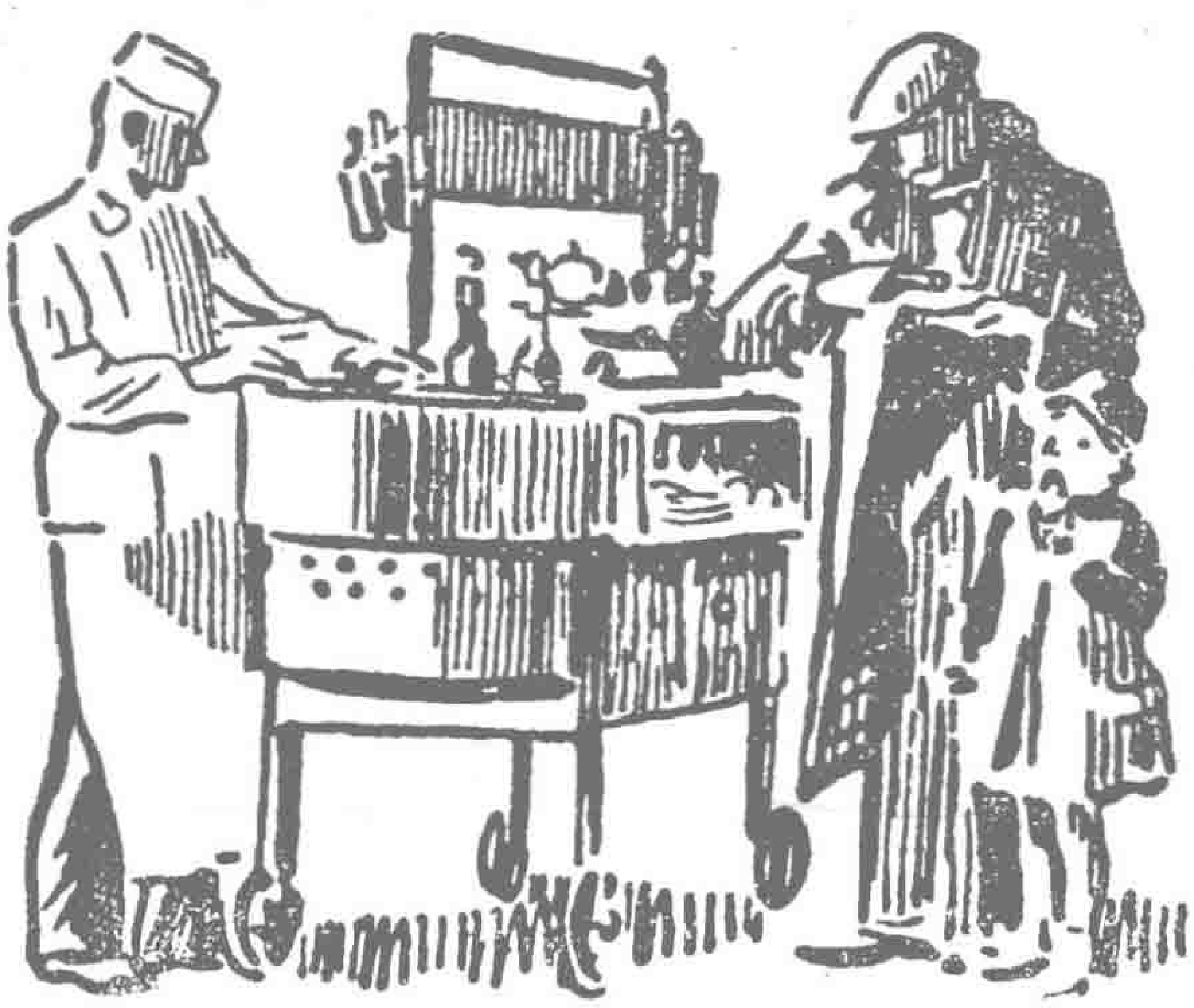
許多旅館，公寓，及住家，洗浴都是用煤氣燒熱水的，而且一兩分鐘內就可燒好。誰要洗澡，只需擲下數枚錢幣入自動機內，迅速而省時，萬事也就解決了。房東不會怪你多用了她的熱水，你也不會怪房東水少而不熱。

許多城市裏的旅行機關，都有自備的遊覽大汽車，載着旅客去逛城。多半在一天內，把城內外當看的地方全都看到無遺。一路上還有招待員站在車內指導說明。這要較你自己去逛地方，在時間及經濟上節省得多。巴黎的通濟隆，晚上還組織旅客去看每個舞廳，這樣就不會多化錢及受騙了。

有些城市，在各區內都有一種機關可代你辦理購買等事。如

你今晚要去看歌劇，你不必跑到歌劇院去先購票，尤其距你所住地太遠的話。你可就近到所住區的這種機關，那裏有戲院的坐位圖，可以任選，可以定位，不另收費。

美國電影在歐洲仍是風行一時。在柏林時，一張歌舞片曾在一家大戲院裏上映數月，沒有更換過，而且場場客滿。可見得美國電影之在歐洲所受到的歡迎了。不過十分之九的德國人，法國人，是不懂英文的。所以影片上的對話考貝除了原有的英文外，還有德文的，法文的考貝，選用那一種，是要看那影片之在所開映地的不同而定了。可惜沒有中國考貝，否則可以聽到狄安娜寶萍等講中文，同時又不需用甚麼譯意風呀！



德國火車站上之小食攤兼售報紙烟草等物

柏林的行人道上及店舖前，安置了許多售物的自動機器，是一個一個小玻璃格，可以看見裏面是甚麼東西，並標明需要投入多少錢幣。售賣的物品有飲料，食品，絲襪，各種香烟等等。這在晚間及星期日或休假日更是利市三倍。

維也納有些食舖也用的這種辦法，可以節省侍役。投入錢幣就可以拿到愛吃的食物及飲料，而且非常省時間，又不需付小賬。在希特勒併吞奧國的初期間，奧國幣制改用了德幣，因為兩國幣制的大小和重量不同，一時這些自動機器也就失其效用。

英國有專門給你辦理搬家的機關，你不必嫌搬家麻煩，更不必收拾房內任何東西，他們會完全照樣的給你搬到新地方。就是書桌上的東西也放置得如原來的一樣。

在倫敦有家最大的書店叫福也耳 Foyle，新舊書籍都有得賣。你若嫌你的書房藏書不多，或不夠神氣的話，你可叫這書店的人去你家走一趟，他會將你的書室佈置得非常美觀，藏書多少也與房間的大小配置得非常適合，而且書面的顏色與牆的顏色也會配得非常融洽。至於書中的內容自然是另一回事。好在這些也多半不是新書，所以費用也並不大。

倫敦還有個領取遺失物件 Lost Property 的機關，所以很有機會物歸原主。洋傘是此中佔最多數的物件。偶而忘了帶錢而跳上了公共汽車，賣票的還肯把票子給你，只需簽個名字地名，

及數目，汽車公司會寄信來收賬。

在回國前托了親戚先帶回一只衣箱，他搭的是英國船，船上搬運時，不慎將我的皮箱觸破了一個洞。船公司自動賠償了我一個同樣大小的新皮包。

瑞士的郵政局還辦理寄運皮箱，收費很廉，不過只限於瑞士境而已。



家庭中的輕便小電梯

在倫敦去過一個大富豪的家裏，主人翁年已花甲，因上樓下樓不便，就在家裏安了個電梯上下。

倫敦市政府圖書室內有一個房間，專門收藏各種文字所寫有關倫敦的書，總數不下數千本。若要知道倫敦的一切，這裏是收藏有最豐富的材料。

倫敦的商店，很能迎合顧客們的心理。你就是煩擾了他們半天沒有買一件東西，他們還是客客氣氣的，並且表示歉意，因你未曾買到稱心需用的物件。有的東西在他們店內沒有的，他們可設法去代你上旁處去訪找，務使你滿意得到。

巴黎有些公司商舖招待有些過份殷勤。你一踏進店舖，就有人特來招待。有時你的目的無非是進去看看，這樣一來，你就得說要買甚麼東西了。像在國內逛公司的辦法是不行的。

社會上，有着像這些許多利便事物時，的確能節省我們很多至寶貴的辰光去專注在我們各個的事業上。我們需要分工合作，各與人利便，庶能達到社會進步最高的功效及速率。否則社會事業將要退步，難免冤枉的白費許多莫需費的光陰，間接的，也就是無形中縮短了我們這生命線上短促而有爲的時間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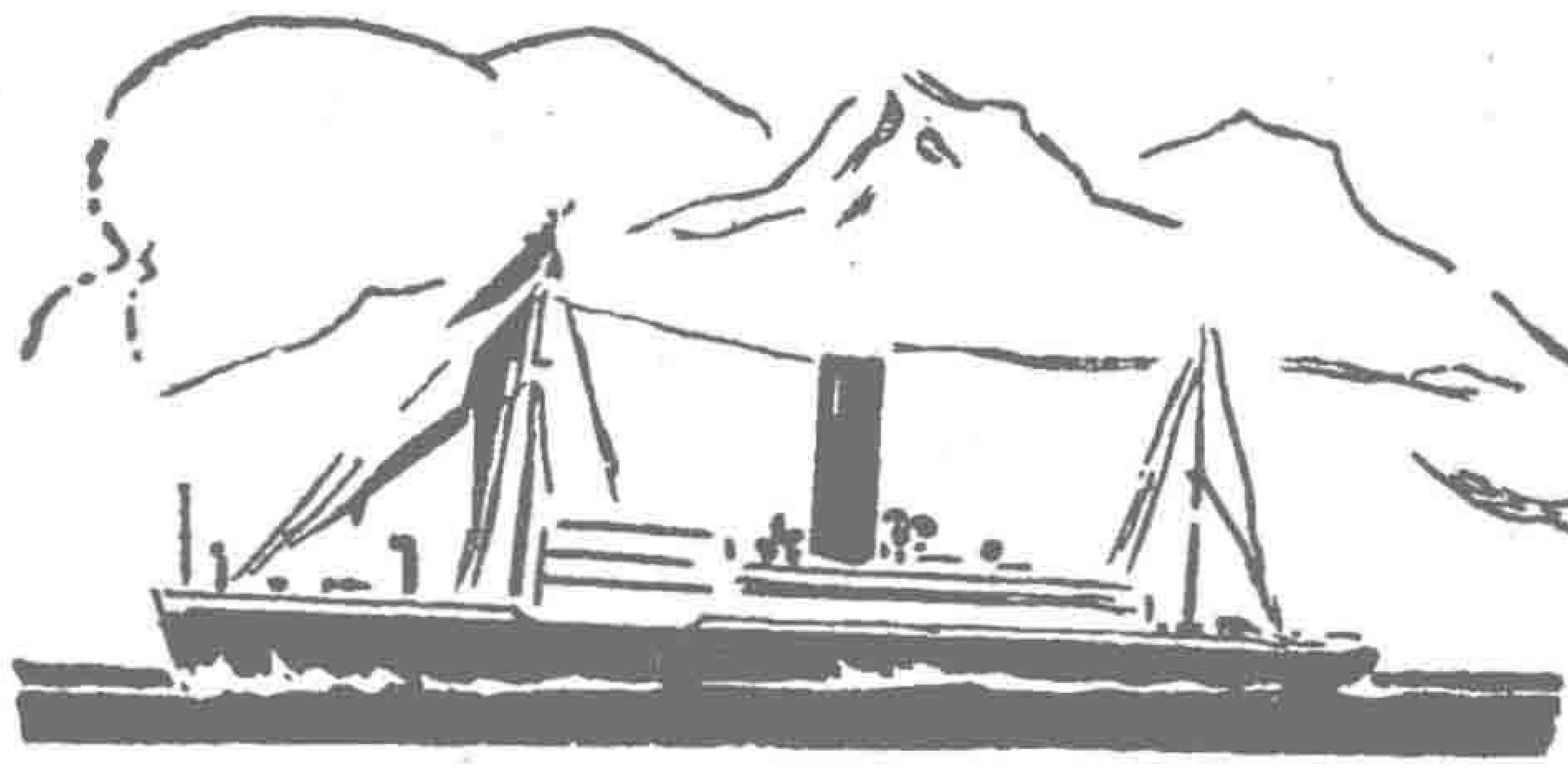
中國旅行社

代諸君解決旅行上一切問題
代客報關辦理貨物運輸保險
如蒙 惠顧 當竭誠服務

四四—〇三五

搭太古輪船貴客請注意

敬啓者本行特備堅固快捷輪船船位廣闊伙食美備招呼妥善常川載客來往上列各埠



香港　上海
天津　汕頭
廈門　福州
青島　威海衛
烟台　海口
北海　海防
暹羅　石叻

貴客搭船及欲知船期價目請移玉至

南泰恆記　香港德輔道中一百二十七號　電話二〇一二五及二七五六七

南泰恆記支行　廣州灣西營丹社街三十號　海防華人街十三號

本行船期每日均有登載在循環工商華字華僑等日報

貴客搭船必須向本行華客總代理南泰恆記先購妥船票然後落船此佈

香港 太古洋行謹啓

香港渣甸洋行

總經理印華輪船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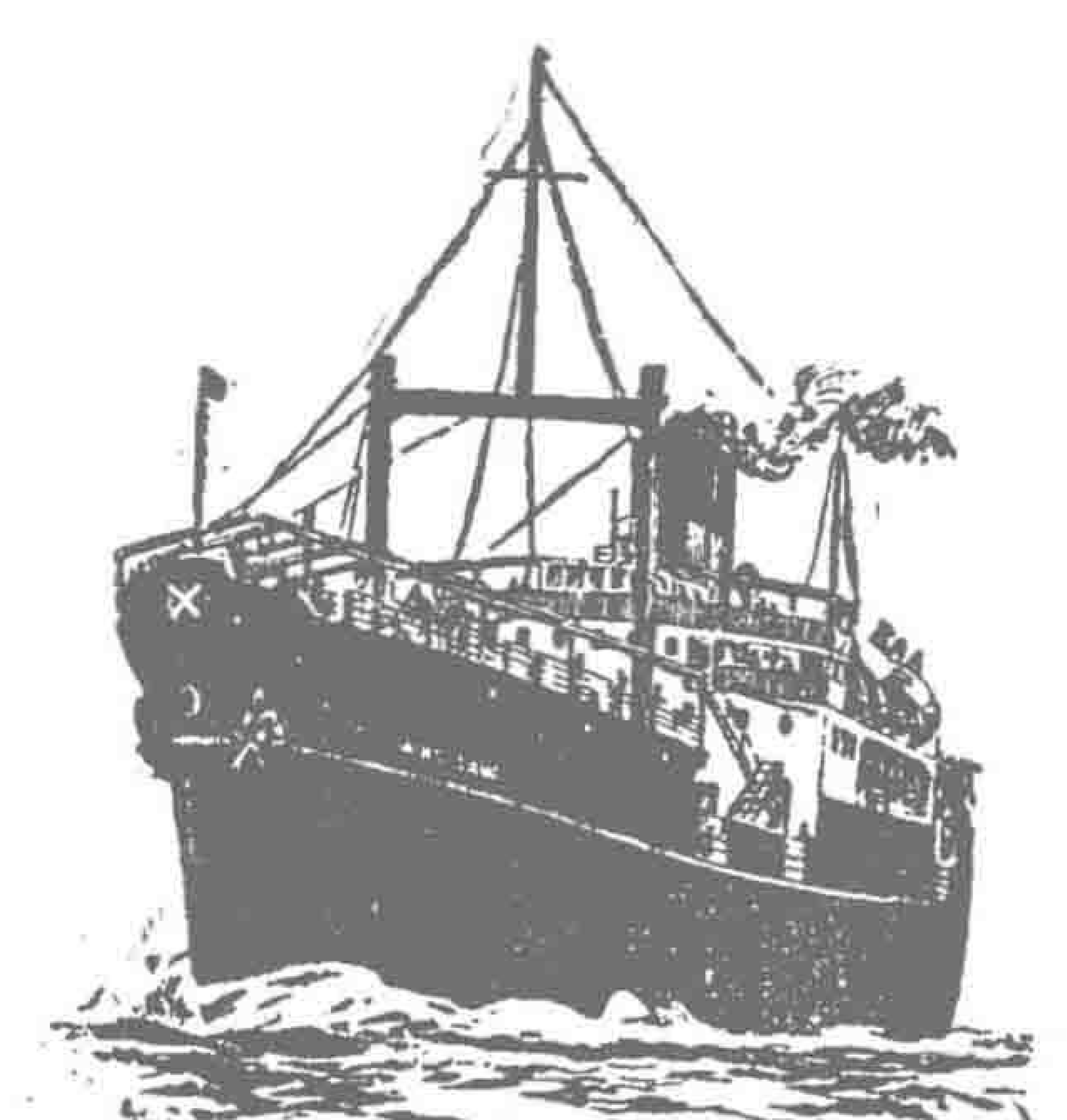
INDO-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 LTD

CENERAL MANAGERS

JARDINE, MATHESON & CO., LTD.

HONGKONG.

本公司備有堅固快捷輪船，常川行走南北洋各埠，垂百十載，近更刷新改良，無美不臻，南洋航線，專走石叻庇能吉打等埠，及接駁澄州貨物，由吉打囘頭，經庇能，囘香港，轉廈門日本，北洋航線，則分而爲二，一走廣州香港汕頭福州烟台天津等埠，每星期一次，一走廣州上海青島，順經汕頭，幷接駁長紅沿岸各埠貨客，每三日一次，海防航線，由香港往海防，順經海口北海，每星期一次，所有食用豐富，客位安適，兼設無線電機，消息靈通，貴客光顧，無任歡迎。



香港（代理客位處）干諾道中五十號三樓　永茂生記　電話二一零五三號

（問事處）中環必打街本行辦房　電話二一四七七號

香港渣甸洋行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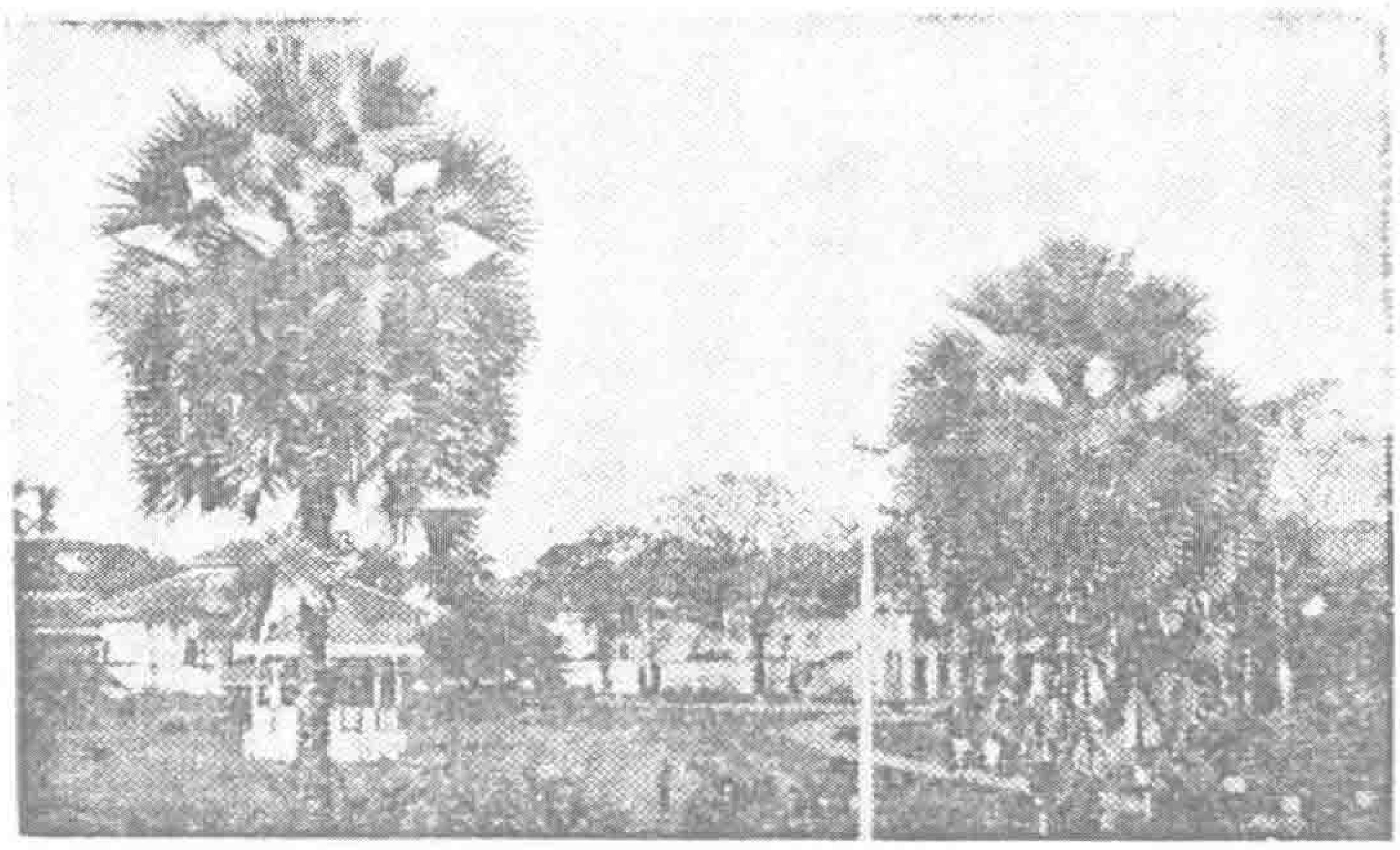
四四一〇三六

金馬崙高原之夜

黃家耀

一

在怡保旅店裏，我們三個人偶然談起金馬崙高原，說來很慚愧，雖然在馬來亞已有好多年了，然而對這馳名全馬的避暑勝地却從來不曾問津。同行的兩位友人也很想到那兒去觀光；於是我們就這麼決定到金馬崙高原了。



怡保公園

隔天，六點便起身。把行李整理妥當後，各自洗澡畢，叫了兩輛人力車，我們便和怡保告別了。時候相當早，火車也還未到，我們三個各帶了一顆焦急的心，等待着那火龍的來臨。

車上很擁擠，因為這幾天適逢聖誕節假期。火車開了不久，我們便到飲食間吃早餐。飲食室是在頭等位子的隔壁，椅桌設備得很舒服，而且還裝上電扇。我們故意慢慢的吃，使時間延長，可多坐一刻，等到巡查員再三來催促時，火車已走了大半路了。沿途沒有好風景，兩旁只是綿綿無垠的樹膠園和錫礦場。這使我想起了無數的漂洋過海客，他們為了一個「發財」的大迷夢，把骨頭長埋錫坑，他們的幽魂永遠繞着那膠樹頭！

火車走了兩點鐘才到打巴律，坐了汽車到了打巴市，再換了一輛裝置得很時髦的公共汽車，我們開始登山了。

起初路是緩緩地上升，不見得很「崎嶇」，但是走了不久，道路便漸漸險惡起來，十碼內便是一個大灣。我覺得，這時全車人的生命都操在那駕駛者的手中。我忘了自己，心裏只為那印度人司機打算，他是否有能力負起這重大的責任？越過一峯再一峯，我們的車子只管往上衝。我想在這萬山叢中不知是誰找到這個「世

四四—〇三七

外桃源。」一想到築路時的艱巨工程，雖然這是專供富人們的享樂之地，但也豈不是人力的偉大鐵證麽？二千尺四千尺還一直上升，我心裏只焦急着爲什麽不快些到？

從車上看到山谷裏幾千尺深的望下去，我全身不禁發抖。沿途經過幾個小市鎭。車行了大約兩點鐘光景，終於到達目的地了。原向來只聞其名而未見其面的金馬崙現在已呈現在我的眼前。原來也和平地上的市鎭一樣；三十多間房子，整齊地站在馬路的一邊。東風陣陣地吹來，冷澈骨髓。金馬崙眞不愧爲金馬崙聞名的避暑勝地。這是我剛到時所得的印象。

隨眼看去，市面好像很好，汽車成列的排着，大概是正逢假期吧！我們第一件工作便是找客棧。進了集成酒店，主人說客滿了；但他又好意道，三點鐘便有客人離棧，我們只好把行李放在旅店，到別間飯店吃飯去。這兒的飯菜不算貴，這倒出我意料之外。飯後，時候還未到，便到處逛逛。因爲沒有穿絨衣，眞有些抵抗不住。好容易才挨到三點鐘，看好了房間，我們便把行李搬進去。於是立刻換上絨衣，鑽進被窩裏睡個爽快。半日來的旅程又告一段落了。

睡過中午，換了衣服到外面遊玩。這裏雖然是五千尺的高原，但看起來也不過和平地一樣廣闊的街道。冷冰冰的空氣裏，一點塵埃都沒有。除了我們所住的這一排屋子外，那些精美絕倫的西式私人別墅，臥滿了四周的山丘。鮮豔的花草看去如入仙境。這裏有一個運動場和供兒童們玩耍的園地。一片綠油油的草地上，中央架起鞦韆和滑梯。那些活潑伶俐的小孩子，穿了紅紅綠綠的絨衣，白晰晰的小臉，給東東風吹得玫瑰似的通紅。多麽可愛！到底還是住在寒冷地方的小孩子來得活潑伶俐呢。

二

夜的金馬崙，有如祖國的冬夜。

斜倚着橋欄的我們三人，各帶了一顆興奮的心。仰頭望天，一輪明月，背後襯托着一幅晴藍色的長天。在這裏看月，好像是低了一點。星也比較多了，也較平常來得明亮。我心裏感到無限的快慰，能夠跑上四五千多尺的山頂上看月，這是一個多麽難得的機會。

整個金馬崙的屋子，穿上了一件明亮清幽的外袍。它們靜靜地躺着接受月亮溫柔的撫慰。可惜我不是一個詩人，不然我便吟首長詩來贊頌我此時的心情。我淘醉在清幽的月光裏了。

冷冰冰的高原風，陣陣刺入骨子裏。脚底下的小溪，發出潺潺的流水聲。這環境，好像貝多芬月光曲裏那低綏沉毅的一段。澄清的小溪，給月光照個空明。對面那座六千六百多尺的山峯，此時已給白霧吞了個乾淨，留下的只有白茫茫的空虛。金馬崙一到下午六點多，便在大霧的包圍中了。一點點的好似白粉一樣地在空中

蕩漾着而已。

「人生如南柯一夢，」是的，人生就是一場夢。試想，昨夜同時這個時候，我們三人還在怡保遊藝場裏，眼前我們却置身於五千多尺的高原上賞月了。

我愛金馬崙的夜，因爲她有如祖國的冬夜；我眷念金馬崙的夜，因爲在這裏我可嗅到一點類似我那久別了的家鄉之氣息。

三

整個早晨，我們是在盡情的逛遊。

早上起來時，冷得要命。氣溫是五十二度。談話時，一團團白氣從口裏吐出，自從離開祖國後，這現象對於我還是第一次呢。

我們到花園去。園裏所有的大多是寒帶樹木。嬌滴滴的鮮花，蒼翠的林木，這又帶點兒陽春氣息。在園裏我們攝了好多張照相，作爲此次遊覽的紀念。但我有些担心：不知冲洗後是否有我們的影像，或是一片糊塗？因爲我們三人個個都是照相的「外行」呀！

本想今天回家，可是這裏的氣候，這裏的風景，這裏的生活，一切都使我們留戀，樂而忘返。所以我便和利商量，因爲他的假期已滿，明天就要上辦事室，所以一定要趕回檳城去。議决是讓他獨自先走，而我和修兩人仍舊住下。

三點到了，我們替利提皮包送他上車。利的臉上也露出依依不捨之情。但是爲了明天的工作，可又奈何呢？說聲再會，幾隻手一揮，便送走一個親愛的友人。橫豎還有幾天可玩，下午我們沒有出去，在床上蓋着厚厚的被談天。

五點多，我們到運動場去散步。那裏有些人在踢足球。我和修也就參加進去踢球。但是不到五分鐘，連氣也險點兒轉不過來，好像是跑了幾英里回來一樣。他們說因爲此地氣壓比較薄，所以如此。哦！原來如此，我又得到了一點「實在」的經驗了！

四

才認識一天的幾位朋友，帶我們去參觀養鱒魚（Trouts）的試驗場。沿着馬路走了四分之三的路程，便轉入小小的泥路走。前後費時大概一點鐘，才到目的地。試驗場面積不大，養魚池子一共有四個，互相接連着。山澗水從上面的池子流下來，到最後一個大池子裏，然後流到山谷下面。這樣便可使池子裏的魚常常得到活水。第一個池子是些小魚，或者就是魚種，因爲這些魚是從英國寄來的。接着下邊池子的魚就漸漸大了。至最後的水池，魚身已有尺半長，魚形圓圓的，好像一根棒子，這種魚只能在冷的地方生長。我很佩服外國人的刻苦精神，就是在這深山裏，他們也在埋頭試驗，難怪他們的科學有今日的成績。回來時，身體很疲倦，而且脚跟上已起了水泡了。

下午，那幾個新朋友請我們兩人到他們的家裏去坐。是一間建築得很精美的荷蘭式洋房。在一個小山丘上。屋四周大片空地，種着各種鮮美的花草。客廳裏舖了一張厚厚的地毯，西洋化的傢具。一絲陽光，從掛着細紗窗簾的長窗子射進來，益增室裏的華麗。右邊壁上開了一個火坑，以供寒冷時燒煤取暖。坐了半個鐘頭，我們便告辭回到客棧。

飯後，外邊白粉似的微雨紛紛地飄着。

洗臉時，對鏡一看，哦！短短的三晚，兩頰已給東風吹得通紅，好像塗上了胭脂。

五

早上忙得很，整理行李，結賬，同時還買了一籃蔬菜，因為這裏的菜很新鮮而且美味。到此地來遊玩的人，回家時常常買了一兩籃蔬菜回去。

本想乘早車，但人數已滿了，只好等到下午三點。同旅店的客人，今天也統統回家了，熱鬧的酒店，一忽兒變成冷清清地呀！這便是人生的離合。

上車時，我依依不捨地再看一下將要分別的金馬崙，情不自禁地自語：『別了金馬崙的一切！』他們一班人也下來送行。我們各自道了別，車子便把我們帶走，多聖潔的友情呀！

下山時，車子轉灣得很厲害。頭暈腦脹，心中很難過，想要吐，但又吐不出。雖然感覺得很不舒服，可是我心裏還回味着這幾天悠閒的生活呢。



四四一〇四〇

擺夷雜寫

——滇邊風光之一——

金洪根



三個擺夷女郎穿花裙子的一個名「嫣麻娌」

擺夷，這蟄居深山中的民族，近來也響起來了，她是窮荒僻壤中的一朵奇葩使開發西南的人們都對她驚奇地睜大了眼。談起擺夷，誰都感到一陣神秘，遠在上海的人如此，近在滇境的人如此，就是剛從邊境歸來的人也是如此。人們用驚奇的眼光來看擺夷，研究擺夷，再用神秘的口吻傳述開去；也許就是這一點神秘的作用吧；教任何人都感到興趣聳着耳朵不厭詳盡的傾聽着，一遍，二遍……既是大家感到興趣的所在，不妨再細細地談她一談吧。

擺夷散居在孟定芒市一帶，是雲南邊境佔最大多數的民族，分水、旱兩種，爲適應讀者的興趣起見，這裏所談的以水擺夷爲談話中心。

土司，是邊區唯一的統治者，也有着無比的權力，雖然轄地不多，可是在他轄境之內，他就是皇帝。從前人民見了他都要跪接，他的話就是法律，他有任意賞罰的特權，凡是人民力量所及的事，他要什麼就有什麼。目前諸土司之中，以耿馬土司最明達，對世界局勢，潮流趨向，很有點認識。孟定土司還是一個十五歲的孩子，由其母「印太」執政，老母弱子，窺伺這極位的人當然不少，幸虧這位「印太」也很厲害，內外應付頗能得體，故得免於顛覆。各土司都很愛國，累次宣言我們是中國人，極希望中央政府能去開發富源，像班洪的銀鑛蘊藏很富，如果予以開採，實在是一筆很好的資源。除口頭的宣言外，他們的妻女都是三寸金蓮，還保持着從前中原纏足的風氣，那邊的政治情形大致如此。不平凡的擺夷就滋長在這種平凡的環境裏。

擺夷的姑娘個個長得臉蛋俊俏，體態窈窕，水仙花般的動人。因為天天洗澡的緣故，肌膚潤滑，細緻生光；加以服飾摩登，緊裹肉體的一件白上衣，配着花裙子，更顯得婀娜嫵媚，素雅宜人。頭上還插着一朵很香很香的鮮花，這是自然芬芳的氣息，沒有人工香水强烈的刺激性，却溫馨醉人心脾。從邊區歸來的人，在別的方面也許有不同的見解，然而對於擺夷女郎，却是衆口一辭，有口皆碑的極端贊美。老年人說：「理家的本領好極了」；中年人說：「擺夷姑娘挑水的姿勢眞美」；小伙子說：「太漂亮了，不由得人不愛」；老婆子說：「杏眉鳳目，命婦之相」；小孩子說：「擺夷比媽媽更慈愛。」總而言之，擺夷女郎美麗溫柔而且善於理家，是個十全的美人。她是一個漂亮的愛人，也是一個溫柔的賢妻，賢能的良母。旅行滇邊的人，從滿是破爛污穢的猓猓區裏走出來，踏進這樣一塊滿是安琪兒的極樂土，誰不疑心錯登了神仙世界呢！

擺夷姑娘生性喜水，每天要洗二次澡，那裏的河流也很特別，清而不深，淺的地方僅二三尺左右，水流也不湍急，好像天然預備給她們洗澡似的。每當夕陽西下的時候，每條河裏都有一絲不掛的女人在浴水嬉戲，落日的餘暉灑在河上，漪漣起處，金波四揚，映着嫋動的青絲，苗條的身影，那景緻眞教人一輩子也忘不了。

在街上，如果碰見了漂亮的擺夷女郎，你可直爽地問她討頭上的鮮花，有時她故意撒嬌不肯，你不妨硬搶，假使她要搶還，逃之可也，但絕不可還給她。別看她滿面怒容，心裏實在是滿心歡喜哩。如果你瞎討好，還給了她，那她回到家裏準傷心得哭上三天三夜！她們很歡喜水，清明後十天有潑水節，平日更歡喜潑水，女的如心許男子，就常常用水潑他，也極歡喜別人潑她，你潑得越凶，她笑得



擺夷畋花方亂，如果你女在旁邊戲着，她會手指望夫上一搭，說你：「不害羞！」

越高興。故男女之間，儘可用潑水討花等光明正大的舉動來培植愛情的萌芽。

潑水節的後，有擲袋節，屆時鄰近各村的青年都須出場比賽，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必須成對兒的，如甲村派出一個男子，乙村就須派一個女子配成一對，藉以增加青年男女接觸的機會。兩村居民都鬧烘烘的圍在場上觀看，雙方站定位置後，一聲號令，男的就紛紛把沙袋拋過去，對方的女子一定要接住，如果接不住，就算輸了。於是勝利者的男子，便可向女的索取戰利品，如頭上的鮮花，手上的戒指，甚至貼身的褻衣，要女的當場脫給他，也不能拒絕。男的把這些戰利品拏回本村，放在櫥內供大家觀賞，隔了一天，再把這些戰利品盛在盤裏，加上些茶葉蜜餞之類，送回乙村，並不是真的要那些東西，不過表示勝利而已。

擺夷不論男女，祇套一條裙子，頭上纏着很大的白頭巾，這是擺夷最好的標誌。平日生活全由女子操勞，做丈夫的飽食終日，無所事事，享福享福！在都市中做牛馬的男子，見了他們優哉游哉的生活，真要羨煞。常喜入山打獵，所以槍法極好，射來百發百中。夷女很愛美，姑娘們在家時常作刺繡等女紅，或者縫製鮮艷配身的衣裙，預備有集會時穿着。平時居家服飾却很樸素，白衣黑裙，素雅貞靜，像個女學生，一到趕街或有集會時，纔拚命裝飾，穿起緞子的上衣，印度綢的花裙，甚至把新輸入的皮鞋也穿出來，競嬙鬥妍，極艷麗之能事。臉上也淡施脂粉，不過她們用的不是胭脂，是檳榔和石膏調成的東西，塗在嘴唇上，却比口紅更紅豔動人。每次趕街時，女郎們粧粉得挺漂亮的，挑了貨物走在前面，男子們全身武裝，腰佩大刀，在後面保護，很有中古時代騎士的風度。

邊區幅員廣闊，人口稀少，肥田千頃，什九荒蕪，居民耕田的多寡，純以人力計，能種多少就種多少，稻黍諸物，已食有餘，故擺夷們都很富裕。他們也很歡迎別地的人去墾殖，陌生人到了那裏，茶葉



擺夷趕街

一包，就可換得良田數畝。小偷絕對沒有，依當地的習俗：凡有人行竊，第一次予以警告，第二次再犯，馬上繫在大石塊上，沉入河底，絕不寬容。居民既不愁衣食，復有這樣嚴厲的禁律，竊賊的絕跡，實爲必然的結果。擺夷晚上睡覺向來都不關大門，旅客到了那裏，也絕對不用慎防扒手，昔人所云「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極樂世界，那裏眞可當之無愧了。

每年六月以後就是雨季，所以在六月初有「關門節，」這一天商業特別繁盛，全市商人舉行大拍賣，廉價傾銷，很是熱鬧。直到十月，雨季始告解除，有「開門節，」居民狂歡慶祝，比關門節還要熱鬧。雨季期中百業蕭條，居民一直被瘴虐困襲着，夫婦必須分房，不能同居，否則有生命之危。有一點是旅居夷區應該留意的，就是最好不要帶家眷去，以免受孕，招出重重麻煩，因爲在那裏不病則已，如果病了，不論何種病症，非奎甯莫辦，而奎甯根本就是一種有妨胎兒的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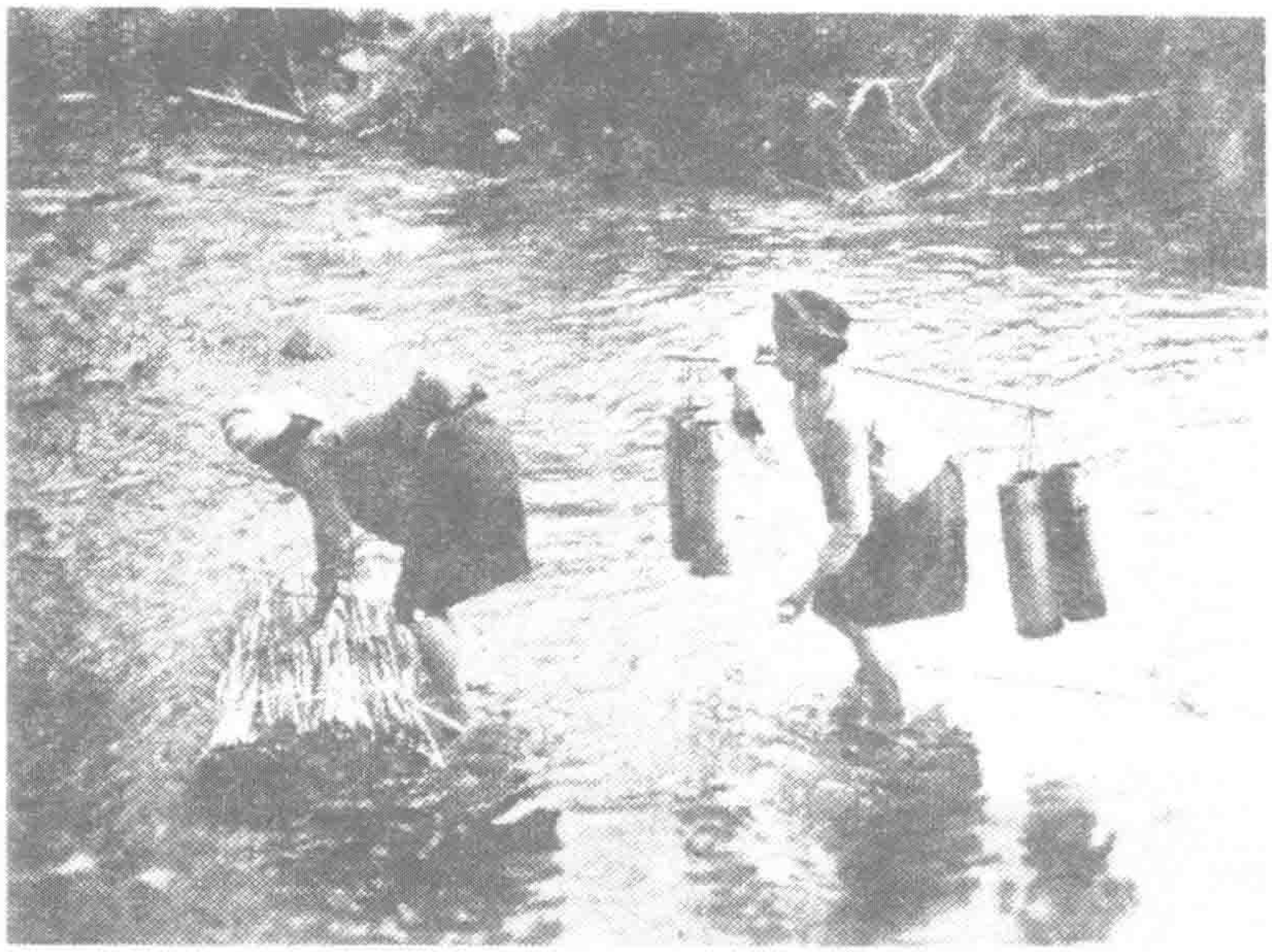
擺夷女子在姑娘時代雖然很自由，浪漫，一直在桃色圈中打轉，陶醉在愛神的懷抱裏。可是一旦結了婚，就立刻解脫一切姑娘時代浪漫天眞的舉動，正經地做一個賢妻，負起家庭的責任來。

擺夷的婚姻是絕對自由的，男悅女愛，雙方中意，便成眷屬。土司的婚媾，禮節極隆重，如甲土司的兒子要娶乙土司的女兒，男家除厚重的聘禮外，凡女家親友，還須各送純金碗筷一付，份量很重，每付約有五兩，僅此一項，在戰前金價賤落的時候，也要一萬多元，當茲戰時，金價暴漲，所費更令人咋舌。不過普通平民的婚禮，却很簡單，男女中意，並徵得雙方家長同意後，便由男家率同一羣打手，乘夜把新娘搶走，女家也率同一羣打手出門追趕，搶新娘的人向東走，追的人却向西方追；很是可笑，如果男女家恰巧跑在同一方向時，男家便開槍數響，表示我們在向這裏跑，請勿追來，女家會意，便也改變方向，向別的方向拚命追去了。婚後第三天，由男家稍備茶葉糖菓等物，新郎伴着新娘一同至丈人家謝罪，表示女郎是我搶的，請勿誤會，所帶的東西，就是聘禮。

結婚夫婦，如果不能融洽，難以白頭偕老，便可協議離婚，雙方都同意呢，當然不生問題，女的重回娘家，男的往依父母，各自西東，再行婚嫁。如女的要求離婚，而男的不願時，女的可燃紅燭一對，長跪於丈夫之前，請求答應，一次不成功，不妨第二次，第三次……再接再厲，務至答應了才止。男的要離婚而女的不願時，亦是如此。

比較起來，他們的婚姻制度，比文明社會裏的要合理得多。

述異記云：「滇中多蠱，婦人尤甚，每與人交好，或此人有遠行，必蠱之，至期不歸，則死矣。一客至滇，交一婦人，臨別云：「我已毒君矣，如期不歸，必腹脹，脹則速還，如逾月，則不可救」其人至期果腹



儸夷挑水

脹，遂巡不歸，腹裂而死。「儸夷」女郎雖然漂亮，溫柔善於理家，可是聽說也有這麼一手，這倒是外方人應該先注意到的。她們既是這麼一個可人的安琪兒，還能說得一口流利的漢語，自易與他方人結合，然而她們絕對不願意離開可愛自由的故鄉，在這一點上，她們不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隨丈夫跑到別處。丈夫如果一定要回家，她也會答應，祇要你應允她幾年之後回來，於是他會在分別前隨時隨地給你吃一種奇特的藥。你答應二年的二年後如失信不歸就要毒發身死，設而守信歸來呢，她就會給你吃一種解藥繼續歡樂的夫婦生活，據說這種秘方有數百種，差不多每家有一種，所以要預防也防不勝防，要解救也無從解起哩。這樣似乎殘忍一點，但在重言諾的儸夷看來，做了一個男子，竟不能守信，受懲罰是咎由自取，不足憐憫的。這是畸形的愛，重男輕女，夫權澎漲下的悲劇！

可是大多數娶儸夷女的漢人並不怕這一層，倒是美麗溫柔的儸夷女郎替他安排下的一個美滿愉快的家庭，他捨不得離開！

陝西入川簡程

崇耕

某君最近自陝入川，述其旅程：自長安出發，循公路而至虢鎮，再至寶雞，一夜行程而達秦嶺。越渭水，而鳳縣，昇山嶺，曰酒奠梁，而至柴關嶺、留壩，循褒水，達褒城，至寧羌西秦第一關，係川陝的交界處。抵廣元之劍門關天險，自此而下，完全一片平原，車行較便，而速率亦高，計程抵渝，所見景物平凡多矣。

歐洲烽火中的里斯本

王仲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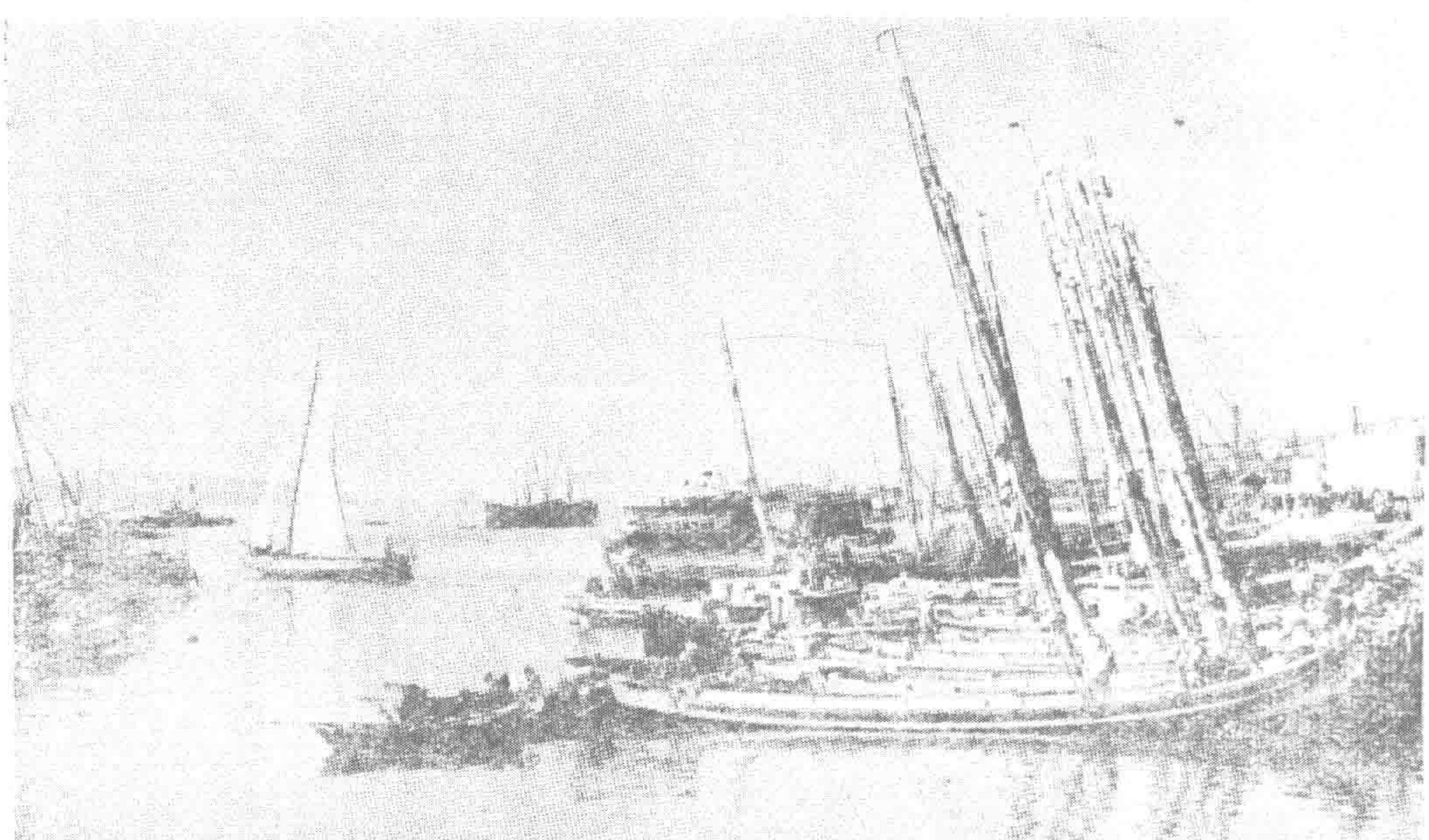
Harvey Klemmer 原作

里斯本是葡萄牙共和國富於色彩的首都，熙攘鬧囂只有少數城市可以和它比擬。里斯本在今日却又處於大事變的邊緣了。就是一個魯莽的人也不免要談論里斯本和葡萄牙。本文未發表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葡萄牙恐怕是一個難忘掉的國家，里斯本在世人想像中是一個冷落的城市。這小中立國位處烽火歐洲的邊境，土地肥沃，島嶼星佈，該城近狀值得介紹於讀者之前。

里斯本現在的地位在各方面極爲優良。戰爭中的歐洲要和外界相通，此地是唯一主要的通路，是交戰國雙方藉以發生聯繫的地方。又是數百萬難民可以唯一逃避戰禍的口岸。除瑞典的斯德哥爾摩以外，此地爲不曾受到戰雲籠罩的唯一歐洲大城市。

歐亞二洲間唯一通路

芬蘭北部的配德塞馬（Petsamo）難得有一條船駛去，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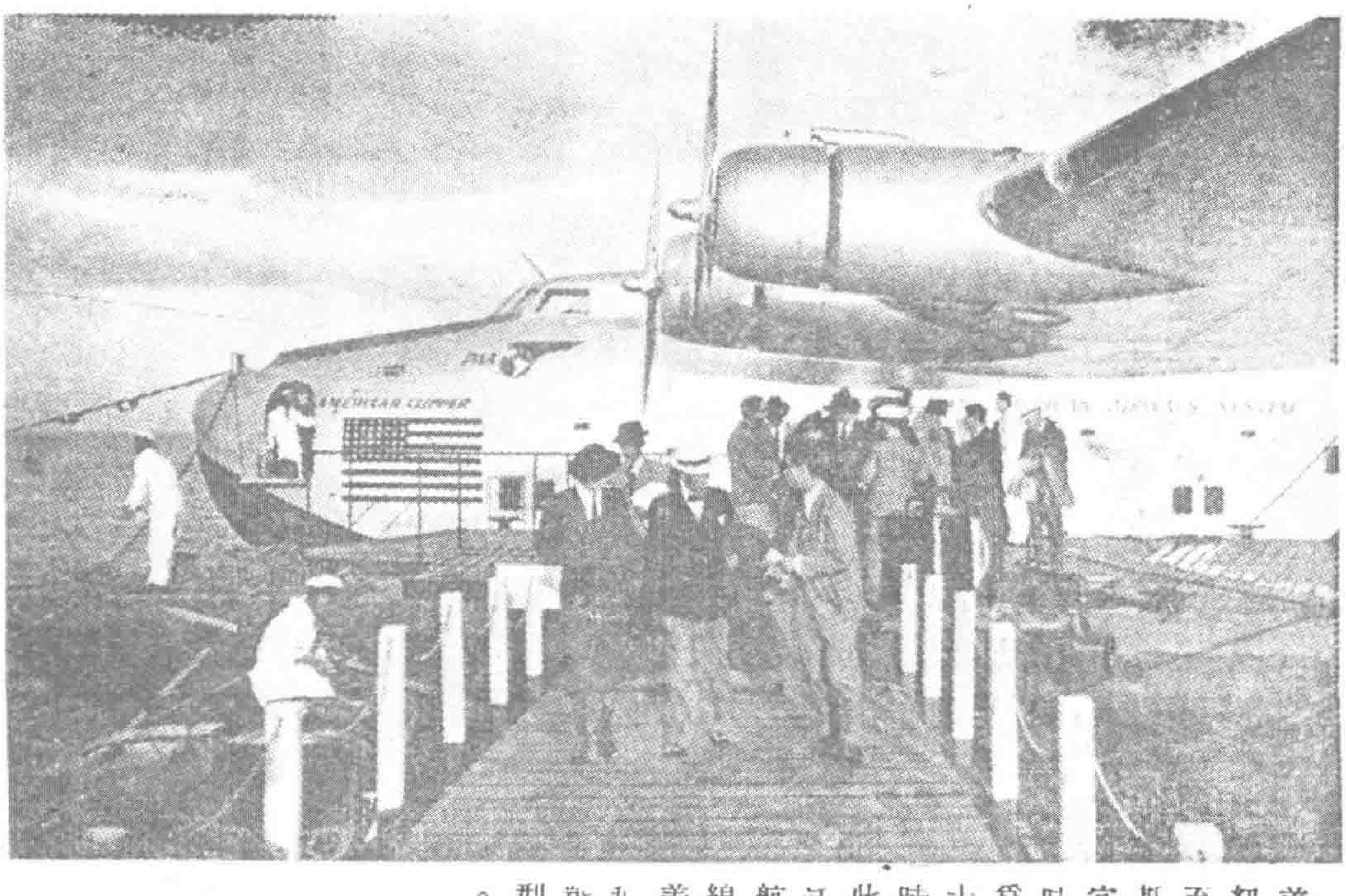
里斯本港口之舟楫

典人則想在大西洋上維持一船專事運輸貨物。美國郵船開赴西班牙的只是極少數船隻。西班牙人想與南北美洲保持一條交通線，里斯本就成爲一條主要的通路。旅客或貨物要進出戰爭中的歐洲者，都得經過此地。

現在只有一艘掛美旗的船駛往葡萄牙。這是美國出口郵船公司的船隻，每星期在紐約與里斯本之間往返一次。美國船運與歐洲諸大商市總算保持一線接觸。出口郵船公司的船隻以前在地中海行駛。自地中海因中立法限制，被迫暫停駛行後，公司當局改以里斯本爲終點。這條航線麻煩雖多，船公司的服務却極爲周到。此地間有外商船隻駛來，但維持美國與此歐洲最前哨的海上交通，只有此美國郵船而已。

自戰爭開始以後，汎美航空公司即以里斯本爲東部終點。航空公司維持每星期往返三次的服務，據說在最近的將來，每星期將有六架飛機降落。汎美航線所遇的困難，比了出口郵船公司更甚。自里斯本與紐約的長距離飛行中，飛機必需在亞速爾羣島（Azores）和百慕達島（Bermuda）間停降。

亞速爾島的降落，飛機必需停在海面；公司當局極爲審愼，不准飛機在波濤洶湧時降落。這就需要長時間的躭擱。凡旅客東赴百慕達，西赴里斯本者，在此守候有歷二星期以上的。公司中特派



美國紐約至里斯本空航時間爲二十小時。此爲泛美航空線之美四九剪號巨型機。

氣象學專家在島上觀測浪潮。

我乘坐飛剪號橫渡大西洋三次，證明航空公司職員在亞速爾島上執行職務極端審愼，如果潮水高達三十吋以上，飛機卽不起飛。我記得有一次飛機以一小時一百哩之速度飛起，那時波浪的高度看去有六十吋高，飛機破浪滑行，我們都屏息，不敢作聲。後來機身從海面躍起，削過山峯邊沿，在暮色蒼茫中向百慕達飛去。

汎美航空公司正以各種方法實驗，減少在亞速爾島的躭擱。舊飛機重新改造，新飛機已經製出，以期自百慕達飛抵里斯本不用降落。去年冬天飛機西行返美，取道非洲及南美洲。這就是說三千哩的距離，以八千哩的旅程完成之；但不必以爲路途遙遠，新路線反比舊的更能迅速到達。

交戰國飛機的總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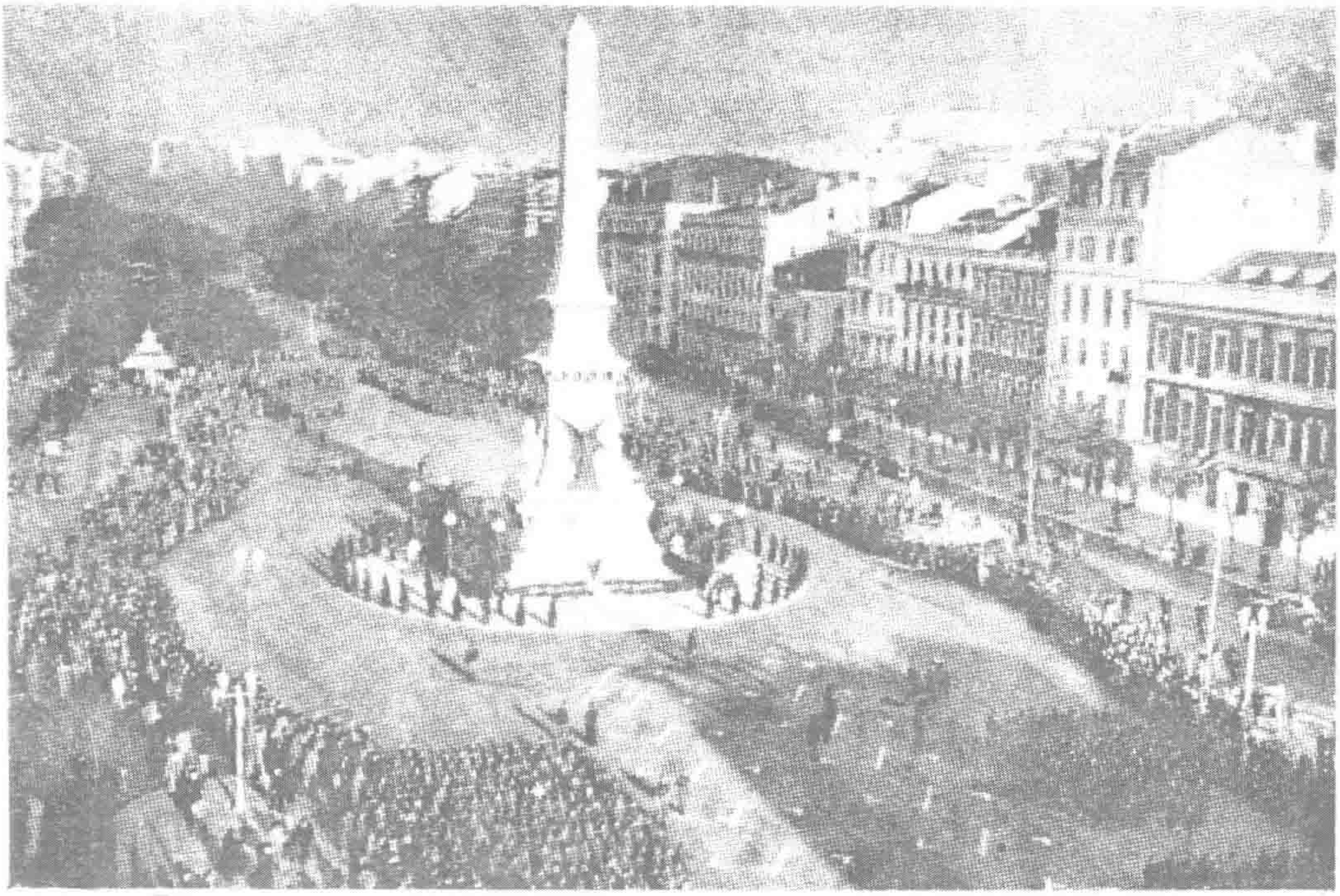
里斯本除爲與戰爭歐洲最後的海空聯繫外，亦爲電報線重要終點。郵件經由里斯本轉口的，數量甚大。如其英國不在百慕達設立郵件檢查處，數量無疑的更要增加。無論用船運或航空經過北大西洋的郵件，英檢查員在此都要檢查。我最後一次經過大西洋時，聽說在那裏工作着的檢查員有九百人之多。

里斯本除爲歐美兩洲保持接觸外，亦使歐洲交戰國家發生聯繫。戰爭國家彼此均願有一交通路線。他們需要一條溝通的路，使各該國代理人可以往返。他們願意看到彼此的報紙，里斯本又爲雙方交換俘虜，撤退僑民的便利孔道。葡萄牙之不致捲入戰爭漩渦，因爲交戰國不僅願意有一條和外界相通的路線，而且雙方也要有一互通的門戶。

里斯本與交戰國家，今日最佳的聯絡是用航空往來。英國有最優等的陸上機與海上機往返飛行。德義西班牙，亦和里斯本有航線往來。他們都應用同一飛機場，里斯本郊外的新區勒機場（Sintra Airdrome）無疑地是世界上最含有國際性的飛機場。你一走進機場辦公處，就可見到五國文字的標語。跑進飛機場，更其要吃驚，只見英德義等國飛機停在一起。如其我說各國機師混在里斯本一家酒吧中，那事情更其來得突兀；但他們並不如此，每一國機師另成一組，就我所知道，他們大都不知道人家的事情。

各國並不想法干涉別國的飛機。英國飛機在航行時，更其特別注意。但就我所知，並未受到敵人的阻擾，其間像流行着一種紳士協定的默契。在飛行至里斯本航程中，飛機從未出事；我想德義的飛機也是同一情形。總之沒有人急切要關閉里斯本的門戶。

難民紛至沓來



里斯本獨立紀念碑前廣場上青年團遊行情形

此地難民麕集，候輪出口。城中公寓房間無法覓得，旅館客滿。情形如此嚴重，葡政府甚至下令禁止難民入國。護照的審查極為嚴厲，旅客要有確定的船票或飛機票才准入境。

里斯本各旅館的會客室中集合着來自各地的難民，談話是混雜着各國語言。他們講起不少事情，但大都是關於船和飛機。在平時船與飛機不必担心事的，但在戰時，突然有神祕的力量一般，很難捉摸。

「有一個巴斯克漁夫，如以葡幣二萬元的代價，可駛旅客至北菲洲。德人如其進攻過來，你和他結交一個朋友倒不錯。」

「你知道有無希臘輪船開赴紐約的嗎？」

「我的兄弟認得運通公司一個職員，他說葡萄牙人正在想法船隻。」

「我住的旅館中有一茶房說，有一西班牙貨船停泊港口，正要運貨到南美去。」

閒談，謠言，希望，懊喪——就是在里斯本城中流行着，在里斯本最討厭的事情也是任何地方最麻煩的情形，就是向美領署申請護照的手續。領事館中職員給要到美國去的旅客纏得頭痛非凡。依照定規，只能就每日申請者中間抽出一小部分發與護照。

四四—〇五四

美國是唯一的安樂土

我問起領事館中某君在葡萄牙候輪赴美的難民約有多少？

「估計的數目極大，據我看來，此地難民約有四萬人，」他說。「假如我們跑在門口揚言任何人都可往美國去，我想至少要有四萬人。」我想這足以說明歐洲難民所受苦痛之深，希望附輪去美之切。

大多數難民是由德國及淪陷區撤退而來的猶太人。數百名英人守在此地，等待政府接返本國。另有一千以上英人在自由法國候領護照返國。美人自里斯本撤退的有七千人，包括在法國的交換俘虜九百人，等候美政府來載回本國。留在葡京候輪返國的，大概每星期可以疏散一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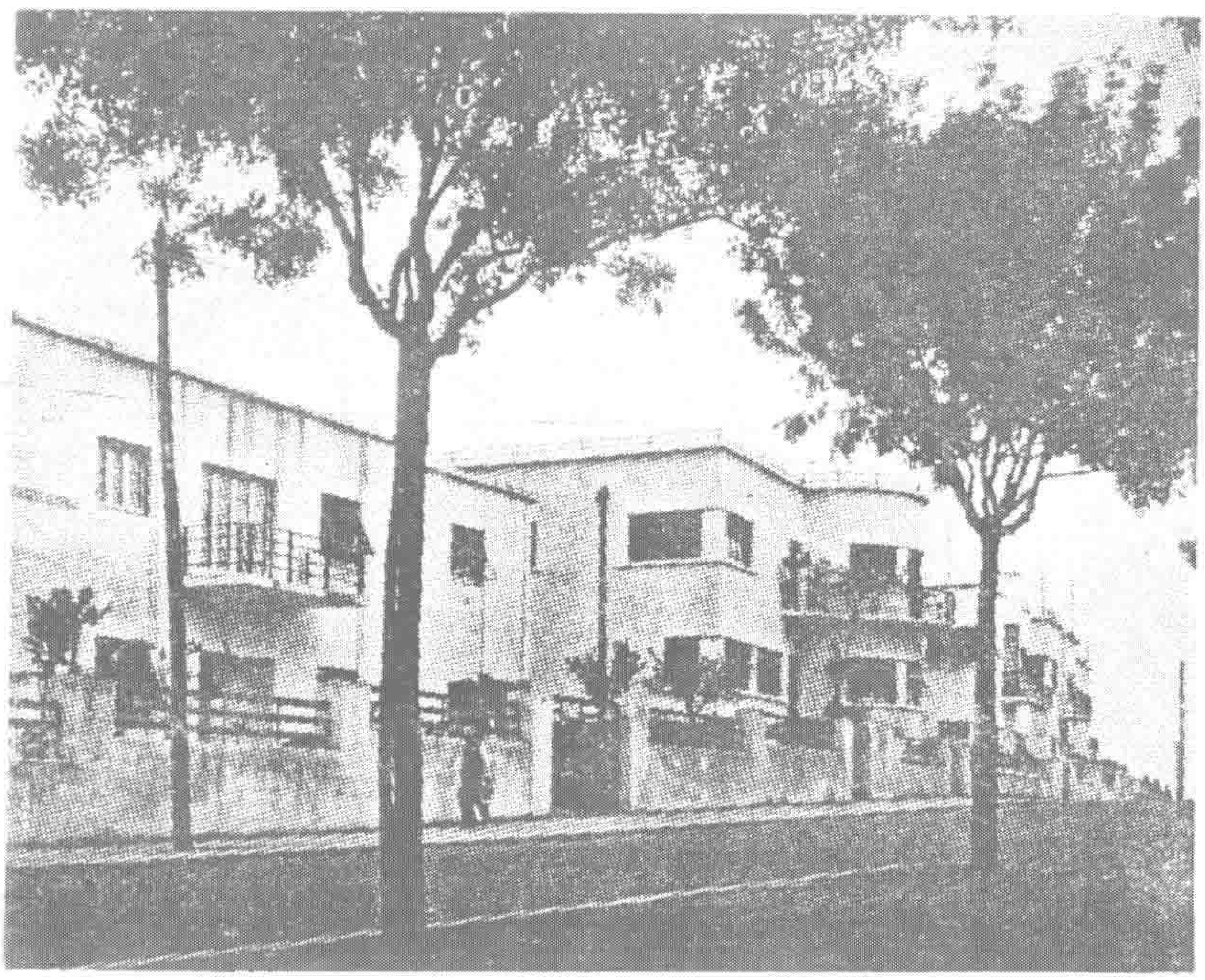
—葡京下城於一七七五年遭地震損毀，經鮑姆勃爾侯爵努力於復興建築工程，始復舊觀。此為鮑姆勃爾之紀念碑。

美國人買船票和飛機票都有優先權。但公司當局對於先來登記的外籍旅客，只好賣出票位。但遇例外的外人想買票位，就要等留守的美僑撤退完盡後再說。通常有一艘美國軍艦泊在里斯本港口，如時局極端嚴重，海軍部就立刻可以把僑民移至安全地帶。

難民中能至美國的向美國走；不能的就揀可以去的地方跑。他們願乘坐任何船隻到隨便什麼地方去，只要不是回到歐洲去。有的到古巴，有的到中阿美利加，有

的到南美洲。少數人則向遠東方面跑。

所以里斯本成爲數十萬人民逃避戰禍與殘虐的唯一桃源。他們躑躅在船公司門口，等待好消息到來，盼望把他們載往安全地帶的船隻早點到來。



里斯本城中之新式建築

紙醉金迷一如往昔

里斯本是歐陸大都市中最後一個能維持戰前太平景象的都市。城中燈火暉煌，有錢的儘管可以享受音樂跳舞和豐美佳食。人人都可恣意享樂。總之在倫敦，哥本哈經，柏林，巴黎，普萊格，維也納，羅馬和瑪德里等處的繁華生活，只有在此地可以依稀見到。以上諸城市都被戰雲籠罩，無復當年紙醉金迷的情景了。

自倫敦遭受轟炸後，我即來里斯本。里斯本因爲久居戰區，我也許把一切價值的觀念已經粉碎，但里斯本對於一個新自英國來的旅客，却能鈎起一縷久已遺忘的豪情勝概。你看到炫目的燈光，閃蕩着的人流，車如水，馬如龍，櫥窗中陳列着各式蛋糕和糖菓。尤其令人驚奇的，是菜館之衆多。

里斯本的吃是又講究又豐富。我覺得除瑞典以外，此地的飲食要算歐洲最好的了。烹飪有些法國式，不過作料特別濃重，這是取法意西班牙諸國之長的。菜餚中的特別菜湯，牛排，糖菓，酒類，以及巴西咖啡，可使每一個來自交戰國中的旅客，欣喜欲狂。

在我寄居的旅館中有一晚上，來了幾個自西班牙來的美國人。他們對我說，每月要來里斯本大嚼一次。他們到此地來吃大的炸板魚，據說此地的板魚是世界上最好的。有一人買了一盒玉蜀黍片回去，送給西班牙的友人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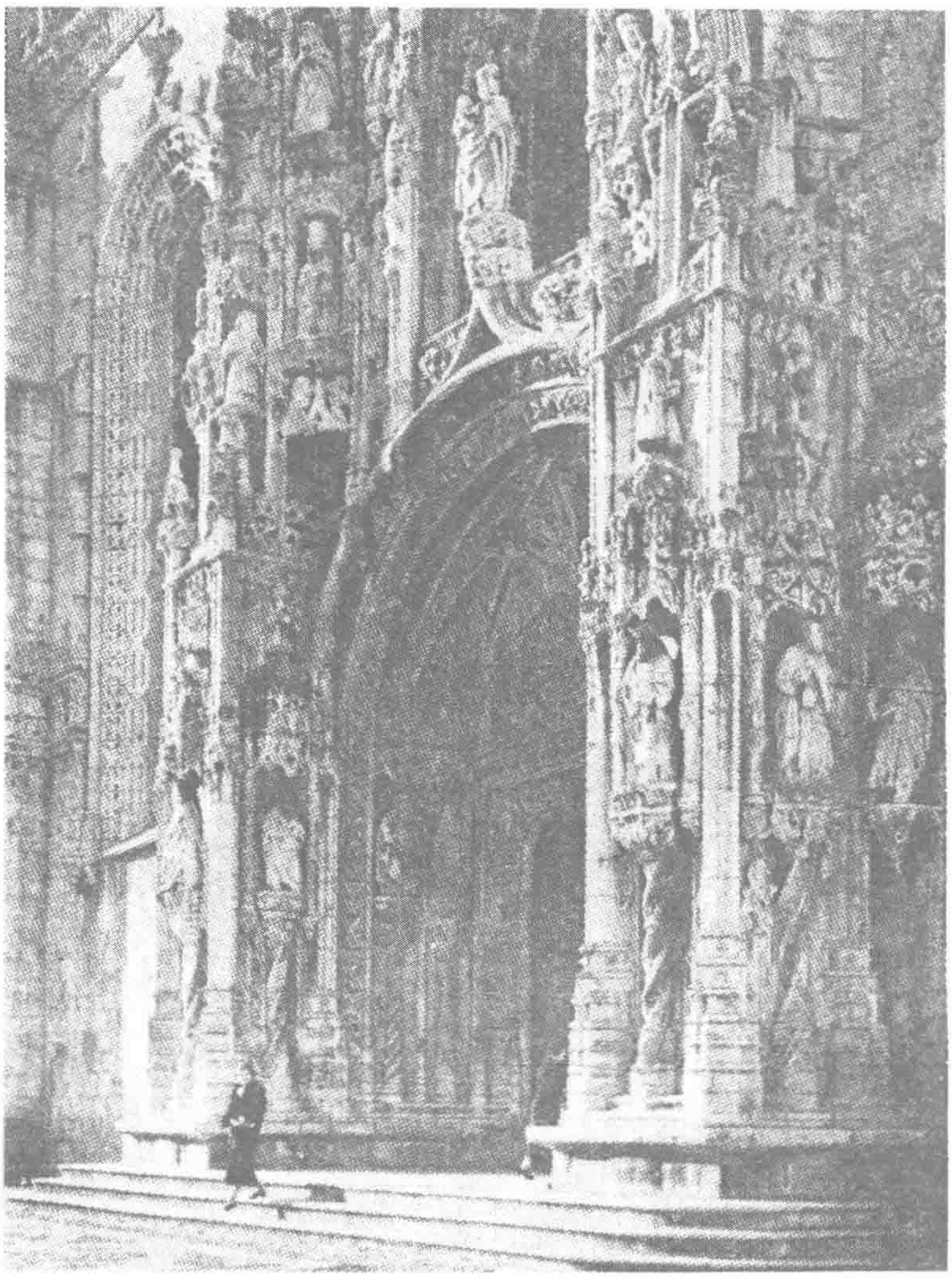
在埃司吐列爾（Estoril）海邊的避暑地，總是涼風習習。此地食物不受限制，電燈不受燈火管制的干擾，談話沒有人來檢查，海濱浴場並未設置大砲，地雷或

鐵絲架等軍事設備。

卡西奴是一個通宵的俱樂部，生意興隆之極。有一美國作家在那裏贏了十萬元葡幣。難民源源輸入，使里斯本的國際空氣更其濃厚。葡萄牙人就是許多種人種混雜的民族。西班牙人當然在此佔優勢，但你在里斯本街上可見到摩爾(Moorish)人比西班牙人多，其他還有不少亞拉伯人。你可以見到不少有趣的黑人遺族，這還是航海者亨利皇子到非洲去後，帶來許多黑奴的子遺。

報攤上亦可表示出葡京的國際性空氣。攤上陳列來自各地的報章雜誌。你可以買得倫敦每日郵報，紐約時報以及其他歐洲各國報紙。

葡政府嚴守中立政策



泰羅瑪士大教堂，係麥拿爾王一世爲紀念大航海家達·伽馬之成功而建，伽之遺骸卽葬於此教堂中。

雖然一般輿情同情英國，但葡萄牙政府所取政策是嚴格的中立。新聞消息須受檢查，以免通訊員利用里斯本的地位，作爲宣傳的巢穴。葡萄牙與英國結有同盟協定，訂約時期，遠在一三七三年，英人尚未至要求引用協定時候。英國處於諸大强國中間，施政極爲審慎，避免任何藉口，不使葡萄牙一國在地圖上消滅。

里斯本城中有各國外交使節，有的是間諜，不過大部份外籍僑民從事於通常商業活動。里斯本的間諜活動，據我看來行徑非常公開。在旅館中出進的溫文青年，美麗少女，並不是十分危險的人物；假如是間諜，他們得處處留心，不使人家知道他們的眞相。葡萄牙是討厭這種活動的，新近他們查禁一冊美國雜誌，因其中有一篇非常生動的文字，敍述敵人在葡國可能作種種活動之故。

在埃司吐列爾的皇家旅館中，某晚有幾個軸心國僑民也在飲酒。和我們一起飲酒的一個美國商人，正在高談闊論，講葡萄牙時局。我請他注意鄰座的客人，他竟藐視地說：「不要把他們放在心上，他們只是一羣供奔走的小人。在左面一人專門報告墨索利尼有什麼人到了此地。那大塊頭也把同樣情形告訴希墨萊。(Himmler) 這個小伙子收買英國報章送給戈培爾看。」



僻靜街道之一角樹蔭匝地別有風趣

市民的自由和平時一樣，在葡萄牙不受影響。人民可以自由發表言論，郵件不受檢查。我很奇怪，爲本文所攝取的照片，並未受人限制或檢查。我想在歐洲再沒有一個城市可以自由攝取船塢，工廠，碼頭，油池的照片。你在葡萄牙卻可以隨便攝影。

歐洲最後一個自由的金融市場也是里斯本。葡京的商業是興盛的，但亦因戰事關係，頗受打擊。譬如和殖民地間的商業已受限制。海面因受封鎖，與各國貿易亦極困難。

四四一〇五八

男勤女儉風景如畫

葡人誠實勤儉。國內原料甚富，可惜工作甚少因爲工廠不多。主要出口物是軟木酒沙甸魚。葡國唯一的缺點，政府正想設法彌補者就是缺少製造的便利。葡萄牙爲一農業國所以生活程度極低，農夫每天工資約爲四角城市工人則爲七角。人民中有三分之二是文盲。

里斯本人口有七十五萬，難民不在其內。這是一個美麗的城市。從高處遠望景象宏偉。此地有富麗的亞熱帶花園。自由路是歐洲最動人的一條林蔭大道。商店中堆滿英美法德各國的商品。

汽車駛行極速車輛在街道上人叢中來去夭矯行進，似乎對於駕駛者和行人的安全都不顧到。奇怪的是肇禍事件並不嚴重。乘飛機的旅客說橫渡大洋時，沒有如坐在汽車夫後面駛過市街時來得恐怖。我聽說去年有一位某夫人乘機飛行時，不感如何困難，在坐汽車到旅館去的路程中却昏厥過去了！

此地氣候適人，冬季僅只薄寒，夏季沒有酷熱。沿海的埃司吐列爾終年予旅客以日光。不少環游全球的旅客，竟難在葡國覓得一居住所在。實在這小小國度中吸引遊人的事物太多——風景優美，城市如畫，還有古代的建築物，人民和善，食物豐美等是。

葡萄牙在歷史上以代出航海家著稱。學生大都熟悉十六世紀時達·伽馬（Vasco da Gama）和航海者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的探險。葡萄牙人於一四九〇年即抵達菲洲古國愛莎比亞（Ethiopia）他們發現日本比英人抵達印度更早。第一次作環游全球壯舉的麥哲倫就是葡萄牙人。



城中婦女購得食物菓蔬後即以菓筐置諸頭上而行

卡培賴（Pedro Alvares Cabral）在新大陸上的遺跡是巴西的再發現，因此直到現在，巴西的殖民葡人比美人多。科侖布在出發赴印度前，先從葡萄牙與圖學家處研討航路。卡培賴及其門徒的航海使葡萄牙成爲帝國，聲望之隆僅次於英法二國。這小國長僅三六二哩，闊一四〇哩，面積與美國印第安納州相仿，統治下的殖民地則有八十萬方哩。帝國中有數島嶼和世界各國息息相關。最著名的如佛德角羣島，馬德拉羣島，亞速爾羣島等。

環境艱難應付裕如

橫渡大西洋的飛行使亞速爾島地位特別重要，因此近數月來，葡人特別加緊該島防務。像葡萄牙這樣大小的國家，海外殖民地又極廣大，對於領土慾甚大的若干鄰國確是一大引誘。分人驚奇的是葡人能長久保住帝國不被侵害。他們所受最大的損失是巴西的獨立，但並非被人征服，乃是起於巴西的革命所致。葡萄牙之所以穩若金湯，另一解釋是由於英葡聯盟。

葡萄牙帝國在今日無庸否認是處於仰人鼻息的地位，歐洲大陸有十分之九土地，已爲戰爭的鐵蹄所蹂躪，葡國邊境亦難保不被戰禍波及。國內防禦工程與英國相比，當然判若天壤。在里斯本的外人甚至說一笑話，希特勒只要拿起電話聽筒講一句，就可在任何時間佔領該國。我想不見得這樣容易罷。但葡國如其只能憑自己力量抗戰數小時，當然於事無濟，面對着艱難處境，世界各國都沒有遭遇過這樣棘手的環境，葡萄牙能應付裕如，該是難能可貴的了。

久大出品　旅行必備
海王牙膏
精鹽牙膏


廣東銀行
（香港政府註冊）
資本實收港幣七百七十六萬一千二百二十元公積金港幣二百八十萬元
總行：香港德輔道中六號
電報掛號四八六一
分行：上海　漢口　廣州
澳門　台山　暹羅
舊金山

記安哥石窟

原野

安哥（Angkor）石窟的開發，也有點像歐洲的Belle宮殿一樣，它是已經深埋在荒野森林之中，外面好像包上了一件透不進去的外衣；巨大的石塊早已塞住了舊時湮沒的小道和已經樹液腐蝕了的建築的穹窿；在這些年久湮沒的殘跡之中，已有了猛虎的嘯，低啞的野象叫，和野鹿的尖鳴聲了。

去參觀這些古代建築遺跡，從前要費很大週折，搭了牛車，經過極長的路程，才能在一個廟宇旁邊，找到一個可以棲身的簡單住所。還要走過許多的荊棘，並且隨時有墜入搖動着的巨石之中的危險。年代的消逝，更漸漸地使這古時有名的京都，沒落無聞了！

法國人來此以後，就有個法國遠東學院（Ecole Francaise d' Extrême-Orient）來從事這古蹟『復活』的運動。經過許多的人力和物力，才把這殘



安哥石窟廟宇塔叢之偉觀

四四一〇六三

跡整理就緒。現在這石窟已像歐洲許多的古代遺跡一樣，具有方便的交通可以直達其地了。

從西貢到安哥窟，四百八十哩的路程，僅需八九小時的汽車，或僅一二小時的飛行航程。到了那裏，有很好的旅館可住，在森林之間，也已築成了許多專為參觀遊覽而設的汽車路。

安哥是一個有考古學和藝術趣味的遊覽區。關於它的歷史具有一個很長的時期，而許多人則祗覺得它神秘；後來經過 Barth, Bergaigne, Aymonier; 以及遠東學院的研究，漸漸地把它的一切說明了。現在已有許多關於它的參考書籍著作者有 L. Finot; G. Coedès; H. Parmentier; V. Goloubew; Philippe Stern; H. Marchal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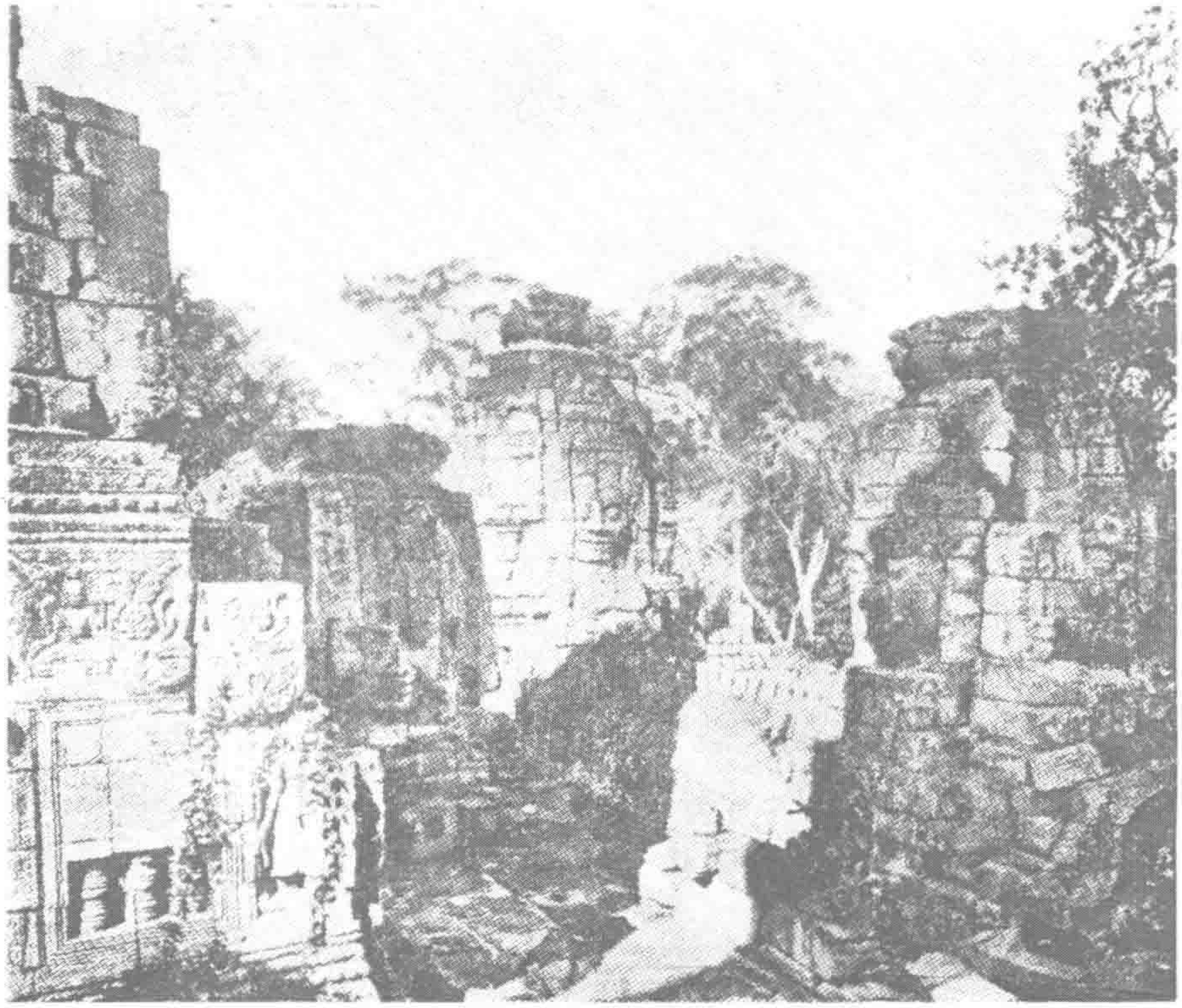


四面像巨塔之一

這個城是在第九世紀建設的，那時那裏的皇帝們為了想使他們的榮譽威權和財力，永久地垂於後世，所以接連着幾代的去經營，很快地就把這城擴大了。到現在，看了那些巨石的建築物，就可猜想出它的年代，和當時它和宗教的關係了。

在許多巨石建築中，那 Angkor-Vat 廟就可代表古時克蠻人的古典型建築藝術。這是在十二世紀建成的，因為那時受了 Vishnou 文化的影響，所以一邊的石壁上刻了許多印度歌頌功德的詩歌；但在另一邊，當你看了那些建築的佈置，及那和協而威嚴的浮彫，你就可想見那時的印度建築藝術。同時，要是你看了那結構嚴謹的「行軍」的歷史浮彫，你就會想起路易十四時代著名的同樣作品了。

還有古典型的如 Bayon 和 Angkor-Thom 等塔，以前大家以為它是第九世紀以前的建築，其實却是在十二世紀末葉才築成的。這是因為我們用了西方的藝術理解力來看了它奇特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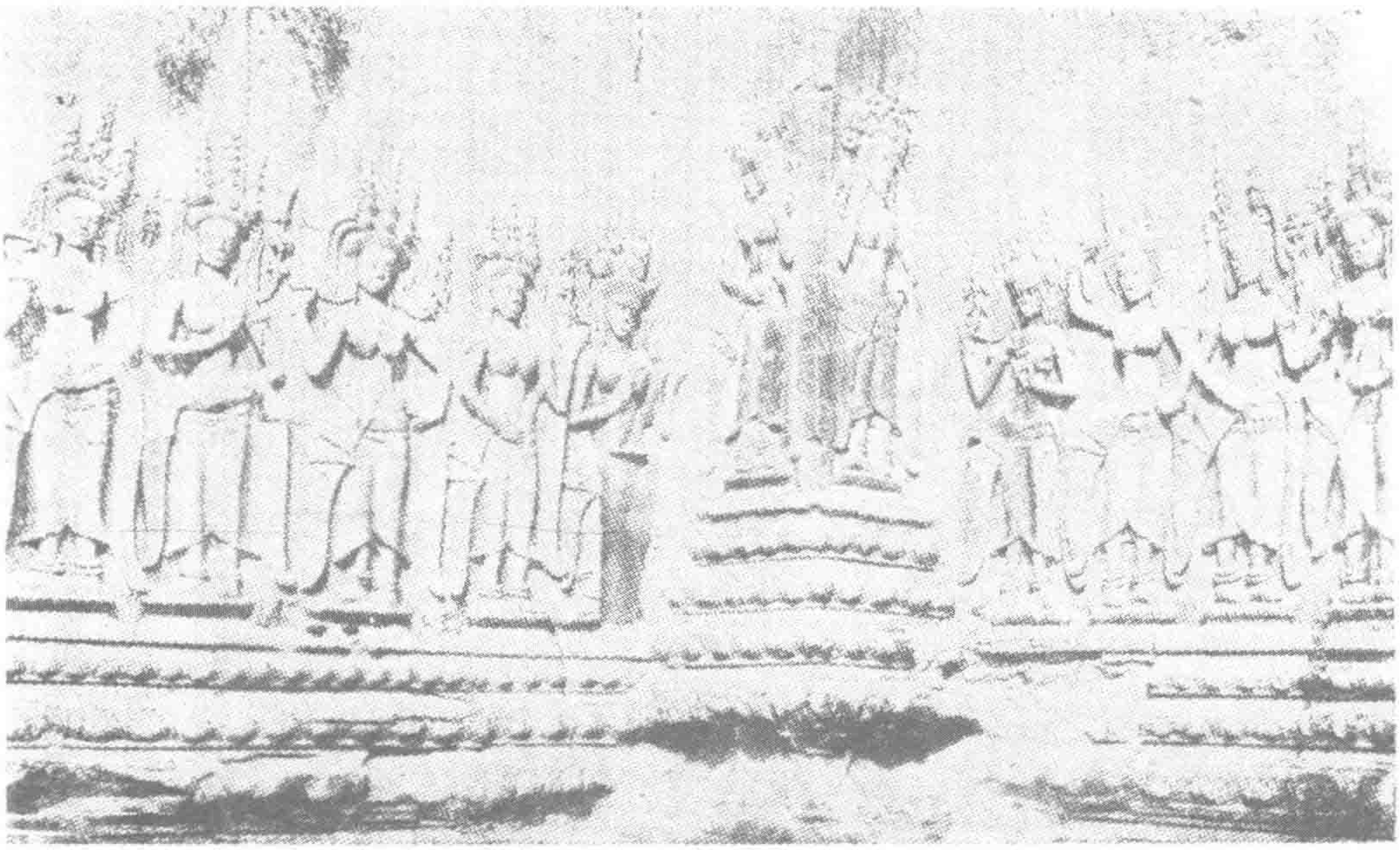


巨塔之上層平台

亂的偽裝緣故；還有許多「人面像」的大塔，如那些巨大的Nagas人像，底下又是 Devas 及 Asuras等的人像雕刻，以及那「御園裏的象」等等的彫刻，看了也會有 Khorsabad 的「生翼的雄牛」或 Karnak 的獅身女面像等的名作。（按後二者俱為歐洲之著名古代彫刻）

此外，我們尚可欣賞那些獨創一格的建築，如那些磚塔，這是第九世紀克蠻人優良的藝術作品，那 Feak-Pean 小塔則為十二世紀末葉的作品，這些又可證明那時克蠻人和佛教的密切關係。

安哥是個世界著名的「死城，」現在却並不十分荒涼。在這舊建築的附近尚留有許多和尚，他們實是古代文化保管的主要人物，清晨他們的黃色袈裟照耀過 Angkor-Vat 廟灰色的堤岸，夜晚這裏的迴廊裏在明月的普照下，他們又喃喃地念他們的經咒；有時候在你的眼前過去和現在會混合在一起，使你看了會發生驚奇的感覺：浮彫上的 Apsaras 神靈們似乎已經復活，而在和跳高綿舞的舞女們混在一塊了。在那十三世紀 Tcheou-Ta-Kouan 檢閱他王室儀仗的廟臺上，現在有時還表演着古代的舞蹈呢。（譯者按：高綿舞 Danse Cambogienne 在目下仍為旅行越南者所



仔雕之一角

極喜一看的古典式舞蹈，其服裝及舞姿與西洋舞蹈迴異）從安哥遊覽返來，旅客們時常會感覺佛教的神秘，和東方藝術的偉大！安哥石窟原是東亞的一個歷史遺跡，近年歐人去遊覽的很多，美國郵船的世界班遊船，亦曾爲遊覽該區而在西貢停靠多日。自西貢至安哥，公路共四百八十哩，自西貢至金邊每日有來往之長途汽車行駛，其間自金邊至安哥每星期駛行三次，貢安全線聯票約需越幣二十四五元，惟自泰越邊境當生衝突以後，該處已禁止外人遊覽。

醴陵之行

愛農

有友自湘北來信，說起路程過醴陵的見聞，他是從昭陵去的，兩城相距九十里，雇高車迂緩前進，一整天便可抵達。這是萍株鐵路線比較豐富的縣城，風景很不錯，城外四郊新蓋的房子極多，足見四年來農村經濟相當充裕，物價平均較戰前約漲倍蓰，而農民的收入，增加兩倍以上。他們不但不感到困難，反而覺得週轉靈通。米價因連年豐收而低落，例如一頭牛值二百餘元，約合七石穀價，而戰前則需十石的穀價。一般農家的豬。都養得很肥壯，但小孩却顯出營養不良樣子；因爲他們貪圖厚利，原以照料孩子反不及飼豬來得週到，這眞是稀有的奇聞。至於醴陵城內，近年增加了若干奢侈的氣氛，並爲商人們造成暴富的機會。工人的生活，也比戰前豐裕，只是薪給階級，感到經濟壓迫，這種情形，不論天南地北，彷彿成了公例，眞苦煞了長衫同志！

越阿薩密入蒙耶爾記

F. Kingdon Ward 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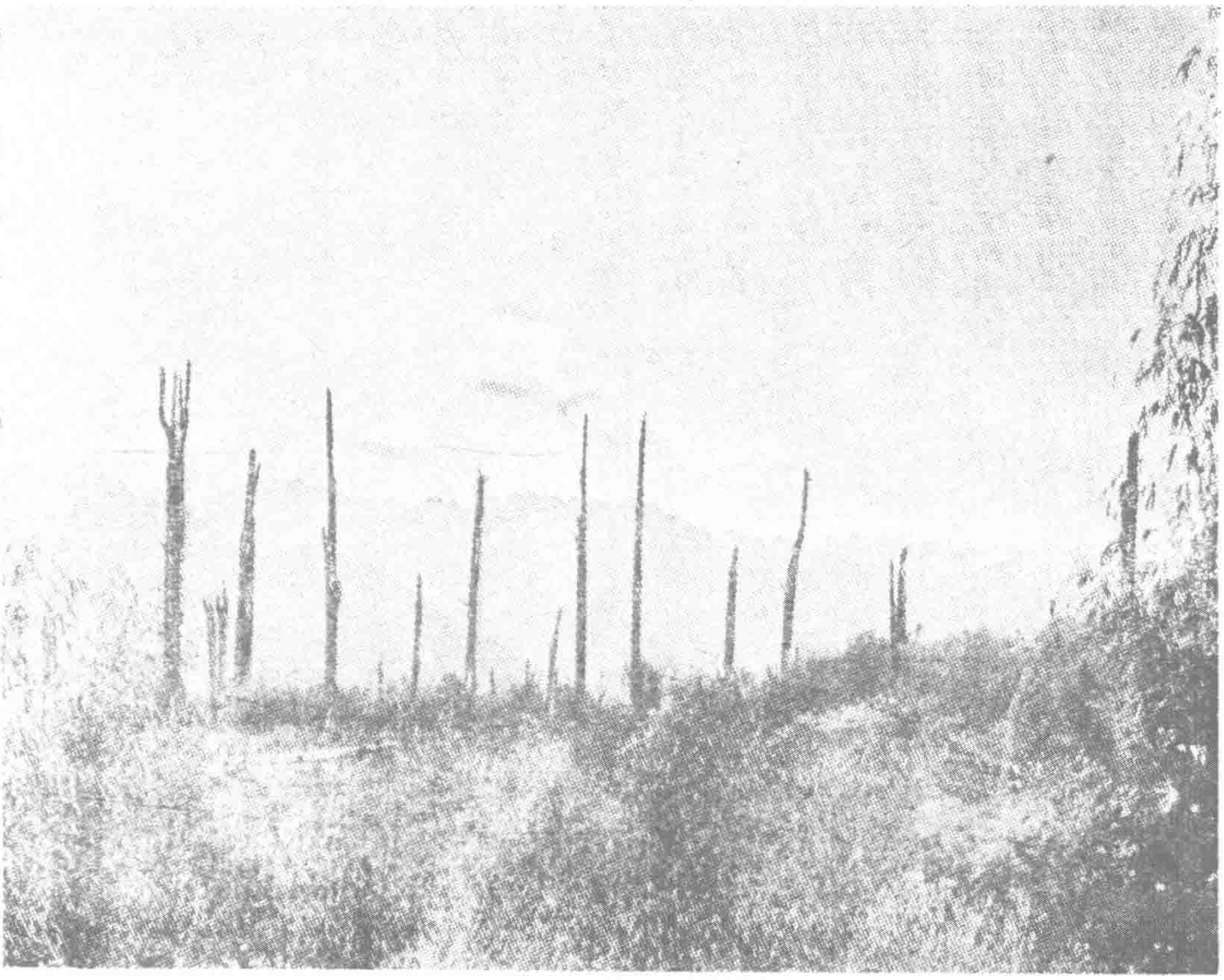
陳告佳

印度的阿薩密省，極少可記之事，但布拉河差不多每隔十年，必有一次氾濫，淹沒幾千方里的田地穀物，沼澤村舍，以及低窪的牧場，釀成大水災。及至水量漸漸下降後，河流方重歸正道。於是在阿薩密地方的一段河道，幾年之內，可以不再氾濫了。河流所經之處，產茶最盛，更有許多高山花草，在園藝界中亦最負盛名。這條布拉河，在印度是僅次於恒河，它流貫阿薩密有六百里。又有許多大支流，自北岸匯入，南岸則甚少，因為河的北面，即為龐大的喜馬拉亞山所在地。政府建造了一條狹規鐵路，在許多地勢峻險，水流湍急之大支流上通過，工程很感棘手；尤其要沿喜馬拉亞東部一帶深壑亘崗的山籠上建造，益增困難。但當時印度政府因政治關係，就不得不冒險完成了。而阿薩密喜馬拉亞山四百哩間要另找一條由北部印度平原往西藏高原去的路，却是不可能的，故僅有這條沿布拉河的路可通。這條路徑的最開闊處，也不滿四十哩，惟因山高谷深，熱帶雨季，不易深入。所幸氣候尚佳，山居民族，亦都善良。



藏印邊界及蒙耶爾略圖

藏印間的教徒商販，早已利用這條狹弄，互相往來，由阿薩密往拉薩，或由拉薩來阿薩密，其間必須經過一處西藏喇嘛所直轄的神秘地方泰黃。許多年前，拉薩是成為「禁城」，絕不許歐人闖入，而當時好奇的白人誰都要去看看隱在高山後面的「禁城」，及世界屋脊之



自阿薩密往西藏道中之一景遠處之雪山即大喜馬拉亞山

西藏情形究屬如何。所奇怪的，當時並沒有一位探險家，曾發現到這條小徑可通。可是當時白人疑神疑鬼，多說那路上住着野蠻民族，對於白人不利，再有泰黃的僧侶，仇視歐人，故任何人想走這條路，不是落在野人手裏，就要被那僧侶所驅逐。但這種疑雲，到了本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已一掃而空，確知它是一條可靠的路了。

阿薩密喜馬拉亞山的西端，靠近不丹國境處，那面居住的人民，倒是一種和善可親的蒙教斯人，與不丹人種爲相同的一支，並不是意料中的野林蠻族。而泰黃的僧侶，雖懷着成見，禁止白人前去探險，但直達拉薩的路徑，事實上是不須走過泰黃的。那條山徑甚爲險峻，既沒有顯著的路線，且亦爲任何地圖上所找不到。須翻過七座山頭，有兩座均高一萬七千呎，沿路大多荒僻無人烟，靠步行纔能通達。

我往蒙耶爾區域的出發處爲泰斯浦，其地昔爲阿密薩的首府，位於布拉河之右岸，以前是很繁榮的城市，有湖沼廟宇，花園宮殿等，是到了現在，已淹淹無生氣，滿目荒蕪污穢。我在市場上，僱一輛車，載着我及兩個僕人，和半噸重的行李，由此出發，越過一平原，前行二十哩即到了喜馬拉亞山脚下的洛問拉地方。洛問拉是帝國的一處前哨，是入藏的起點，至此英政府之勢力，已漸趨模糊，在政治上無直接之管理者，僅有些守兵，聊以維持秩序，但最近他們的權力，也漸漸衰落了。

由此入山時，須在當地請求一張通行證，計費八個印幣阿吶此證書並非人人可領得到的，因過此區域往山中旅行時，須全憑自己的能力以保護自己。

自滂開拉走到另外一處山麓地方，此時地勢已向北面急遽的昇起，須走五天，經過完全沒有一個居民的叢林，全部口糧，必須隨身攜帶。當時就另僱四十個苦力負載我們的營幕床具衣服箱籠以及全體人員的五天口糧。四月末天已炎熱，涉水跨過白爾西立河，此河在雨季雖用船隻亦不易渡過，我們第一次宿營地是在一處樹林旁地名虎地。次晨即沿了這條亂石嶙峋的河床，向山中走去。

不久抵一小村落，村屋都用茅草蓋的，但不見炊烟嬝嬝的自屋頂昇起。也未聞村犬在生客來時的狂吠聲，更不見有嬉戲的孩童，奇怪的，這小村如此靜寂，原來村上全無人影，我疑心發生了疾癘，以致全村逃亡。當時即問我的嚮導人，他說：「不是的，先生，這許多村民已回到他們另一處在山中的村裏去了。他們到了冬季就來此平原的邊境上放牧，天一熱，他們却仍回到山中去過活的。」原來時已入夏，故村上一無人跡，他們一到十二月裏，仍舊像烏鴉一般成羣的回到這裏舊巢來了。我們繼續向山上爬了三天，高度已在九千多呎，下瞰阿薩密的大平原已在足下。此地爲喜馬拉亞山的第一座山頭，當我們一步一步爬上去時，由厚密的常綠樹林，而漸至空氣清新的春日樹林裏，這種由熱帶林進至溫帶林，宛如用魔術似的，其變化一無痕跡可見。熱帶林頗稠密，林間霧氣迷漫，樹上蘚苔地衣滿生，懸蘭藤葛攀附其上，還有巨竹叢叢，和下



由滂開拉往虎地道中的四十個苦力正背負行裝涉過白爾西立河遠處無居民的即為叢林

垂及地的棕櫚樹，現在都走過了，已走進蒙耶爾區域。植物已爲高山性的，此時眼睛所見的只有蒼翠欲滴的松柏，風勢和緩令人愉快，正是早春天氣，檞樹頂上的嫩芽發綠，頭上飛鳥啁鳴，野花如茵，儘是可愛的高原景色。

如此，我們又下了山走至一處開廣的山谷，其中田地尚未下種，許多木屋散處其中，還有一座白色小型喇嘛廟。這裏有一位名黃其亞的他是希杜開本族的領袖，帶着一股酒味前來歡迎我。黃其亞是一位著名的酒徒，但在他族中勢力很大，他治理大約有一百個家族，處理族中糾紛，但他自己是被西藏宗教所支配。先前經過的那處沒有居民的村落，亦是由他治理的村名爲杜密拉。此地地名爲希加貢，高度爲六千尺，故地勢上不十分高，它的外圍一帶都比此地高，他們躲在背後，很安逸，雨量亦不及阿薩密平原的一半呢。

自希加貢向北去，見到千山萬壑，長滿林木，山徑越爬越峻峭，再下去時，就到土地肥沃氣候溫和的區域。這塊廣大的可耕種之地一直擴展到終年積雪，綿亙不絕的大喜馬拉亞山脈處。我在此見它雄峙在地平綫處，距此約有廿五哩。下山時一條河流橫臥山林中，宛如山上的一條裂痕，河流湍急，不能行舟，急流邊有山石建的村落，即蒙耶爾區的最大村莊提郎宗。它亦是我今後五個月在此從事探測附近山林的根據地。



希加貢村上的一位婦女，正以犛牛毛紡織。此地人民之衣著，都用此法紡成線，再織成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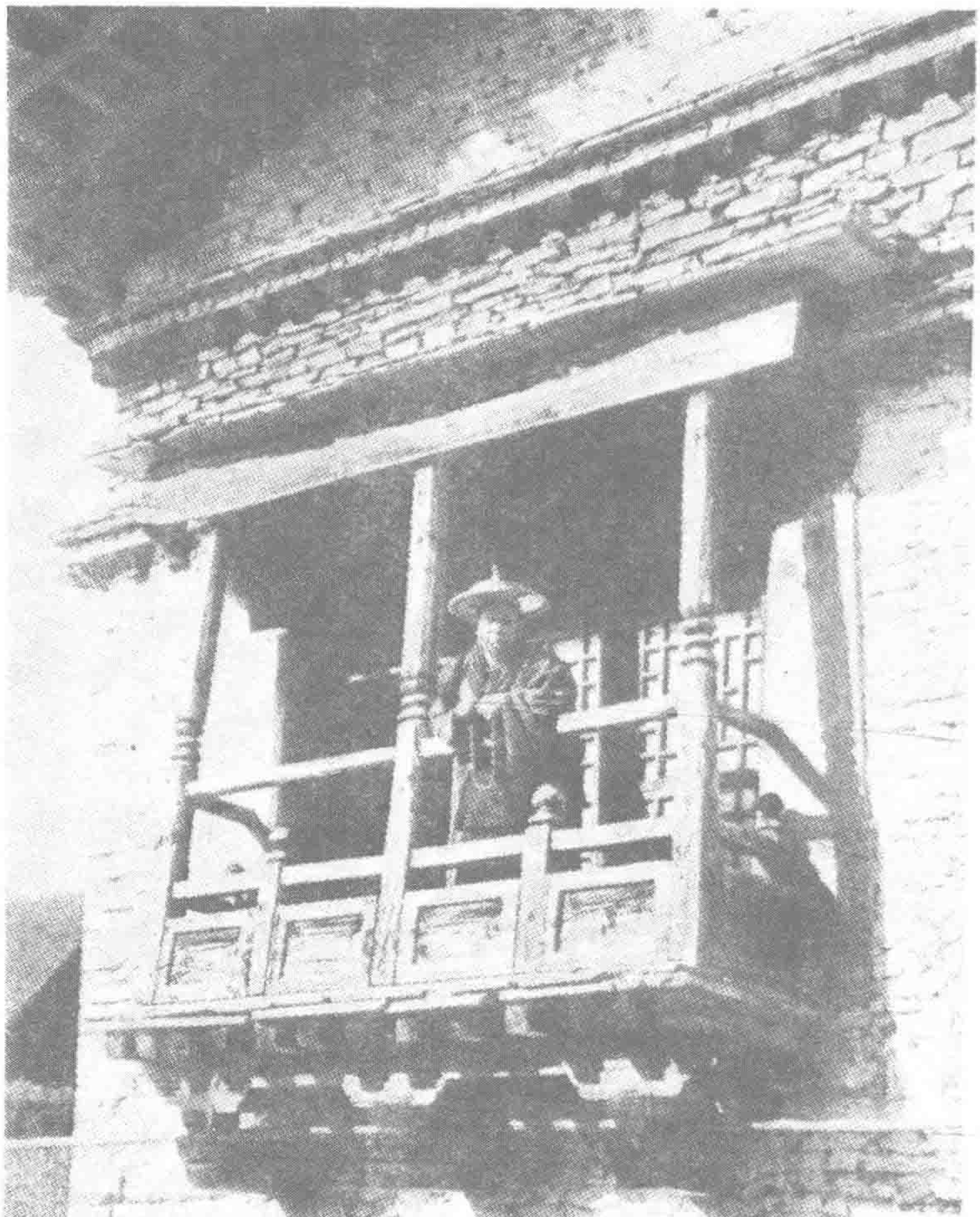
提郎宗的政治地位頗爲奇特，它本爲中英條約上劃入阿薩密省的，但治理者仍是藏人，是由秦黃指派來的，且統治這蒙耶爾全區。我們到後，即租賃一座低矮的石屋，已破舊漏水，屋中有壁，把它分隔爲兩間，各有一門出入。僕人們及炊事處合佔一間，餘下一間作爲我的工作居住之用。村上的房屋，都擁在一股急流口，水流衝激山石，常發出喧鬧聲，這水流是注入那條大河的。村上有一口井，磨坊和一座喇嘛廟，聚集在急流兩岸。村上最佳的房屋，要推官吏住的石屋了，踞於山丘之上，雄視全村。村莊附近山坡上都闢成耕田，年可兩熟，所種穀物爲大麥，收穫後接種玉蜀黍，在秋季還可種些蕎麥。

蒙勃斯族的農民性情和順，甚少爲非作惡，平日亦不飲酒，僅每年在過

節及祭祀時吃些而已，互相爭執之事，亦不多覯，更不虐待他們的妻子。本地除農業外，也有織布造紙，轉運木材等工藝，村中亦有木工、泥工、鞋匠、鐵匠等，可是都為粗製手工，大都取法藏人和喇嘛，因他們確是蒙耶爾區的主人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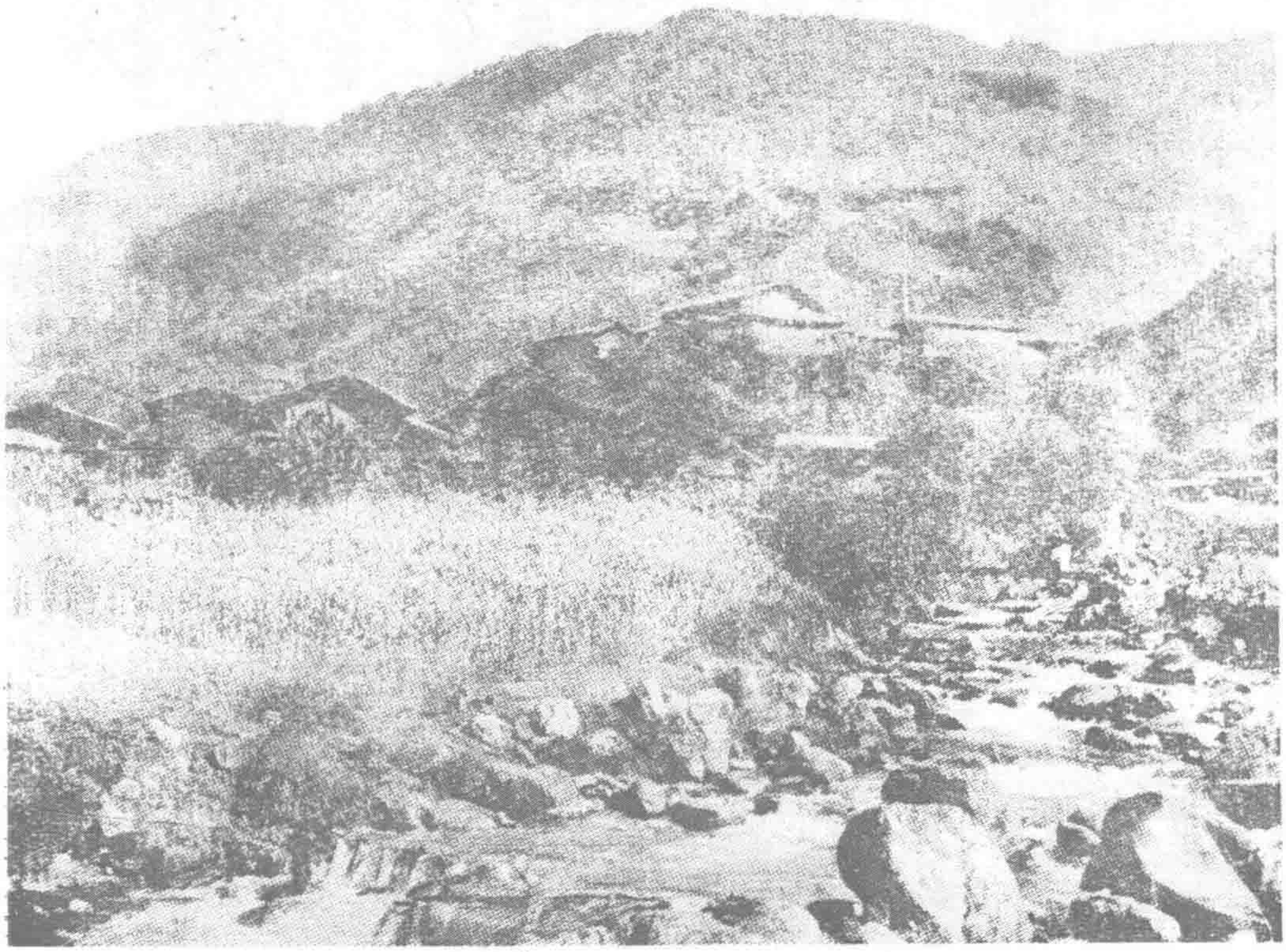
居民唯一娛樂，為釣魚及飲酒，農夫閒時亦多聚在一處空談上下古今，我曾去聽過他們的談話，但覺莫名其妙。

我第一次旅程，是由提郎宗往岩石山隘，名贊與拉山上去，看石楠花。先經過距此十哩的坦本地方，那面的村落建在離河二千尺高的山坡上。我在此僱用一批能爬山有長力的「苦力」。坦本村莊四週圍有垣牆，僅有兩處入口，由很巉的石級爬上去，而山脊的兩側亦極峻峭，地位險要，在防禦上不易攻取，可是居住於此的蒙勃斯人民，太懦弱可欺，有了這樣堅固的村落，還恐懼阿克哈人。我在此村逗留時，曾見到阿克哈人高視闊步，很傲慢的在強索金錢食物呢。自坦本向北行，前面山脈甚高峻，峯頂白雪皚皚。當夜宿於一處汚穢的小廟中，附近亦有田地，即來其村，過此村落後，除游牧人民的營幕可見外，要走七天路程，越雪山脈，入西藏高原後，方得再見村莊呢。



圖中為蒙耶爾區內一位著名喇嘛僧，他住在希加貢一座廟內。蒙耶爾名義上是由英人治理，但實權仍操在如圖中之西藏高僧之手。

今夜我住宿的廟，亦是喇嘛廟，廟中氣息甚重，似乎由臭魚死鼠上面發出來的腥羶嗅味。屋內還掛着隔年收獲節時佈置着的裝飾品，樑上垂着累累的玉蜀黍，塵埃滿佈，及已褪色而仍鮮明的雉鷄毛，枯萎的花，仍插在瓶中，供於佛前。廟中一位喇嘛，牛另面部已在相打時被擊傷的了，他前來迎接我說：「藏歷木鼠年的第十個月裏，你曾到過雅魯藏布江的蓋耶來



提郎宗之村屋其旁爲湍溪溪邊有玉蜀黍田村中最完全之房屋即爲那所有白垣的官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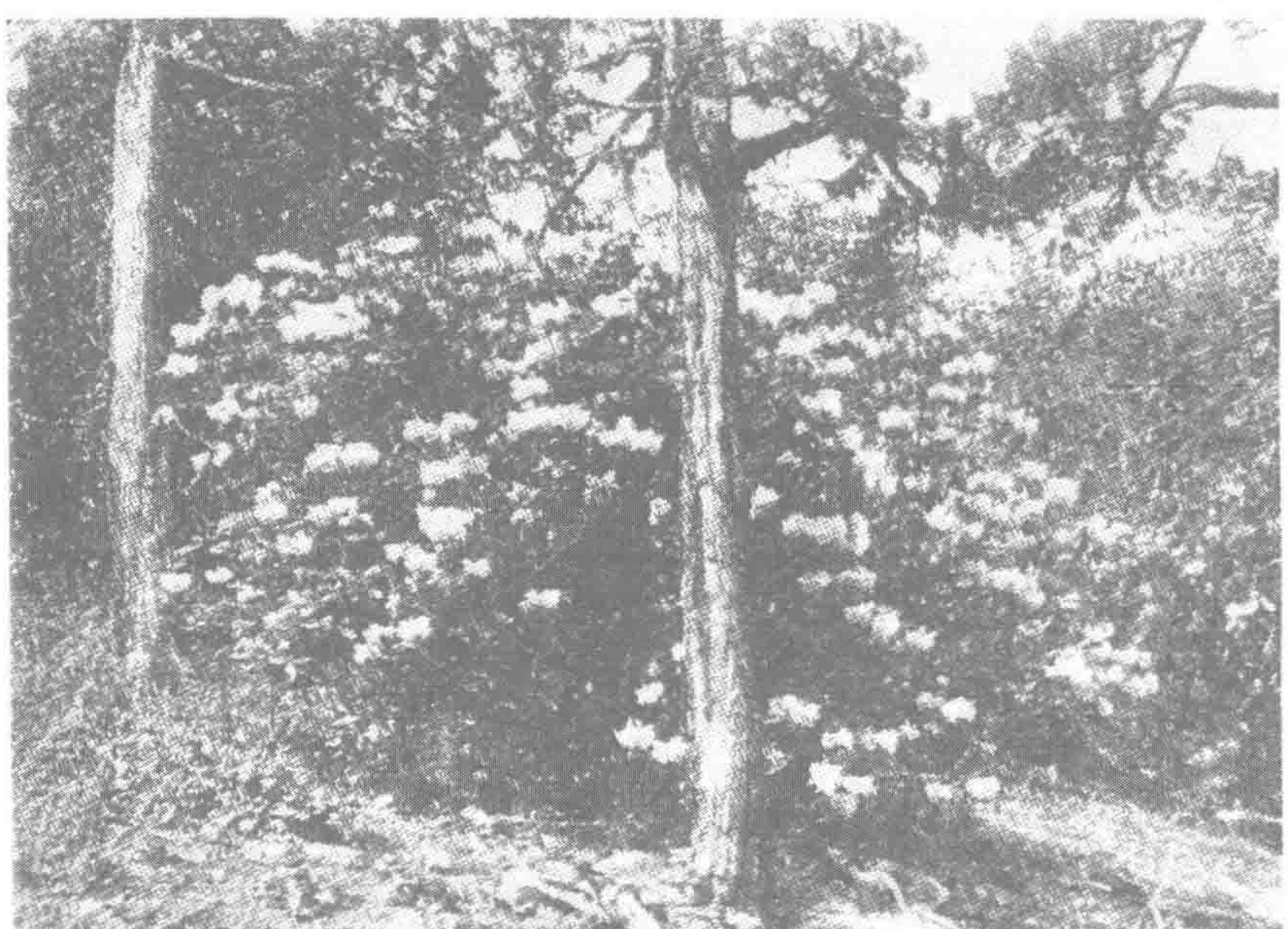
地方。」我這才想到從前來藏探險時，曾經遇見過他，可是已相隔十載，他竟還未忘記。自來其村再進去，正爬上一座山頭時，適逢大雨如注，直到走入松柏樹林裏方止。見林中雜生石楠樹，均甚壯大，葉有一尺長，時方盛開，深紅淡黃，有如火焰之怒發。入晚已走得很疲倦，又是滿身淋濕，及至到了一處空曠的草地，即行休息過夜。看見四週都是林木，此處石楠花，尙在含苞待放。次日即越過一萬三千尺高的魯興拉山頭，山頭是由巨大的岩石疊積而成，一層一層的岩石，有如梯階，澗水流過時，飛濺如小瀧。這山頭終年被雲霧所封，登此山時，宛如墮於霧中，四週景色，迷漫莫辨。下山時，又經過一處草地，見一條澗水，奔騰於石楠花間，因地勢甚高，頗爲寒冷，雖在五月底，石楠樹尙在發芽。最後我們紮營在一處草坡上，有肥碩的捲心菜，開着黃花的櫻草屬植物。我居此一週，考察附近山間之植物。當重返提郎宗時，走另一條路。路上曾遇見幾座牧人的營幕，我們去拜訪他們時，即以熱牛乳供我們飲，他們豢養一種凶猛的獵犬，見我走近，就狂吠起來，但這班牧人，却很歡迎我們。晚上他們把家畜用繩索繫牢，營幕是紮在泥地上的，但近處山坡上，則滿生青草羊齒類，可作牛之飼料，其間還有幾株稀疏的青松，及矮小的石楠樹。山崖間多灌木，可見到開乳白色的百合花，點綴在山崖間。

我的第二次旅行，自提郎宗往奧開拉山，山道向西行，爲去不丹國必經之路。我們穿過闊葉林，針葉林，松柏屬樹林，更上去便爲盛開中廣闊的石楠樹林。及抵山巔，空氣稀薄，不時有大風雨，草木

亦已稀少。故在東部喜馬拉亞山的高地上，有一部分地方不能種植，居民只能以畜牧爲生。當我們爬上不丹國邊界的山村時，林木已在下面，有十餘座牧舍，散處山巔，此地無半畝可種之地，即蕪菁亦不能生長。在夏季，牧人只得把家畜趕到最高的牧場上，一到冬季，就擁擠在這簡陋的茅蓬中，僻處在這世界上，以度他們的殘生。反之，低地叢林間，雨量豐富，穀物蔬菜生長殊爲迅速，居民常伐去叢林，闢成田地。所以阿克哈族，及台哈來斯族，都依賴穀物爲生，可是他們不精於農事，性情亦不像農民，且因雨量太豐，已闢成的田地，不久又會荊棘叢生，以致不能耕種。不得已時，就要另找別處去開發，因此這班人民，須時時東搬西遷的選擇耕種地方，倒變成眞正移動性的民族了。

攀登至奧開拉山巔，地勢已高出於林木地帶之上，六月初起，我一直注意犛牛之行動，見牠們從低處到高處，一路所吃的草，有幾種是不吃的。在沼澤的山間，滿生着櫻草，花茂盛如茵，這本來很奇怪，因爲別的高山植物，總沒有此花之繁茂，現在我方才明白，犛牛踏過後，就不再去吃它的，牠們雖在沒有別的飼料時，亦掉頭不顧。在一處山谷沼澤中，見到開滿紅花之櫻草，何止萬千，花形纍纍，如一串葡萄。四週山坡上則生滿石楠，團環如垣，遠處爲一座銀樅林，在初夏的高山上，平靜之湖沼中，映着盛開的石楠花，淡紫嫩黃，粉紅殷紅的花，宛如錦繡，使人心醉，萬紫千紅，令人難忘。奧開拉山上還生有很多的蔚藍色喜馬拉亞山種罌粟，此花四季不絕，花色時常變換，移植於此，已近五十年，在此區域內僅此地可見，他處則未見過。

一天早晨，在奧開拉山上，見一位商販來自不丹，他剛爬上山頭，忽然一陣狂風暴雨吹來，此種大風，是常常發生的，不滿幾天，就有一會。當時我的帳幕，幾乎被風吹去，屢次被風舉起，同時下着大雨，山中汪洋一片。這位商販，發現了我的幕帳在山路附近，他也就決意停下來，張開白布帳幕，把貨物置於幕下，藉此擋避風雨。他很殷懃的來看我，而他的兩隻不丹種小犬亦跟了來。我拿一盧比印幣，向他買了一頭，這犬毛黑長，面部作凹形，腿微屈，具有一對



一萬二千尺高的寶興拉山上所見之石楠花

靈活的大眼睛，可是滿身是蚤，我即設法清除。從此這頭小犬就開始跟我週遊東部喜馬拉亞山一帶了。

夏季將盡時在提郎宗的山坡上，白色喇叭形的百合花燦爛奪目，花有九寸長，四寸闊，香味甚爲濃郁。在十一月的第一週，此地雨季已過，我的兩個西藏僕人忙碌的去收集各種植物種子。我卻還要作一次旅行，再到奧開拉山頭去看龍胆屬植物，這時才開花，因爲喜馬拉亞山上的龍胆屬植物，開花比較的遲。現在高山上無林木之處，氣候已頗寒冷，且夜間多霧。當夜我住在帳幕中犛牛就在旁邊，以便擠乳，卻又遇到一陣暴風雨，但不久即止，這是本季內最後一次了。明日天氣尚佳，出帳幕外一看，閃耀如藍色寶石，或紫色水晶的龍胆屬花，一叢叢的點綴在草地中，我見了如獲至寶。一週後，天將降雪，朔風怒號，雪花自西藏吹來。夜間仰視天空宛如一塊黑色絲絨上嵌着閃耀的明星，皓月自連綿不絕萬山千壑的山脈背後昇起來時，有如巨大銅盆，重重山影織成一幅美麗的夜景。這夜也是我住在營幕中之最後一夜了。因爲此地不久要下雪，這班牧人已開始遷移他們所有的一切，向低處山地去度冬。高山坡上的草，受朔風一吹，業已枯黃，除了這搖曳生姿的龍胆屬花草，還在欣欣向榮之外，這牧場上的草已不能作犛牛的飼料，所以他們必須到較低山地處，另找牧草地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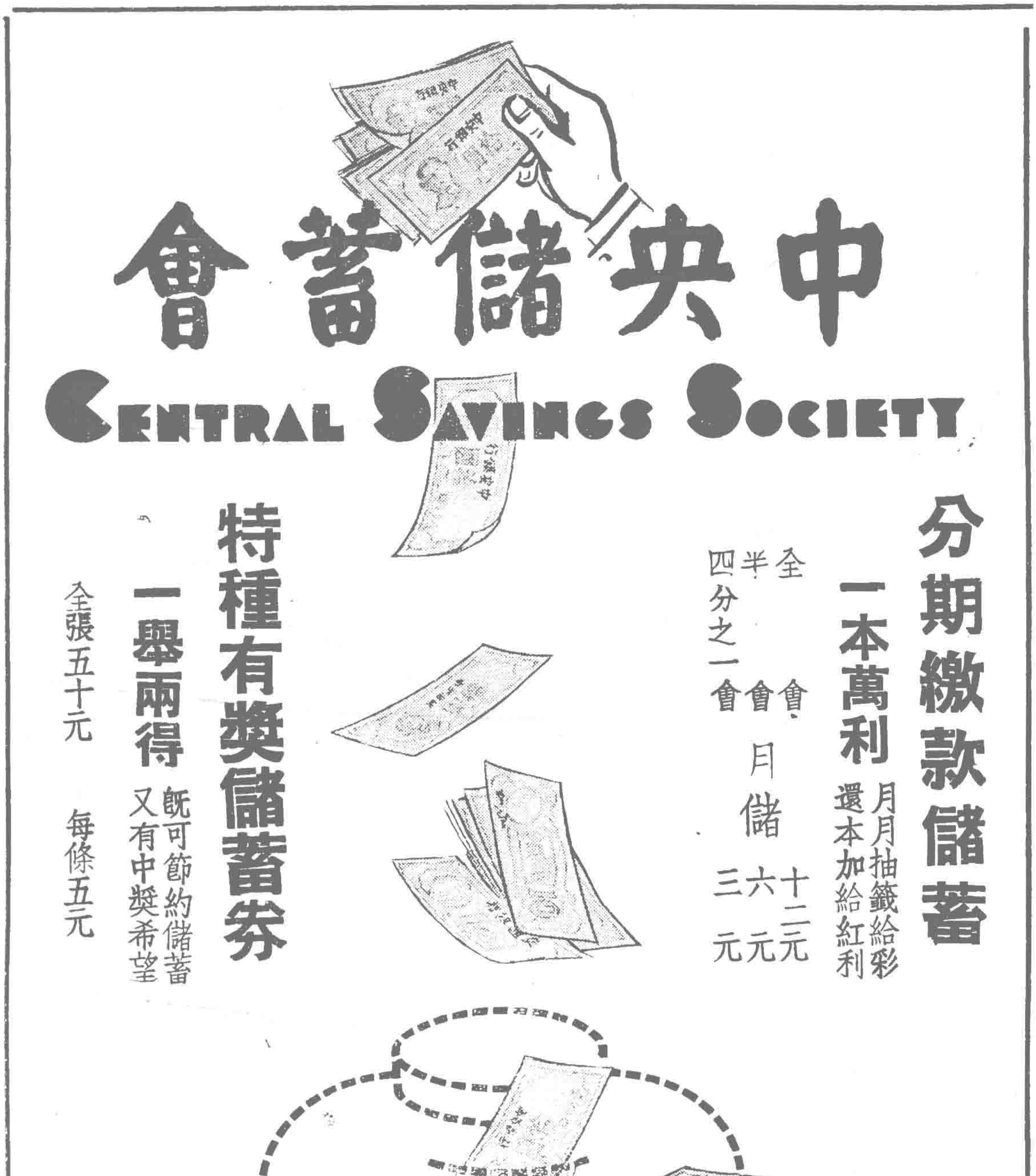
圖爲藏人擠犛牛乳，此圖係由寶與拉山回提郎宗時所攝，圖中之草地其高度至少在海拔五千尺之上。

我仍舊返到提郎宗，此地氣候尚稱和暖，村民已把玉蜀黍收割下來，堆在木架上，有如堆積稻穀一般，放在屋外空場上，玉蜀黍的外殼已經除去，黃澄澄的堆着。屋頂上則有一堆一堆血紅色東



買戈村位於寶興拉山上面，犛牛正在裝載行旅。此村地勢甚高，氣候寒冷，故不生穀物。其中石屋為牧人之住屋。

西，那是此地出產的番椒，採下置在屋頂，以待風乾。故家家有這般紅色的番椒，及橙黃的玉蜀黍交映在農民家中。其實這兩種東西，也是村民的主要食糧。此時，提郎宗上的農田多已空閒着，不種東西了。村旁一條在夏季發喧鬧聲的溪澗，至此水量漸落，流水似乎已經沒有力量，大河中的水，亦將乾涸。村民正在預備一年一度的慶祝收穫節，宛如平原上農民的歲暮景象。此時我的箱籠中已充滿了各種種子，於是在蒙耶爾區六個月的採集工作便告結束，當即離此向南過外喜馬拉亞山脈，兩週之後，仍回到印度平原地方了。



中央儲蓄會
CENTRAL SAVINGS SOCIETY
分期繳款儲蓄
一本萬利
月月抽籤給彩
還本加給紅利
全會、月儲十二元
半會 六元
四分之一會 三元
特種有獎儲蓄券
一舉兩得
既可節約儲蓄
又有中獎希望
全張五十元
每條五元
上海：天津路二號
Tientsin Road, Shanghai
重慶：五四路五十七號
57 Wu Sze Road, Chung-king

四四一〇七八

海上日記（下）

糜文開

——萬里南遊的片段——

悠閒的海上生活

二月十六日　浪平以來，船上人都活躍着，或閒談，或眺望，或下棋，或唱歌，撲克麻雀亦有之。全船充滿怡悅的空氣。有人竟說，如此航海，就在船上過他一輩子也不妨哩。

十七日　昨晨特地早起看日出，被天邊的雲遮着，沒有看到。今天爲了定要看他一下，一覺醒來見窗外晨光曦微，便趕快披衣到甲板上去。可是抬頭却只見弦下月，正高懸天心，原來還剛過半夜。此刻月明人靜，照着海面銀光閃動，四顧水天盡頭，了無一物，祇感宇宙間惟一月一船與一自我耳。

黎明時再出來，仍未見日出，還是被天邊一抹濃雲遮掩了。

下午船上無線電消息，報告上海的時局情形，和英日在南太平洋形勢緊張，心中殊爲不安。明晨船到新嘉坡，總可得到一點確實的消息吧。

十八日　同室黃君因到星埠上岸，一天亮就起身梳洗，我因也要上岸看元瑜姊（任教華僑中華女子中學）預備跟他一起上岸，所以也隨卽下床。可是經過醫生檢查後，船上人說非星埠旅客不准登陸。船上旅客都覺得很苦悶，因爲我們的船，這幾天來孤獨得像金魚似的，被束縛在玻璃缸的海天中，悶得已經夠受到了。一個新鮮地方，總想上去觀光一下。尤其是可以打聽一下時局現狀。我呢，因爲持有外交護照，除非星埠已到了極度緊張時期，登陸總不成問題的。後來領港的來把船領進封鎖線，星埠政府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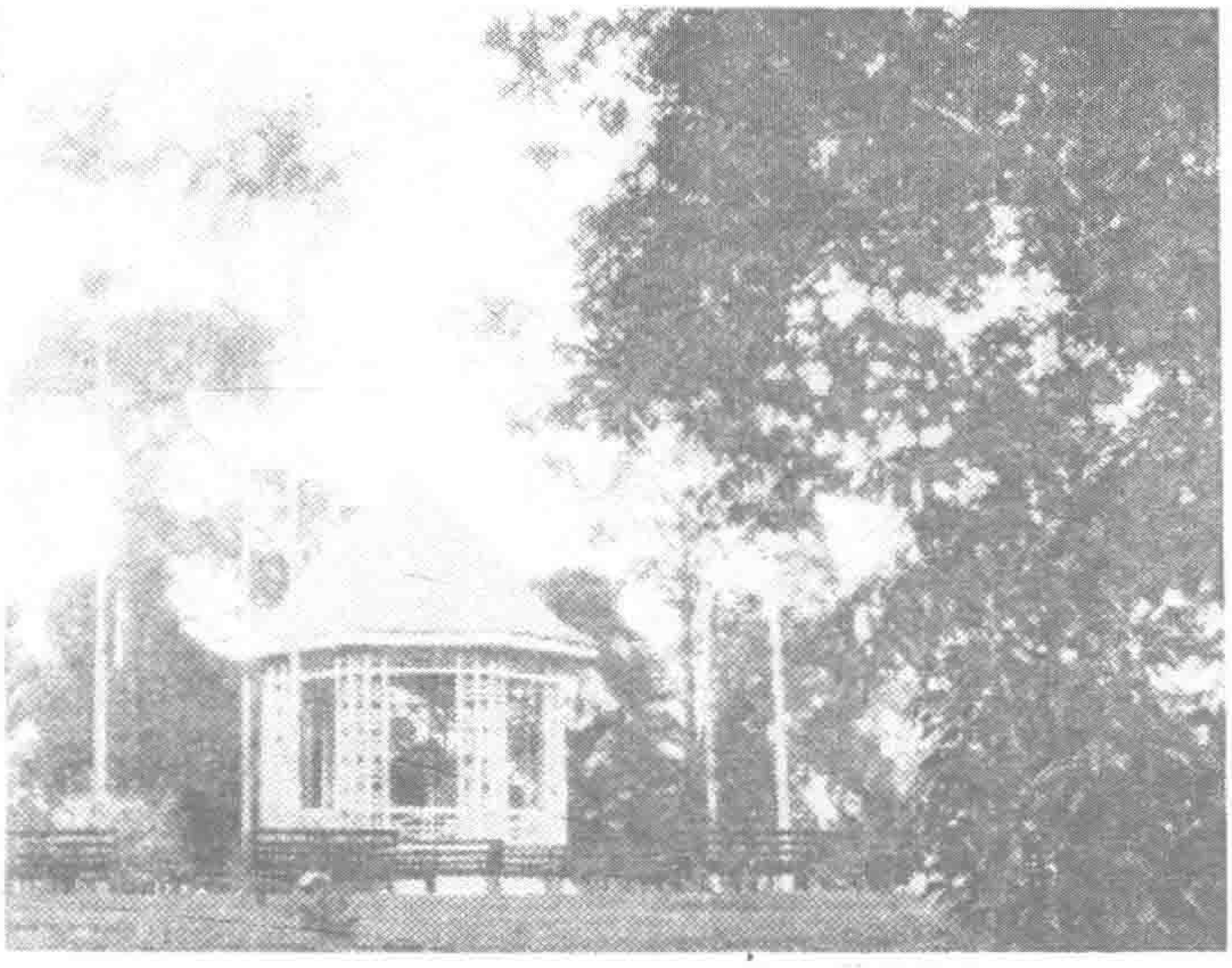


新加坡碼頭及郵局

四四一〇七九

關來查過每人發了一張登岸證護照給帶去待船到檳榔嶼發還，我的護照當時就發還當然更可憑照上岸了。於是待十二點鐘船泊定了，便與八號房江劉二君隨同黃君登陸。

上岸後問元瑜住處Cuppage Road竟無人認識。後僱車先至劉君熟識之仁濟藥房去。但劉君雖係廣東人祇能廣州話，不懂汕頭話；江君雖係福建人祇能福州話，不懂廈門話，對洋車夫竟無法說明目的地。用筆寫他們又不識字國語英語上海話更不行。後請人用汕頭話翻譯車夫始明白，抵仁濟後與劉君約六時再在藥房相會，一同返舟。江君即再伴我去找高卑奇路，路上遇雨，雨後馬路上熱氣蒸騰，但天氣也就涼爽了許多。見元瑜後即在她那裏午飯。飯後元瑜陪我們遊植物園，出門適望見劉君在汽車中，正是他友人宋君開自備汽車陪他四處觀光，我們三人即同乘宋君車遊覽。



新加坡植物園音樂亭

植物園中完全熱帶風光，古怪花木多不識者。林中獮猴來路上，人至不驚，擲以花生，即兩手遙接而剝食之，亦不追人，亦不互爭，蓋習慣使然也。

出植物園，到羅敏申路，又與宋劉二君分路。我們到中國旅行社小憩，又去星洲日報訪郁達夫君，未遇。折至小坡訪楊惺華君亦未遇。

晚飯後至娛樂大戲院看影片羅賓漢後，即辭元瑜至華星找劉君，至則宋君又陪我們遊大世界。大世界內居然全是中國玩意兒，十時至紅燈碼頭僱電船返海利。

此次登岸知星埠局勢曾一度緊張，元瑜校中也有一位同事已逃回上海，現空氣已稍和緩，並覺星埠華僑確實十分活躍，到處是我們的世界，星埠五十餘萬人口華僑却佔其五分之四，來此者無異身居國內。但我國人各操方言，言語不通，實在是一大隔膜。現南洋各地華僑小學已都用國語教授，其國語運動的成績，不下於華僑的故鄉閩粵哩！

十九日　晨六時船離星埠，時太陽尚未露面，尚可見星埠燈

四四一〇八〇



檳榔嶼風景

火點點。上午行馬來海峽中，涼風吹拂，沁人心脾。下午臥房中悶熱，閒坐飯廳瀏覽書報。是時遠處有閃電之光，晚飯後忽窗外高呼看魚出視水上有閃光點點似螢火，觀者麏集，均以爲魚目之光。李君以籃設法張捕之良久，見有光停籃中，急拉起檢視光雖在籃縫中而不得其物，斷其非魚。我想這或者就是夜光蟲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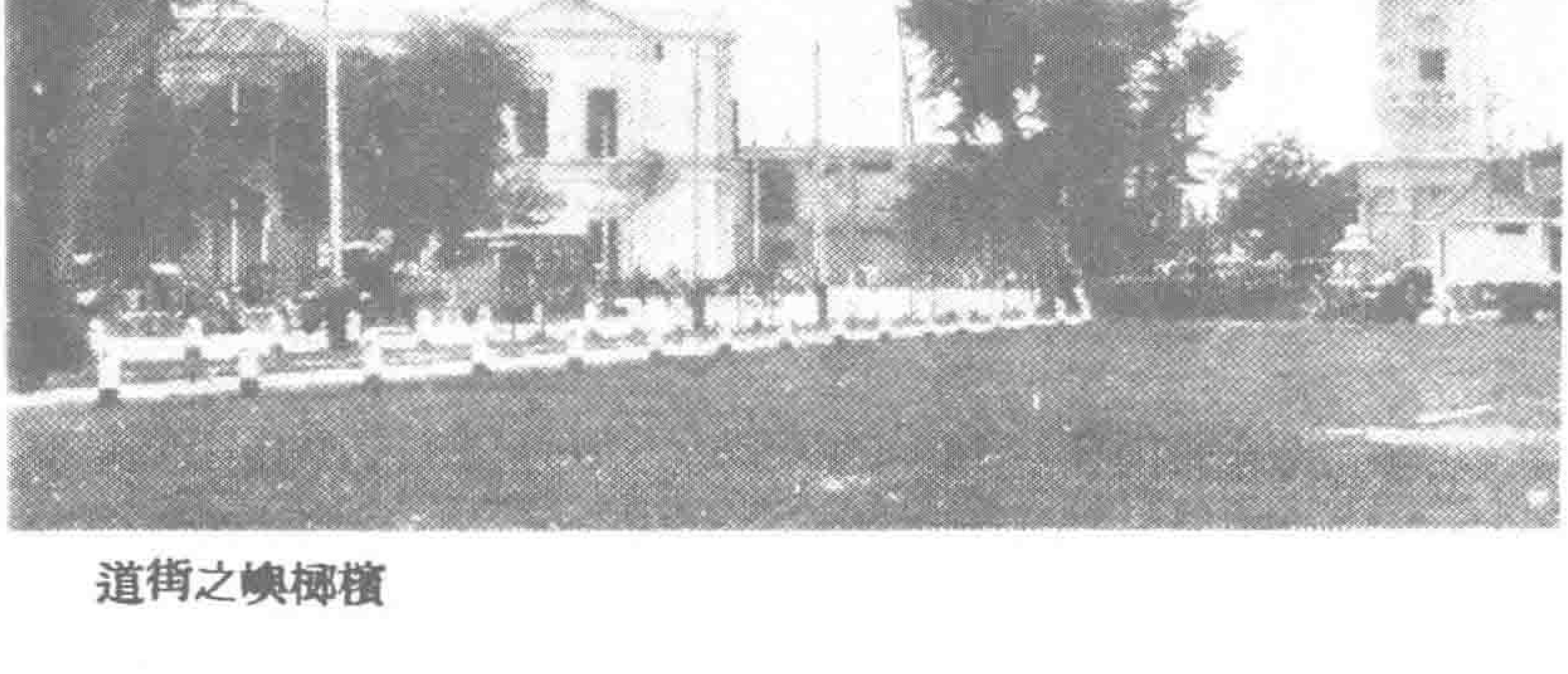
明晨船就可抵檳榔嶼。所以早睡。預備明日早起，上岸遊覽。

檳榔嶼一瞥

二十日　一覺醒來，滿室紅光，即披衣下床觀日出，但爲海岸所阻，仍無緣見浴海之旭日。日出前滿天紅霞，半海紫靄，倒也鮮艷可觀。後來見時有水母漂浮海上，很有趣，或云有毒，故不敢撈取。

九時，船抵檳城，淺海作嫩綠色，舳艫滿佈，來往於微波盪漾中，一片太平景象，殊足安慰人心。

十時，與江劉宋春李諸君同僱劉子登陸。我們六個人都是生客，且當地無熟人可找。因此包一汽車遊覽，就請車夫兼嚮導，倒也經濟而



檳榔嶼之街道

且省事哩。

首去青雲岩，福興宮，因該廟供奉青色毒蛇，不噬人，故俗呼青龍廟。沿途椰子成林，疏幹高矗，上拂雲天，下有馬來人繞廬而居，廬均高架空中，門前扶梯，扶梯上下，蓋以避虺蟒，防雨水也。路上馬來婦女頭頂什物，姍姍而行，宿昔畫中所見者，今均親臨目睹。

途中遇雨，身亦涼快。

次至極樂寺，寺在白鶴山上，因雨未止，即在山麓餐館午膳。膳畢雨霽，拾級而上，畫廊連接，兩旁林木蔭翳，林中流泉潺湲，入耳可聽。寺爲華僑所建，頗爲宏大深邃，不讓國內叢林。中有萬佛塔，可登臨遠眺。適僧衆拜佛，華僑女信徒赤足參加者亦五六人，其聲高低疾徐，彷彿大音樂隊。

出寺又去升旗山，該山高二千六百尺，爲一避暑勝地。上山電車工程艱於香港半山換車，且經隧道一處。上山時雲氣籠罩，一片溟濛，二丈外不見一物。抵山頭，微雨，不能遠眺，摸索得別墅旅舍數處，類多空屋無人。正擬下山，忽見日光透露，雲氣消散，遙見檳城與海輪隱雲海中。俄頃而紅樓黃寺，碧海青山，歷歷在目。而環顧駐足處，樓台處處掩映林間，正滿山別墅，恍然如夢遊仙境也。

三時十五分復乘車下山，中途忽又聞驟雨聲，探首窗外，乃山泉潺潺也。逾半時抵山麓，仍坐原車去新花園，其處林中之猴，一如新加坡所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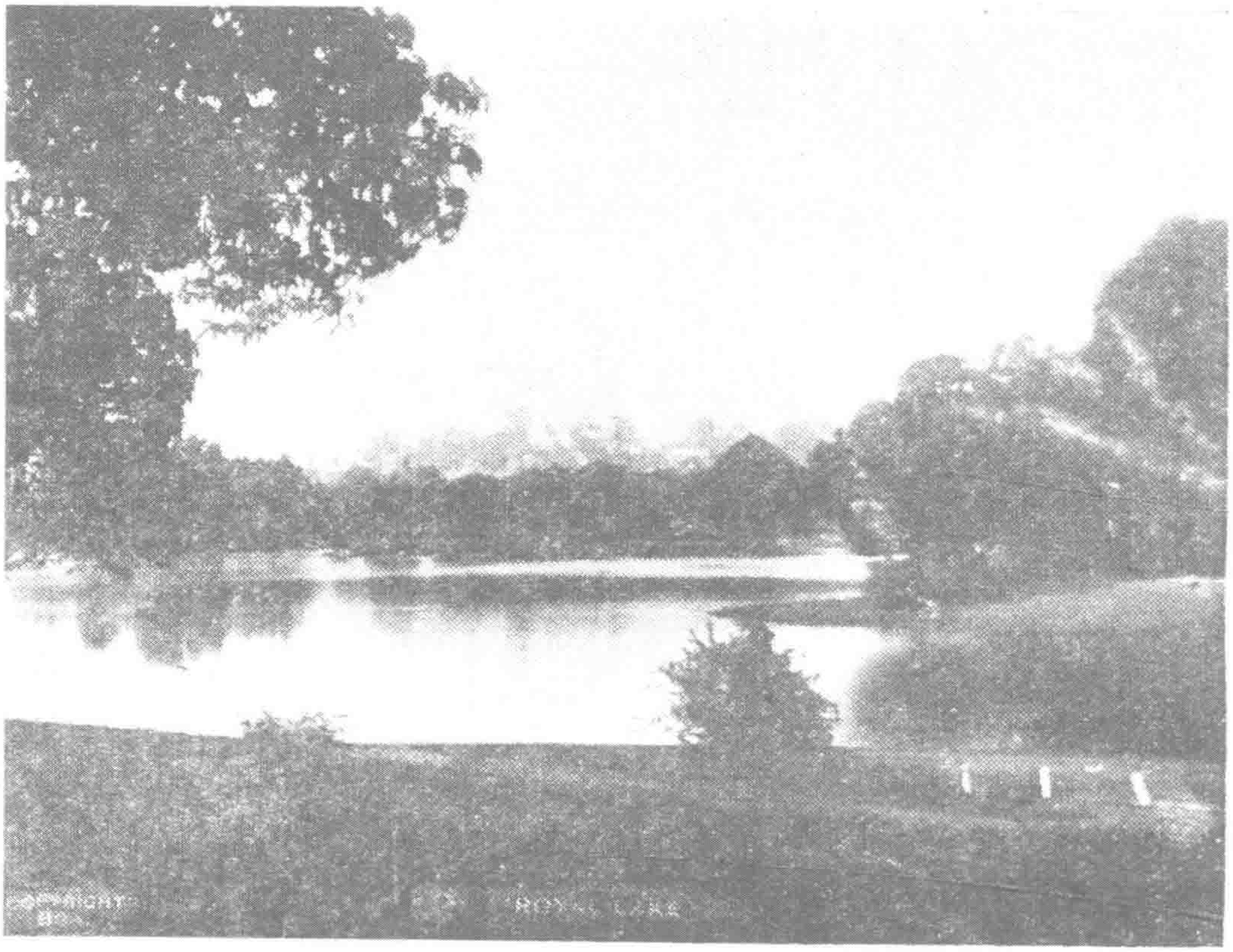
車返檳城，又經各馬路觀光，街道整潔，人行道邊林木成行，無異一大花園，不愧有「東方樂園」之稱。遊畢全市，尙祇四點一刻，因相約理髮，並在太白樓晚餐而返。

返船沖涼後，擬即睡，忽檳城又來一客，與余同室，因又閒談多時，始寢。

二十一日　晨八時離檳城，計自上海南行萬里至新加坡，已近赤道（北緯一度十五分）折西北行，過馬來海峽至檳城，則已入印度洋，至此竟作正北前進，蓋繞道馬來半島故也。（上海至仰光共計三千三百六十英里，將來滇緬滇黔湘黔三鐵路完成，若從鐵道來往，則不過二千餘英里，可縮短三分之一路程。）

新近在印度洋有二商船失蹤，故入晚不許點燈，羣集甲板仰首觀星宿以爲消遣，八時即就寢。

二十二日　到了這裏熱帶地方，沒有幾天，脚趾縫的濕氣又癢起來了，手掌上也脫了一層皮。明日就到仰光了，人家都說仰光氣候惡劣，到仰後我身體不知要否起什麼變化呢？未到仰光我恰先神經過敏地預先臆測起來，原來初來熱帶都要生熱病一次，症象頭痛，胸悶，發熱，全身骨節疼痛，隔一二日至三四日身上透紅點始痊，俗稱新客病。



仰光御池及金塔遠眺

這幾天特地早起看旭日，未達目的，今天却看到了落日，那圓圓的太陽浮在海面上，不到三分鐘便被波浪吞沒了。

晚上仍是關窗熄燈。

目的地仰光

二十三日　晨起東方微紅，殘月尚掛空中，正盥洗間，無意中却抬頭見窗外旭日一綫露海面，凝視之，殷紅如胭脂，趕快放下手巾，憑窗觀賞，則已成半圓形。俄如血球湧出海面，盪漾波面，如在躍動，未幾色漸淡，目漸眩，已不能逼視了。

十時許，春君來報，海水已由深青變淡綠，水面見樹葉，離仰光應不遠了。其歡欣之情，一如哥倫布之發見新大陸。於是各自整裝就緒，發付小賬，並互換通訊處，佇甲板以待船之到埠。

十二時，海水黃濁，鷗飛繞船，遠見天邊一抹綠色，皆以爲必緬甸海岸，船已在依洛瓦底江口外。漸近，乃又爲綠水洋。過綠洋一帶，水又泛黃濁，且時有泥沙自水底冒出海面，氾成牡丹朵朵，使海面變作一綉花大地毯。至此，始見天邊海岸斷續，漸辨遠樹若霧。包君遙指林表有晶

瑩如星光一點者，曰此卽遠近聞名之大金塔也。

時迎面海風拂人，頭帶與鬢髮飄飄而動，全船男女旅客，均對仰光有所憧憬，遙看金塔高矗，有如身去蓬島者。移時，舟入江口，忽覺熱風炙人，自船頭吹來，始悟仰光之如火洲，信而有徵。

三時許，船泊仰光江中查驗護照，卽有一鴉來集船頭，但是在多鴉的仰光當然這也不足爲奇。

五時船靠碼頭，黧黑之印度苦力躍登艙面，一踴而上，爭搬行李。劉君達人來接，眷因托彼電話領事館來接，豈料爲時已晚，館中已無負責人。海關檢查行李甚嚴，課稅亦重，凡新置物品均不免。劉君代爲僱車赴館，抵館已晚間八時了。



仰光大馬路之一

晚飯後進西瓜楊梅，舊曆新正賀年，每饗客以西瓜，故有過年吃西瓜之諺。

沖涼畢，打開舖蓋，正擬就寢，澧哥夫婦，相繼返館。問訊之下，始知方有宴會及出席緬中文化協會歸。我在香港所寄航快，尚未接到，今日猶函滬催我快來。我自香港至此，只十一天，離上海也只隔十七天，可說一路順利，行程迅速了。

談話間，知渝地一面盆價至數十元，一肥皂價亦數元，嗶嘰等料乃最名貴禮物。余由滬擕來之衣料食物尚在海關，須明日去交涉領回，送禮一事只得作罷。我在途次，覺自上海經香港新加坡至此，物價愈走愈貴，還是以上海爲最廉。可是把薪水階級生活來比較，仍是上海生活最困難啊。

仰光地位邇來日見重要，華僑亦日增，但生活程度的迅速高漲，已成爲戰時世界各地的一般情形。此地華僑閩人最多，粵人次之，江浙人以前絕無僅有，今亦漸多。但均善英語，因此間除非能閩粵方言，否則連與華僑談話也以英語爲便。

談到十一點鐘方就寢。躺在床上，想明日開始辦公，又是另一新環境，須得重新努力應付之。

四四一〇八四

川東壯遊（三）

天涯游子

十五 鐵門檻之奇險

忠州前面是陽沱溪，又是一段冗長而險苦的四十餘里的水程。陽沱溪的盡頭處及其週圍地區是一片無人地帶，以前是盜匪聚集之區，目前已比較好了。不過商旅們如在此間泊船，晚上睡時，必須警醒一些，帶有防身武器的，也應隨時作着準備。

前面不遠處到了鐵門檻，它是蘭朵壩砂島前端上的一個叉口。這個叉口舟子們對之非常畏懼，如遇風勢向下游吹去時，船要想駛過去那更非常的危險了。在風平浪靜的時候，民船前駛，必須先用一根粗索拖扯，一端牢扣在岸上的岩石上，另一端則牢扣在桅桿下部，然後再小心謹慎的搖那大櫓，船才慢慢地向前駛進。橫過雩沱溪後，船更側行前進，此時粗索已經完全拉得縮緊，不住地咯吱咯吱在發聲叫着，最後突然猛烈的一拼，粗索立刻中斷，船就飛一般的向對岸駛去了。這時船夫們已經筋疲力盡，汗流浹背，那船老闆才笑逐顏開，撫愛地拍着船夫們的背。如果船隻在此不能駛過那急流和漩渦，那末不幸立刻就要降臨了，因為船必立刻衝向下游去，而在下游却正好有一個礁岩橫在江中等待那一瀉而來的船隻，結果當然是不堪設想的了。

在許多危險的叉口之中，鐵門檻是最危險的一個所在，安全地駛過了鐵門檻以後，前面就是一段平靜而安適的江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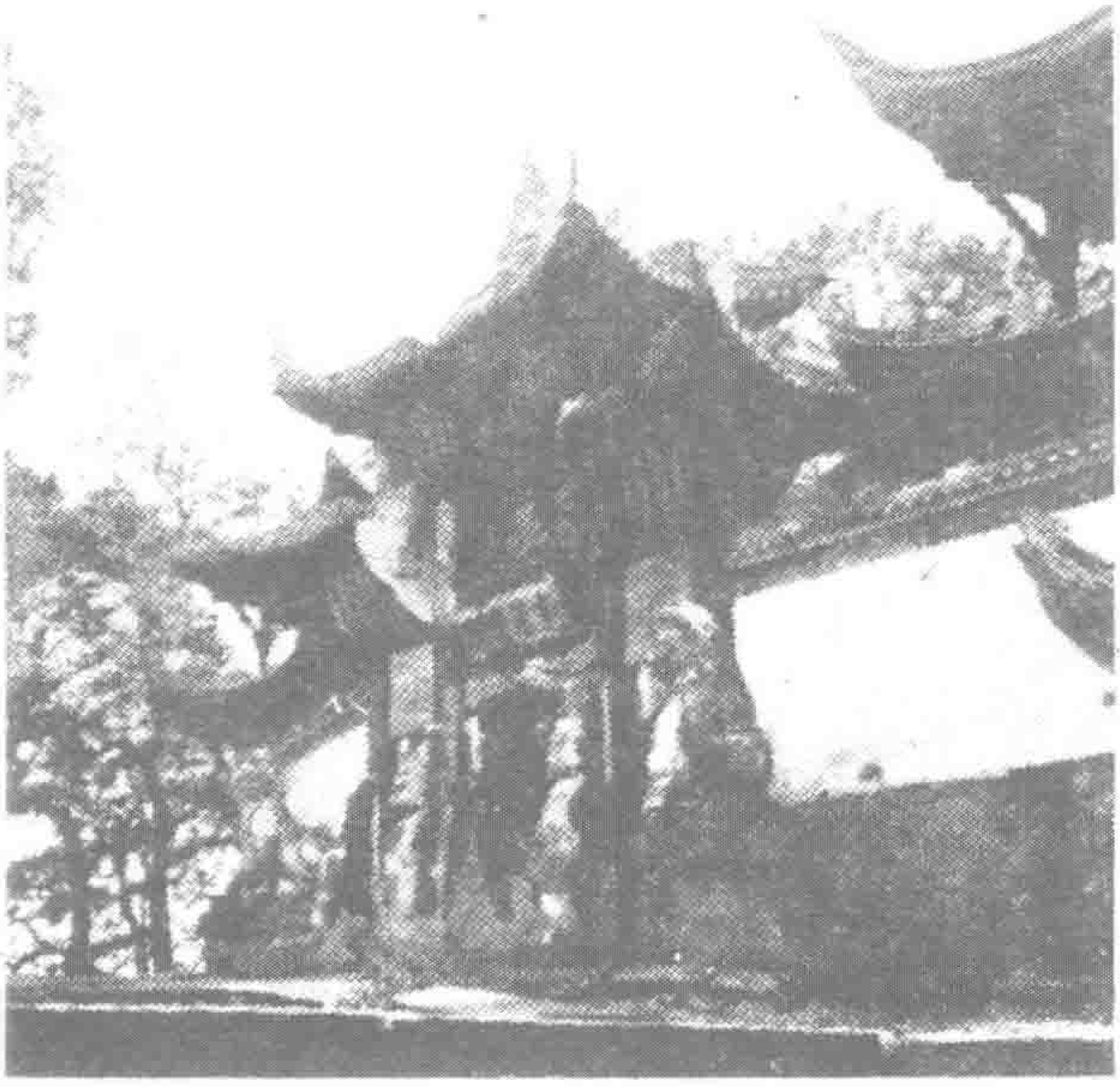
十六 豹子嶺

二十餘里的長江波濤帶我們到達了豹子嶺，那裏有道低長的山岸，從兩岸伸入江的中流。船隻要駛過那左岸的山崖時，必須要僱請一個本地的領港船夫才行。這班當地的領港船夫操縱船隻非常靈巧，他架舟駛過那在礁岩之間的峽谷，這個峽谷狹得非凡，而且像扇閘門一樣，看來簡直是不能駛行船隻的，但是他安全而又輕快地就駛過去了。他將船扯來轉去，船身不會碰損絲毫，真是極好看的奇事，而他們的水上本領就可想而知的了。

十七 酆都城一個平凡而現實的城市

前面，酆都城就高高地顯現在眼簾之前了。城市伸展在一帶低卑的江灘上，後面襯托着險峭的羣峯。七八十年之前，舊酆都城曾為洪水所淹，城市一部份被毀，大水以後，就在安全地帶的江

坡上面另行選擇了一個場所，再建縣城，就是現在的酆都。城牆頗爲堅固，但是江水在暴漲時，仍不免時常光臨，所以有些居民依然喜歡住到舊城的廢址那裏去，雖然它也已經在七八十年前的大水以後，又遭到了許多次的衝毀。



酆都城天子廟

酆都是一個著名的進香勝地，那裏有一個天子山，在那樹木叢密的山頂上面有一個廟宇，裏面供奉的是陰曹和閻王。據當地人民的傳說，據說這個閻王在不知什麼時代——大概是古時代了——曾經看中了一個女人，那個女人後來出嫁了，在行婚禮時，閻王就去將她勾了過來，作了自己的太太。她的肉身現在雖已只存骨骼，但是仍舊濃裝艷抹，坐在這位陰天子的旁邊。當然這是一片無稽的鬼話，不過，對於我們煩倦的出門人，却未始不可姑妄聽之，解消一下旅途中的倦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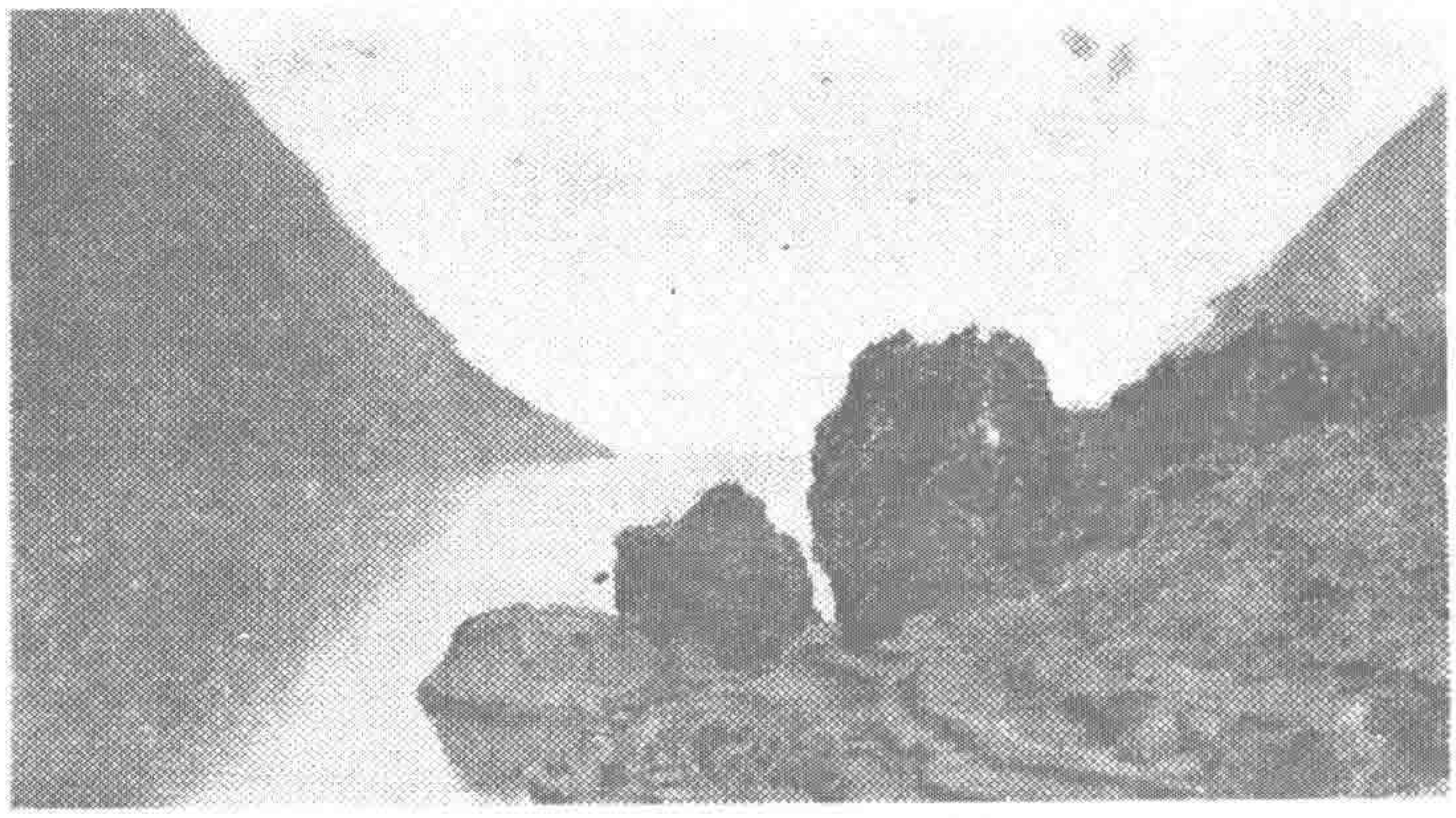
還有，據說天子山是人間專司頒發「上天路引」的辦公地方。廟內就有這種奇怪的「上天護照」發賣，一元錢一份，據那班和尙說，無論那一個只要手持「上天路引」便可不問生前功罪，登入天堂。但是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路引」上必須要有廟內大方丈的蓋印，和縣老爺的官印，此外還得加上一個北斗星君的七星印，這是使「上天路引」能夠發生效力的必需手續，否則就是有了「路引」，天堂裏也要拒絕進境的。正好似你經異邦或到外國去，護照上沒有領事館的鋼印和簽字，是要享到閉門羹的一樣。無疑的，這全是那班和尙們想出來的鬼把戲，欺騙愚夫愚婦，借此斂錢而已。

總之，酆都城是一個同其他普通城市一樣的人間現實世界，那裏毫無荒誕的鬼的世界，以前種種怪異恐怖的傳說，都出之一班和尙尼姑和別具用意的人們，而無知識的人們却爲他們做了義務的「廣播電台」，遂使酆都城變爲了一個幽靈世界，其實是完全沒有那囘事的。

四四一〇八八

十八　觀音灘

由酆都上駛十餘里，江面卽越行越狹，在那洶湧的水波上面，出現了一個艱險難行的惡灘——觀音灘。觀音灘在春季江潮高漲之時，特別危險，有的船隻甚至停泊不走，等那潮水減退了再走，往往一等就得多天。灘旁邊還有一個礁岩，名叫大佛面，也是一個險惡的地方呢。



觀音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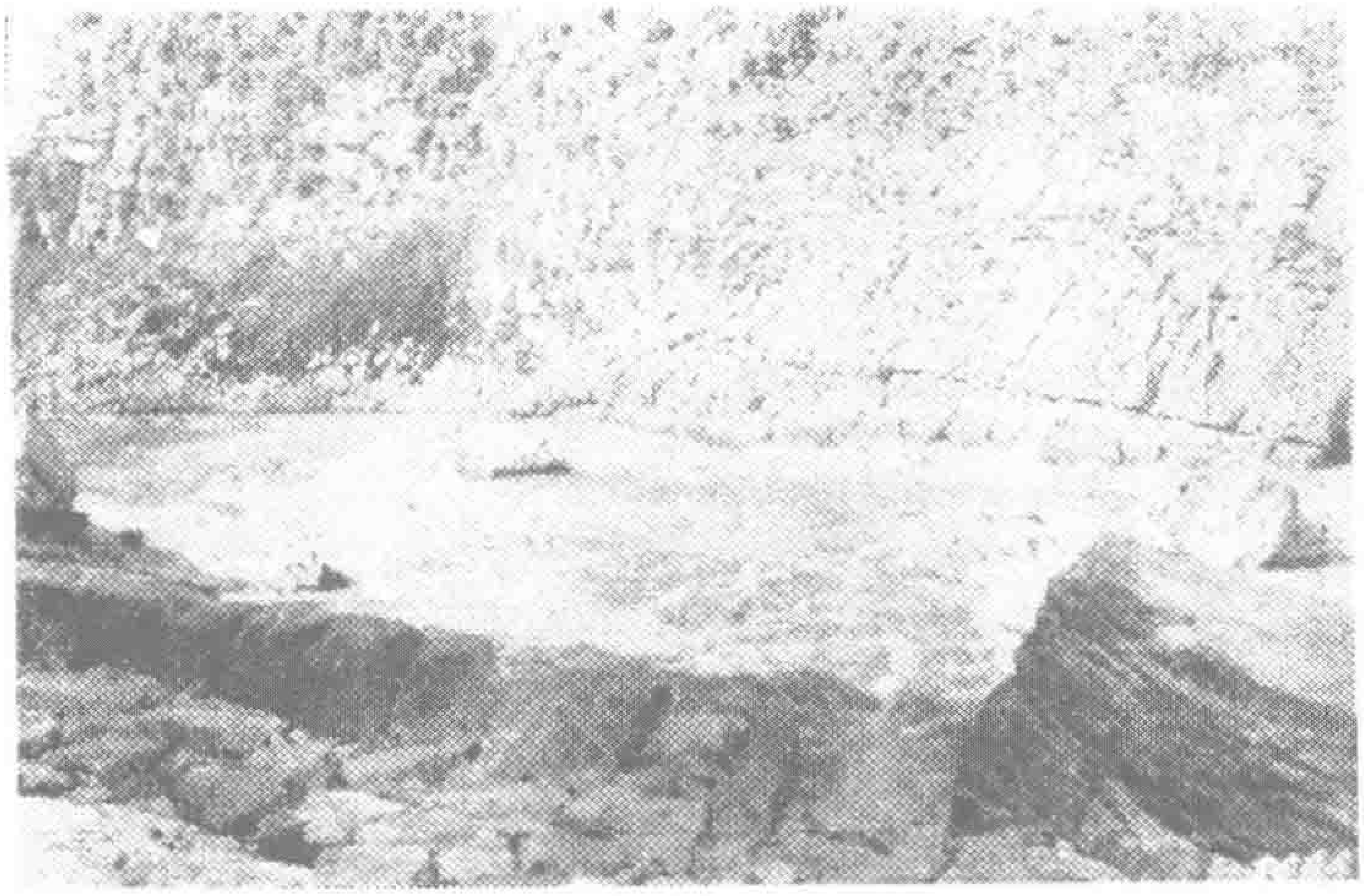
目前正在水淺節季內，我們的船隻駛過那大佛面巨礁和觀音灘時，週圍一帶的水勢倒非常平靜而和柔，使人不能相信這兒在江潮高漲時，却是那凶暴而巨大的漩渦和急流的險地。所以在江潮高漲時，此灘之名觀音灘，似乎不大相稱，實在要叫它是「鬼釜灘」才是。但據船夫們說，觀音灘的名稱自有其極深刻的含義，因爲凡任何不幸的船隻在灘上觸礁遇險，漂流江中，那末此時只有求觀音菩薩仁慈的保佑，使全船乘客得以安然渡過那凶惡可怖的漩渦，衝進安穩的地點上去，否則那爲江水淹沒而滿身長滿了尖角的礁岩只要在船上劃割一下，船就立刻破裂，更無生望，只有觀音菩薩來救苦度厄了。而在事實上，許多乘客，尤其婦女們，在船過此灘時，無不事先大唸其觀音菩薩救苦救難的。

十九　涪陵一瞥

從酆都至涪陵約七十里，船行二日可達。在水淺時候，路上的水程大半都很平穩。但在水勢高漲時，那就非常難走，而且有許多危險。其間有一個最險惡的江灘，兩旁礁崖矗立，江潮衝激，小船要繞過那個灘角，實是最困難的事情。此外，還有一個險峽，尤其是在那條長江大支流——龔灘河——泛濫的時候，江峽就變成了一個最凶險的漩渦。據說小舟如駛入漩渦中，那立刻就打起輕快的旋轉來，好似在跳華爾茲舞，突然溜入漩渦中心，船竟然可以給旋轉得倒立了起來。所以船隻在駛過這個漩渦時，必須非凡小心謹愼地在它外圈上邊慢慢溜過去，要隨着水勢自外轉去，絕對不能給水勢向漩渦裏圈轉去，不然的話，一被捲入漩渦中心，那就永遠不能回出來了。

涪陵是個大城市，整潔美麗，矗立在長江右岸，正當長江及其

大支流龔灘河的匯合點上，河中可通大民船，直至龔灘，龔灘是在貴州邊界上的一個市鎮。



龔灘

在龔灘河中行駛的民船，士名叫做「彎屁股，」它們確乎是長江中最奇怪而有趣的一種船隻，船身中間成絞形，而且絞轉得非常厲害，使得船尾都彎了過去。最初建造時為什麽要將船屁股彎得這樣厲害，其用意已經無人知道，連「彎屁股」上面的船夫們自己也莫明其妙。他們只知道歷來相傳的一句答話：『因為龔灘河中只適用「彎屁股」船啊！』

二十　到了重慶

離涪陵後，沿着那綿長廣大的沙洲之濱，和那岩石形成的江



重慶鳥瞰

四四—〇九〇

岸前駛，岸上是起伏而且是開墾得很良好的斜坡，遠處又是高偉而崎嶇的峯巒，船行二天就到了長壽縣城矗立在一個高崗頂上，有偶頭可以通達渡口正在一帶風景如畫的谷口那裏。雖然是在今天，一種舊時代的風氣依然籠罩住了這個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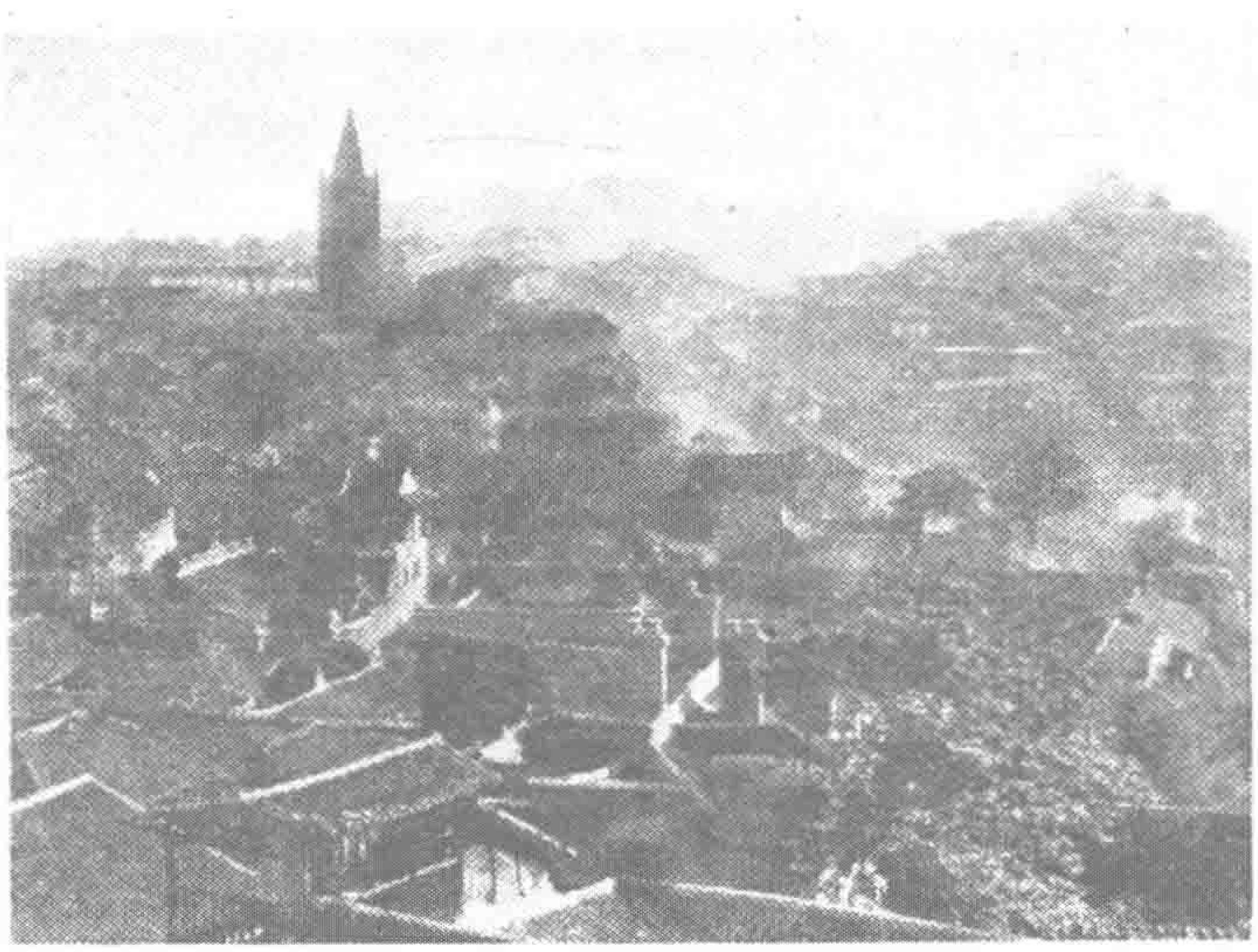
由長壽開船前行，二天的水程，即可到達重慶，途中還有兩個險灘，一個叫野騾子，水淺時更為險惡；另一個叫銅鑼峽，水漲時則非常危險，江潮奔騰衝激，變成一個急流了。所以現在雖說重慶已近，但一路上仍不能過份太平而樂觀，須待駛抵唐家渡後，才能稱安全到達了。唐家渡是一片廣闊而平靜的江浦，就在銅鑼峽對面，景色頗美，歷來稱為「重慶之鎖鑰。」

再自唐家渡上駛，繞過一帶長及二十里左右的馬蹄形江灘，就到了大佛寺。船行至此，必須暫停一下，船老闆和船夫們一定要上岸去，向那尊大佛叩頭拜謝，然後再向重慶埠頭內駛行過去。至於那班迷信的旅客們，當然也是一定要上去燒香叩拜一番，因為他們認為一路上歷經危險而得平安到達，完全是出於佛菩薩保佑的力量。

此外，則有一件一定不能忘記的事情，就是乘客們到了此地，必須大家拿出些錢來，備些酒肉魚菜，請船上人大吃大喝一頓，旅客們也參加在內，大家都吃得非常高興而有趣，因為已安全到達目的地了。

在一個晴朗的日子，我們到達了重慶；這時重慶的景色和氣象，確是非常壯麗而動人的。那座偉大的灰色的古城，矗立在一帶高偉的岩崖半島之上，嘉陵江在此同長江匯合了起來。古城的這一邊有長江翼護，而長江後而更有高及幾千尺的大山拱衛着；城的那一邊就是那較為狹小的嘉陵江對岸即是重慶的姊妹城，江北。在長江的右岸那裏還有幾個小村落，村外有兩塊大石，據說就是禹王的母親和妻子的棲息之所。

城外的江濱那裏，極目所及，擠滿了無數的大小船隻，氣候萬千，蔚為壯觀，我們就到了這偉大而熱烈的舊時古城，今日新都的重慶了！



重慶市屋宇櫛比人烟稠密

樂西公路建築經過

沈錚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次跋踄於湘黔黔滇和黔渝公路的時候，所經的崇山峻嶺懸崖深谷使我們嘆爲人類征服大自然的奇跡！那時就聽到幾個工程師述說關於築路時的困難，例如路工在山頂築路，他們的飲食必須從二十幾里之外運來；所飲的水，不幸而有毒質的話，那沒死傷就很多；切石機開山時，大石塊從山上墜下來，因而壓斃工程師和工人等等的駭聞也不一而足。那時我們聽了他們的話，眞有說不出的感慨，覺得今日我們得能利用這公路，莫不由於偉大的人力所賜，眞是值得我們大大的頌讚呢。

現在又得到關於建築樂西公路時，一節可歌可泣犧牲者和大自然再接再厲搏鬥的堅毅經過，且把它寫在下面：

在樂山至西昌，貫通四川和西康，長及五百二十五公里的公路，尚未正式開放之前人們對於這條公路無不當作傳奇一樣的談說着。一切建築經過的秘密，依然給崇高的山峯遮蔽着，但是經過了相當的時日和偉大人力的累積，終於把一切情形披露於世，給人們以不可磨滅的印象。

從樂山出發，經過重慶以西二百五十公里，越過峨嵋，迤南而至西康的西昌。這段公路的建築，是從一年半之前開始按着堅定而遲緩的步驟進行。直到去年間，由於最高當局的督促，交通部指爲一樁至要的工作，動員一切可用的人力物力和經濟資源來建設這一條主要的交通線。

最後的測量完成於廿八年三月，八月裏開始在人口較密，比較容易着手的一段地方動工。嗣後，經過完密的準備，關於勞工，食糧，工料和機器的配置，卽在最艱難的各段也逐一解決了。這是廿九年初，到這一年下半年間，才開始把切石機等從很遠的東部搬來，繼續工作。

在山谷中築路，最大的困難之處，爲極少居民的區域，和極度惡劣的天氣。許多山脈，常年給瘴氣和冰雪籠罩着，使一般路工的衣食住，必須從極遠的距離運去，因此成立了一個運輸組，包括騾駝，船隻和各色車輛，全都動員着運載供應物品至工作區域。至於工人的健康問題，由衛生署隨隊設置十四個醫藥站，和許多流動

四四—〇九六

給築單位，盡量加以調劑。

勞工管理也是非常困難的問題，許多工程師和管理員只能刻苦自礪，用忍耐寬容和適應環境的方法，來解決種種困難。十萬勞動者，男工和女工，大半是當地所徵集補充的，以前都沒有經過組織，直到經過相當時期的訓導纔能指揮自如哩。

勞工動員裏燦爛的一頁，是一萬個玀玀族人參加工作。這樣一來，他們就解決了稀少人口區域缺乏勞工的苦悶。這條公路在西康省所經的地域大半是人烟稀少的地方，平均每方公里只有四個人，因此勞工多數是從四川輸入的。按照徵工制度，每個工人必須從工一月，一月之後再重新被徵作別項工作。

許多軼事傳說着關於英勇的事蹟，那些事蹟看來是天然的阻礙，沒法剋服的，然而後來竟成功了。在四川和西康邊界處，有一個馬蹄形的山谷，一百五十英尺深，名叫「峽崖谷」。從谷的這邊到那邊，切石機在開動之前，需耗費半天工夫去位置它。在那懸崖之上，那些工人既不能找尋安全地點躲藏，又得在高空忍受極銳厲的狂飈和冰雹的侵襲，在那崖上工作的時候，就有四十個工人跌入谷中，葬身其底了。

同時，有一隊工人，經過一條狹徑，翻越一座削壁似的山丘，那個前導者名叫錢學文的，陡覺澈骨似的寒冷，雖然他已給很高的熱度所苦，但仍舊繼續做他的領導工作，直到他被迫屈服的時候，那次據說犧牲性命的很多哩。

到今年一月底，路基已奠定，可以勉强通車，今年七月底路面舖成，從此可以正式通車了。

試車的那次，小汽車一輛，運貨卡車二輛，用每小時平均十四．三公里的速度，在三十六小時四十分鐘內完成全程交通。預料正常情形之下，小汽車兩天可達，運貨卡車三天可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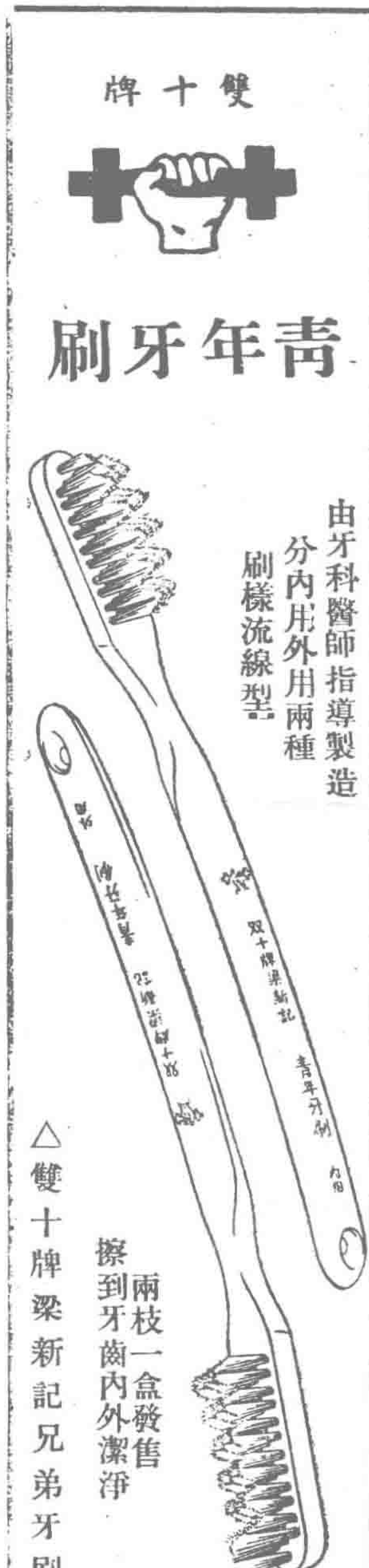
全路建築耗資七千萬元，這條公路，無疑地也是重慶和外間直接聯繫的一條重要公路。其他公路為川滇，川湘，川陝，川桂，和最近完成的成康公路（成都至康定）無論如何，就建築一方面說，樂西公路建築的困難超過其他一切公路。除了從樂山到峨嵋，大橋到西昌二段，合約一百三十公里，比較平坦外，其餘都是從懸崖削壁，險峽，飛瀑和暗谷中努力開發而成。

樂西公路在建築工程中打破了幾項最高紀錄，開土工程在滇緬公路是四千五百萬方米突，雖然樂西公路只及它的四分之一，但是地形上使建築更感困難。滇緬路最高的所在，高出水平線二千六百米突，最低處七百米突，兩者相懸一千九百米突，而樂西公路兩者相差二千四百米突，在中國公路中可說是最高紀錄，樂西公路最高處，超出水平二千八百三十五米突，也是最高紀錄。

和滇緬公路比較，這條公路的削度可以說較爲平坦，全路平均削度是百分之十，在通直處路面僅寬四個半米突，但轉灣處較爲寬闊，邊緣處都按照正常距離和設備而建築。

這條公路的重要性，不只是四川和西康之間交通的改進，而是想從這裏開闢另一條國際路線，此外無盡藏的天然資源，可以藉此開發；藥材，森林，天然原料，可製造軍火和礦產資源的那些富藏，據說都充滿着在那個區域裏，直到現在這出路方才溝通哩。







四四一〇九七

遊覽宣傳問題（上）

佘貴棠

「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聞之不如親見矣。其疊崿秀峯，奇構異形，固難以辭叙，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飛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千古矣。」

——才絹記江水黃牛灘引袁山松語

一

遊覽事業以製造「服務」為目標，一般產業以製造「貨物」為目標，是為遊覽與他項產業顯著之不同點。各項貨物胥得憑藉運輸之機構，輾轉遞送於消費者之手，惟遊覽之服務則受有地域之限制，消費者必自動負臨於遊覽資源較為豐富，遊覽建設較為完備之地區，以是宣傳為推動購買力之工具，有裨於普通貨物之銷售，而基於就地消費之特質，尤為遊覽事業中心問題之一焉。

例如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日出版之美國廣告雜誌印刷所之油墨 Printer's Ink 預計一九四〇年度美國遊客可應用於歐洲大陸之遊覽款項，約為一萬萬四千萬美圓，其言曰：

「自本年九月歐戰爆發以還，美國旅行業之最大競爭者已不復存在。歐洲各名勝之地以吸取大量美圓者，在一九四〇年及其後之數年間，將不為遊覽市場之因素……

「美國旅行業之當前兩大問題：（一）原定用於歐陸之遊覽款項，是否仍將用於其他地方之遊覽？（二）若然，將用於何處地方？此第一問題之答案當為「是」字，關於第二問題則美國本國，西印度羣島，加拿大，墨西哥，中美洲，南美洲，阿拉斯加及夏威夷將各作誘致之努力。……

「於此有須注意者，美國國內原作旅行宣傳之團體，如抱有『既不遊歐必將遊美』之心理，以為可不必更作大規模之廣告，則實係危險之心理。

「此額外之收入，須以額外之宣傳程序獲得之。」

處目下商戰劇烈之時代，宣傳策略關係之重要，可不待贅述。

二

主持宣傳之機構如政府及公益機關，旅館餐館等供應機關，及鐵路航空公司輪船公司等交通機關各國殊不一致。惟比較通行者當推團體聯合之方式，及政府主動之方式。團體聯合可以美國爲例，如新英格蘭六州組有協議會 New England Council，從事宣傳運動，該地區內計有遊息地三萬六千方英里，海岸線二千五百英里，沙灘浴場一千所，山徑五千英里，史跡多處，自一九三二年發起該項運動後，遊人顯有鉅數之增加。又如加利福尼亞州有南加利福尼亞全年總會 All Year Club of Southern California 成立於一九二一年，其時每年遊客約爲二十萬，均於冬季來遊，侯一九三六年即增至一百萬之數，內冬季遊客四十萬，夏季遊客六十萬，爲南加洲僅亞於石油業之一大企業。又如加利福尼亞州八縣及俄累工州一縣合組之紅木國協會 Redwood Empire Association，含有地方議員，新聞紙出版家，各地商會，旅館及名勝地點協議會，停車站及加油站，汽車遊客宿所，地產商，公路協會等單位，可覘其聯合宣傳方式之發達。至如旅館協會及鐵道協會，於宣傳方面致力亦多。政府主動，可以歐洲大陸各國爲例，此外如新西蘭之政府遊覽局 Government Tourist Bureau 自一九〇一年起即已組織成立，除刊發宣傳品外，義務答覆一切旅行問題，南非洲之宣傳及旅行部爲政府鐵道及港務之附屬事業，以宣傳與旅行並稱，自爲重視宣傳之明證。加拿大之旅行署爲政府直轄行政機關，一九四一年二月六日首相金氏 W. L. Mack enzie King 有公開函致美國人民曰：

「余得代表本邦人民向本年度有意來此遊覽諸君致歡迎之意，彌感欣慰。

君等蒞臨遊覽，在進入敝國國境時，當不感任何困難，亦無須攜帶護照；君等之行動將不受限制，所享之自由亦與遊息於國內時了無差異。

君等所值者將爲充滿友好情緒之鄰人；敝國國情及社會制度有與貴國不盡相同者，然諸君或且因此而益感遊觀之興味。此間有良好之公路，園林，湖沼，江河，山嶺，草原，及恬靜之田舍，並有規模宏大之國立公園，專爲加拿大人民及其友人之休憩遊娛而設，吾儕所引以自豪者，尤在旅館及鐵路設備之完善，而公路及支路附近亦不乏舒適之宿所。

君等之用款得沾匯兌之餘潤。（譯者按：美圓一元可兌得加圓一元一角左右）君等所消費之美圓，將爲加拿大政府撥充在貴國購料之貨款，而所購之材料即爲保衛貴我兩國共

抱之自由公正等理想之用。敝國現處戰事狀態，惟君等縱情遊娛，將不受絲毫之影響。」

此函徧載美國各大雜誌，不啻官方對於遊客之歡迎詞；又意大利全國遊覽事業協會所發宣傳品，刊有影寫版首相墨索利尼親筆致辭文曰：「余願意大利能招致最大多數之遊客，本國景物雄奇，人民肅穆好客，接待遊人，具有熱忱；」一九三九年瑞士國祉利克舉行全國博覽會，該國大總統先期於遊覽總局公報發佈致遊客歡迎辭曰：

「瑞士聯邦頃擬就宏大而雄偉之計劃，於國家經濟，國民特質，文化造詣，作全面之展覽。凡於瑞士國民生活，如工作，文化，藝術，科學，歷史傳統，及其應付時局之積極態度，俾為前途之保障感有興趣者，此博覽會之啓幕，實為無上之良機。……

余得於此代表瑞士人民及政府，向外國遊客及準備來會參觀者致熱烈歡迎之忱，不勝興奮光榮之至。」

以美國私人企業之發達，一九三八年南加利福尼亞州旅館協會，且有籲請總統宣佈一九三九為「美洲觀光年」See and know America Year 之議案，具見官方主動宣傳方式之流行，殊不以全能國家為限。（見一九三八年八月號旅館月刊）

三

各國遊覽宣傳，方式既多，工具尤繁，而其本質所在，初不外下列三項之範疇，（一）遊觀之利便（二）食宿之供應（三）費用之核算。

（一）從事宣傳者恆強調當地遊覽資源之優勝，其景物或為自然，或為人工，惟以宏偉迥異其他地方所不經見者為尚，例如瑞士之阿爾卑斯山萊蒙湖，法國意大利之地中海海岸，加拿大美國西部之落機山脈，皆為宣傳之資料；山川古蹟之涉有動人之故事或傳說者，如印度阿格拉之蒙兀兒皇后陵寢塔日馬哈爾 Taj Mahal，荷蘭桑達姆之俄皇彼得大帝僑寓小屋，法國盧昂之貞德姑娘殉國處，比利時布魯塞爾之加維耳護士 Nurse Edith Cavell 羈押所（Prison de St. Giles）尤足以增發遊人之情興。此項勝地名蹟，可供瀏覽者計有若干處，距離若何，有何交通工具，需時若干日，皆為有意來遊者不可不知之事實。又如運動有何設備，狩獵有何定章，年中有何節日，娛樂有何特徵，亦均宣傳家留意之要點（按照一般情形，某一名勝地區必須兼備多種誘致之條件，庶可適合多數遊客之興趣。）對於外國遊客，本國入境手續，關稅條例，尤須詳細說明。

（二）遊客所感覺興趣者，多數為大自然之景色，或且為原始民族之文明，惟其遊覽期內之生活方式，則必須維持水準以上

之程度（英語謂之 Amenities of modern civilization），食宿供應必符合某種衞生及舒適之條件。此項情形在遊覽事業新興諸國尤有努力宣傳之必要。一九三八年，美國康奈爾大學旅館專科主任米克教授 Prof. Howard Bagnall Meek 遍遊世界各地，考察旅館情形，其記錄連續刊載旅館月刊，對印度頗有譏評。該月刊編者附加按語，謂米克教授之批評，不啻為美國旅館作鼓吹，有志遊覽外國者，盍留意各地食宿之情形云。由是可知食宿設備在一般遊客心目中所具之影響。日本觀光局刊發之英法文宣傳小冊有云——（英法文本措辭稍有不同，大意相符，）

「各大都市及名勝地區皆設有高級洋式旅館，其設施及膳食等皆達於現代之標準，而同時保持日本固有好客多禮之傳統。和式旅館亦大都裝置現代設備，且在努力改善之中。」

語語針對歐美遊客心理，頗饒參攷價值。

（三）遊客於出遊之前，恆須確知其所需之費用，代理遊覽業通行之包費旅行制 Inclusive Tour 即為適應遊客預核費用之需要而產生。今美國報章雜誌多有「前往某地若干日共需若干圓」之廣告例，如輪船公司經辦之西印度羣島巡遊 Cruise 頭等艙若干圓，二等艙若干圓，遍遊各島共費若干，只遊一二地需費若干，皆有明確之數字。又如旅館，一人連膳需費若干，二人需費若干，附有私人浴室者若干，不附私人浴室者若干，球場租費若干，游泳場應否另付費用，皆為一一標列。蓋遊覽事業當為適應大衆社會之事業，而一般遊客之用款須求適合其個人之預算故也。

進一步言，除上列基本條件外，從事宣傳者須善用當前之時機，是為宣傳之原則，而於遊覽宣傳尤屬切要之圖。例如澳州聯邦之全國旅行協會 Australian National Travel Association 於歐戰爆發後，宣佈其標語曰；

The travel trend is to Australia!（旅行之新趨向是到澳洲去！）

大意謂前此住居印度錫蘭及遠東各地之英人，原有經過相當時期返歐休假之習慣，今則以戰事蔓延，往返殊感困難，澳大利亞天氣爽朗，景色瑰麗，交通及食宿供應均達現代標準，娛樂運動亦多便利，堪稱休假者之樂土。（新西蘭新印之宣傳品論調大致與上相同）又如加拿大之魁培克州原多法國諾曼提之移民，今蒙特里奧爾市操法國語者猶占全市人口三分之二，宣傳家謂該市為「僅次於戰前巴黎之法國文化中心」，遊客宜感觀覽之興趣。美東南部阿拉巴馬州為紐約軍區新徵兵員訓練營之所在地，該州總商會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份在紐約泰晤士報刊登廣告曰：

「本年夏假清來阿拉巴馬州探望紐約區新徵之兵員，彼等

今在軍中將不能返歸紐約，君等盍南下一探視之，俾得於營伍間相見。」堪為利用時機之實例。

其次從事宣傳者應注意本土與宣傳對象間社會狀況之異同。文化上之淵源如美國人之於歐洲日本人之於中國，往往可以構成宣傳之基調而激發對方之趣味。第一次東洋觀光會議（一九三五年五月在東京舉行）印度國有鐵路代表泰特上校 Col. G.T. Tait 有提案曰「促進佛教聖地瞻禮旅行，」其要旨謂東亞各國佛蹟頗多教徒為數尤衆，應作相互聯絡予以提倡。澳洲聯邦向採白人政策，為英國海外屬邦血統最純粹之地方，其宣傳文字強調大不列顛精神，謂英國僑居外邦人民之子女除遣還本國就學外，當以澳洲為理想之教育環境。新西蘭為新興之自治領，其歷史既非悠久傳統習俗遂亦不如母國之錮固，故其宣傳文字會標示新西蘭人獨立自尊之個性，而說明其樂於接待外國遊客之心理。凡此皆有以宣揚本土有利之因素，自為對外宣傳之良策。

四、

宣傳工具日趨新異，惟文字圖畫（或照片）之運用仍佔最重要之地位，其間以報紙雜誌為媒介者可不限於一定之形式，單獨散佈者則以小冊 Pamphlet 及招貼 Poster 二種為最普遍。小冊或作摺頁式 Folder 或作書籍式 Book 通常長十英寸左右闊四英寸左右，惟袖珍小冊亦有小至長四英寸闊三英寸者，書籍式小冊有大至長十英寸闊六英寸者，大致以文字為主，圖畫或照片為附。招貼通常長三英尺闊二英尺，小者長二英尺半闊一英尺半，均有直置橫置兩種，大致以圖畫或照片為主，文字為附。小冊可納之袋中為遊人隨身參閱之用，招貼多張之壁上為遊覽經理處或公共場所點綴之用，以是用途各別，措辭及構圖亦異，前者重詳盡；後者重扼要懇切週至之言辭多見於小冊，色澤濃厚之圖畫多見於招貼，此其大較也。圖畫有兩變格，一為地圖，一為漫畫圖，前者如對外交通圖名勝地點圖名城市郊圖，後者如奇特之人種或生物（如印第安人之羽冠，加利福利亞州之紅松木，澳洲之袋鼠，南非之斑馬）偉大之建築物或標記（如巴黎之愛菲爾鐵塔，紐約港口之自由神像，）特殊之地形（如落機山之高峯，密喜干州之湖沼）詭異之風俗（如荷屬東印度巴利島土人之舞蹈，日本之「能」樂）均可資漫畫家之取材。又漫畫往往與地圖相配合，例如公路地圖中地形人種及生物之特點，宿所餐館及加油站之所在地，運動及遊息之場地，均可用漫畫標列，俾閱者於一瞥中獲有生動之印象，自有冗長文字所不可幾及之效率。此外照片與漫畫地

圖相配合，得以產生切合實際之印象，亦遠較單純之圖畫為有效。

（套印名家之繪畫自勝於普通之繪畫）

圖畫之價值恆高於通常之文字，第一回東洋觀光會議美國運通銀行 American Express Company 代表賽西爾氏 Mr. L.F. Cecil 發言謂一紙圖畫之價值約等於三頁至四頁之文字。荷屬印度旅行事務所刊印之荷屬印度遊覽雜誌 Tourism in Netherland India 即以應用最多之圖畫及最少之文字為原則，其意謂荷屬印度之魅力，可以「自然之形態」獲致應得之效果，因無待於「人工」之說明。（見該事務所成立二十五年紀念刊）意大利之全國遊覽事業協會曾刊有宣傳月刊曰意大利 Italia 內容圖畫極多，以風景照片及名畫印本為主要部份，該國景物原甚秀麗，古代遺留之建築亦夥，以入鏡箱，殊富美感，又名家繪畫足以表顯南歐之風物，宗教之傳統，及歷代藝術之造詣，故均饒宣傳之價值。

善用地圖之例，如加拿大托隆托市皇家約克旅館 Royal York Hotel 印發之宣傳小冊，繪有市街地圖，凡市外重要公路通達該館門首之路綫，皆以紅色標明，美國遊客以自駕汽車來加遊覽者為最多，此項地圖之設計，當可收宣傳之實效。

善用圖畫照片之例，如美國聯合太平洋鐵道 Union Pacific System 印製之賽翁國立公園小冊，中多自然彩色之照片，其關於杉木懸崖 Cedar Breaks 之說明曰：「該地印第安人之原名為『彩色山崗之圓陣』，實則為多數懸崖之組合，崖上之高崗，臨於深峽，圜列如輪端之軸，色彩絢縵，鮮艷異常，多數之山巖為赤色，或為橙色，巖巔之杉樹為綠色，介乎二者之間者，有赭，黃，紫，灰，白諸色，經某藝術家考察，共有六百種。」若此不同之色澤，自非彩色之畫景不能狀繪其真相。

利用圖畫及照片時，應顧及印刷之技術，排印外國文字，此點亦須注意。滇越鐵路局所刊之中文雲南小冊，在越南印製，其中文字體排列欠齊，大小不一，日本觀光局所刊法文小冊 Visitez le Japon 拚法間有錯誤，自不足謂已盡宣傳之能事。

宣傳小冊之印發者，為各國主持宣傳之機關，其散佈者，則多為遊覽經理處，遊覽經理業者往往加蓋橡皮印章，俾收受是項宣傳品之遊客，得相近問詢及辦理購票等事項，而緣是有損封面之觀瞻，亦事實上所恆有，故邇來流行之式樣，為在小冊底頁預留相當空白之地位，並註明「請向下列機關接洽」字樣，似為兩全之道。又有註明「請向某某遊覽經理處接洽」者，則為對於該經理處積極合作之姿態，似可在宣傳工作中產生更大之效果。（待續）

歐美采風記（卅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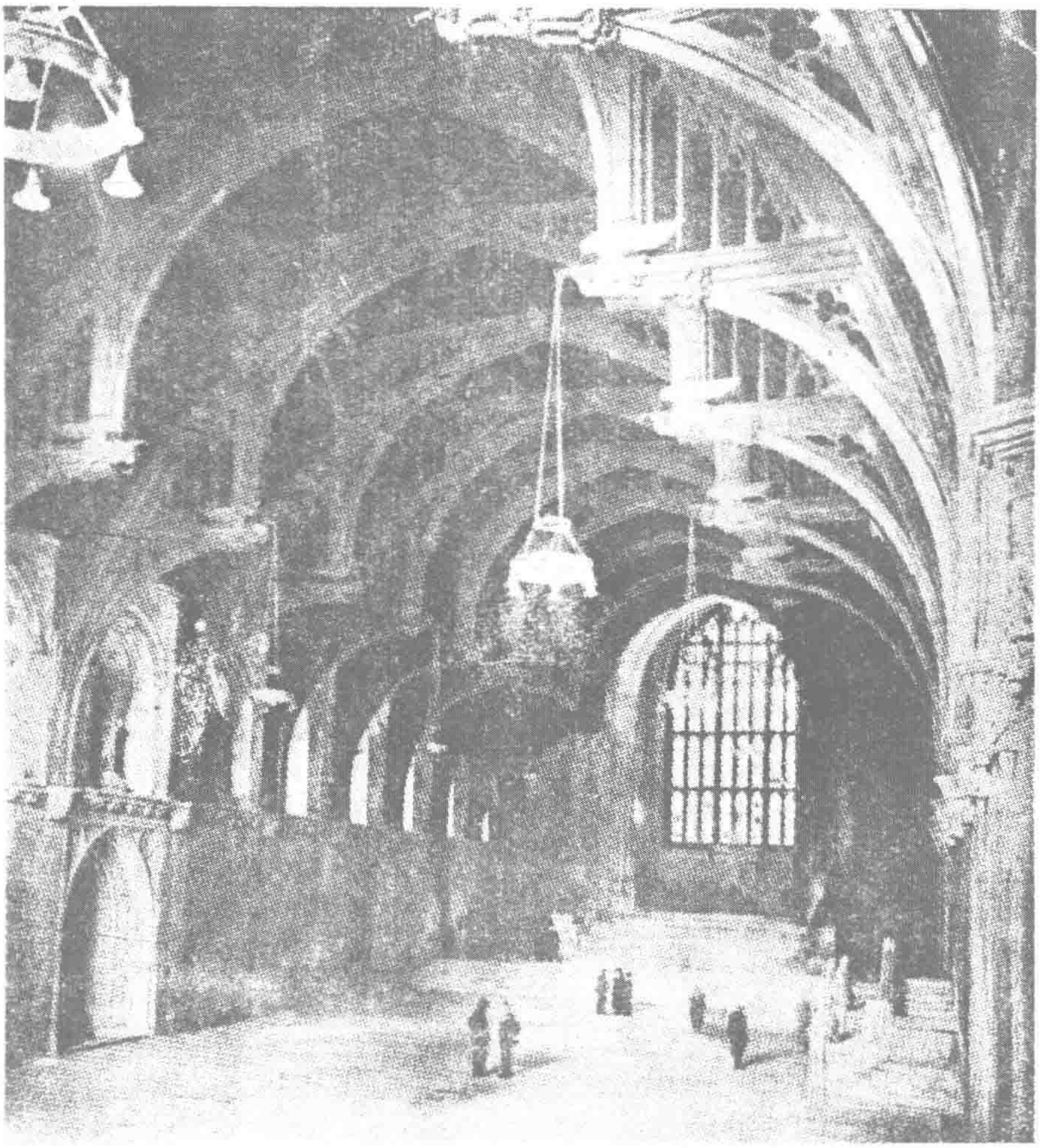
沁明女士

從上議院出來，經過一個小穿堂，走完一條長廊便到了中廳，長廊裏面也是畫滿了一幅一幅的歷史故事其中一幅是五月花船（May flower）由英起程赴美洲的陳蹟，直到今日，美國人猶以他的祖宗坐此船去美爲榮耀，爲美國貴族的身份證。中廳是間六十尺直徑七十五尺高的八角廳，圓的屋頂上嵌了極精細的凡尼斯鑲工（Venetian mosaics）通長廊的兩門上嵌着聖喬治，聖大衞聖安得思及聖柏屈克四位衞國之神的肖像，壁隙內有王帝們及名臣的石像。穿過八角廳又走進一條長廊，像第一條廊內也有八幅大壁畫，走完長廊經過又一個穿堂，便到了全球注目的英國下議院。我們被上議院的富麗色彩迷了心竅，走進下議院，頓時爲這裏簡潔樸實的環境清醒過來。這會場比較小一點，祇有七十五尺長，四十五尺闊，四十一尺高，雖然議員已經減少到六百十五位，坐位却只有四百五十一個，所以凡遇大辯論時，便會有搶位子的情形發現。議員的年薪是四百鎊。房間的北端是衆議長席（Speaker's Chair）他的坐椅右首是政府黨（Government Benches）的坐位，左首是反對黨（Opposition）的坐位。兩面的前排位子祇有閣員或前任閣員可坐，房間的兩邊有兩條小廊，右手是贊成廊，左手的是反對廊，遇到需要投票時，先鳴鐘通知，然後贊成者由右廊返回座位，反對者由左廊返，此時有檢票員計數，以決定如何通過。議長 Speaker 的前面是書記官，他的桌子上放着議院的權威的標記——一枝擎桂（mace。）樓上是新聞記者廊，再上是婦女廊，對面在各國使領及貴客的坐位上面還有會員廊。

從下議院又折囘八角廳，從右手的一個門內便走進了聖斯提芬廳，在這個舊址上原來有一座聖斯提芬教堂，爲數百年下議院集會之所。裏面當然又畫滿了關於議院成立的歷史故事，我們就是要記也記不清楚。接着看的是威斯明司脫廳（Westminster Hall）這所廳要算是倫敦第三個古蹟，（記者按：第一古蹟爲倫敦塔，第二古蹟爲威斯明司大教堂。）是威廉盧福司（William Rufus）於一〇九七年命造的，後來幾次擴充，直到一三九七年李却第二命令把它再改造所加添的橡木天花板（oak roof）允稱爲營造上一奇蹟。所用的木料，都是自六七百年老樹上取來的，產於英國塞杉克司（Sussex）樹林中。可惜近來已被

年月剝蝕，另用鋼架去撐持保護它。這所廳是全世界最大的無棟建築，雖然面積有二百三十八尺長，六十七尺闊及九十尺高的大尺寸，而裏面沒有一根直柱擎撐着，後來所加的鋼架，不過是因爲年代太久遠，不得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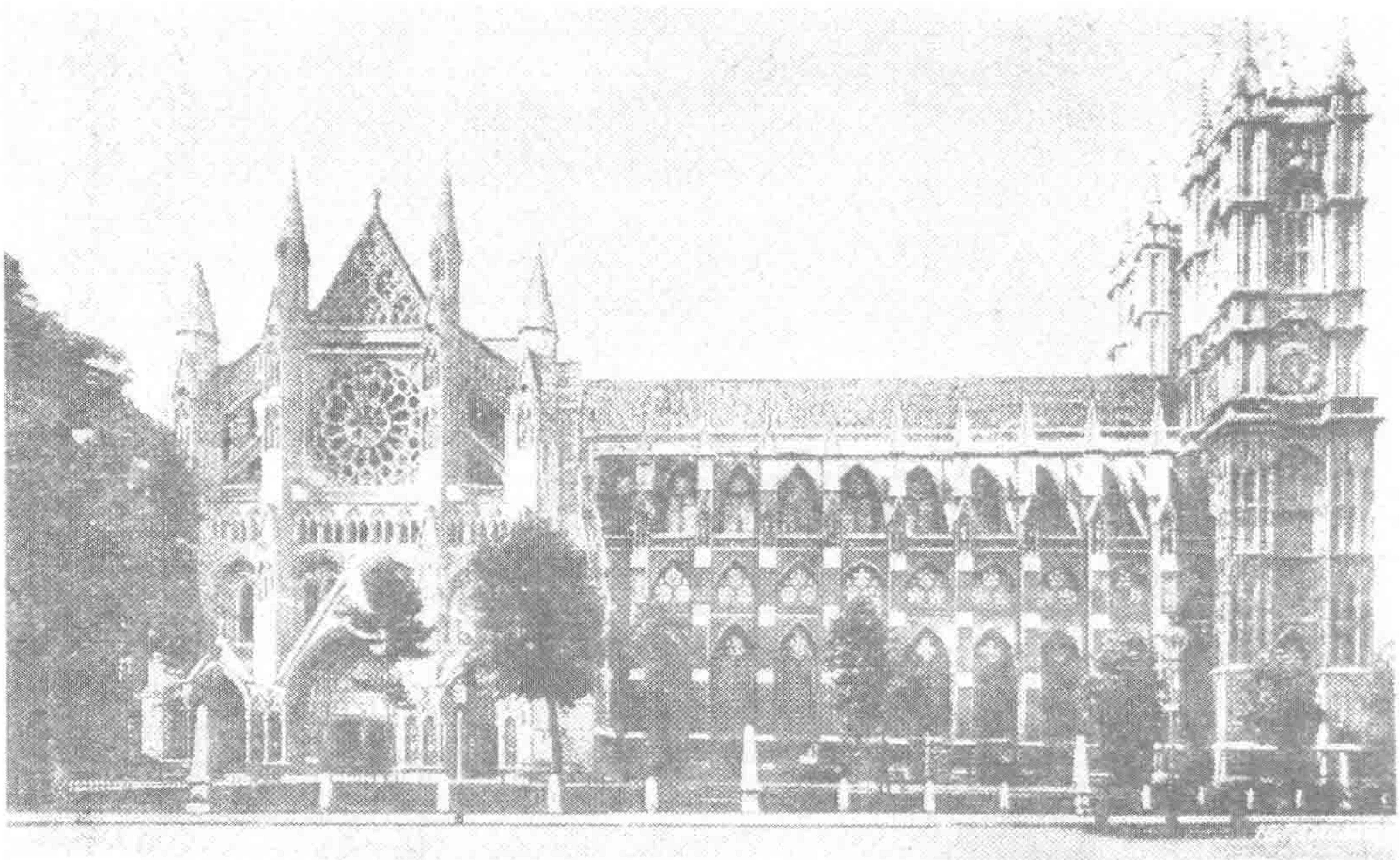
現在廳內是完全空的，祇有一端有一面彩色玻璃窗，地面有十數級石梯，光線黑暗，空氣陰沉，在歷史上却有極大的紀念價值。從一二二四年至一八八二年，這裏是法院，却李第一在此審訊被判處極刑，克朗姆威爾（Cromwell）在這裏宣誓登基不數



威斯明司大廳，頂上是獨一無二的椽木天花板，全廳亚無直柱作棟。

年後他的頭顱就掛在這廳的南屋脊上，首級斬下掛在此二十餘年，後來被風吹下來，才被看守者藏起，至今成爲珍品。其餘在此被判死刑的名臣名士不計其數。其中還有女皇伊麗莎伯寵幸一時的藹塞克司（Earl of Essex）伯爵，及莫爾爵士（Sir Thomas Moore）此兩人均在倫敦塔內上斷頭台的。愛德華第七及喬治第五駕崩後均在此停靈。

走進威斯明司脫大教堂，正好裏面舉行下午禮拜，先坐着隨隨喜，把心神休息一下，可以好好的欣賞一切禮拜的



威斯明司脫大教堂

大部份節目是音樂，有一位男高音的獨唱，極爲悅耳，歌音漸漸把教堂中的精魂，灌注到我們感覺內。

相傳在這個地址上的第一個教堂，建造於六〇五與六一〇年之間，那時是在東薩克生（East Saxon)的皇帝蘇勃（Sebert)手下，據說聖彼得特地顯聖來此祝獻的。堂址是在倫敦城的西面，故名爲『西教堂』（West Minster）；在九百六十年時這裏成立了一座 Benedictine 僧道院，不過大衆承認的創辦人却是愛德華認罪者（Edward the Confessor），從他起，英國的帝王每個都在這裏加冕，直至喬治第三爲止，每位帝后死後都卜葬於此。後來爽性擴大範圍，所有名臣，名將，詩人，文豪，以及大藝術家等，雖然不是全葬在此，紀念碑却是滿坑滿谷，使崇拜英雄名人者，一時不勝其景仰之繁。

像別的大教堂一樣，威斯明司脫的造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經過幾百年的添修改造而成的。大部份是亨利第八的主意，從十七世紀以來，外面毀損的石頭，已經由石匠一塊一塊的換過，現在外表看去很新，却是刷的石灰粉，用來抵禦煤灰的。教堂的形式作一個臘丁十字架形，上端大聖台的後面便是愛德華認罪者的小禮拜堂，裏面是埋葬帝后的塋塚，北端是大臣通廊（Statesmen's Aisle），轉灣往南走，經過音樂家及科學家的紀念廊

四四一一〇九

——達爾文就埋葬於此——便到了十字架的西端。從這裏往東看，便是極簡單而莊嚴的無名英雄墓。墓地面上蓋着一塊由比利時戰場上掘出的黑大理石上面刻了很動人的墓誌銘，並有一兩個花圈點綴着。

我眞眞崇拜的還是那南端的『詩人角』(Poets Corner)，這裏集中代表英國詩文中的精華，從向塞（Chaucer)（一四〇〇年）起到一九三六年死的吉百齡（Kipling）止，不下數十人其他的不用說如莎士比亞，勃朗甯（Browning）密爾頓（Milton）約翰生（Ben Johnson），麥考萊（Macaulay）迪更斯 Dickens 之流的精神所寄，叫我們厠身其間，覺得自慚形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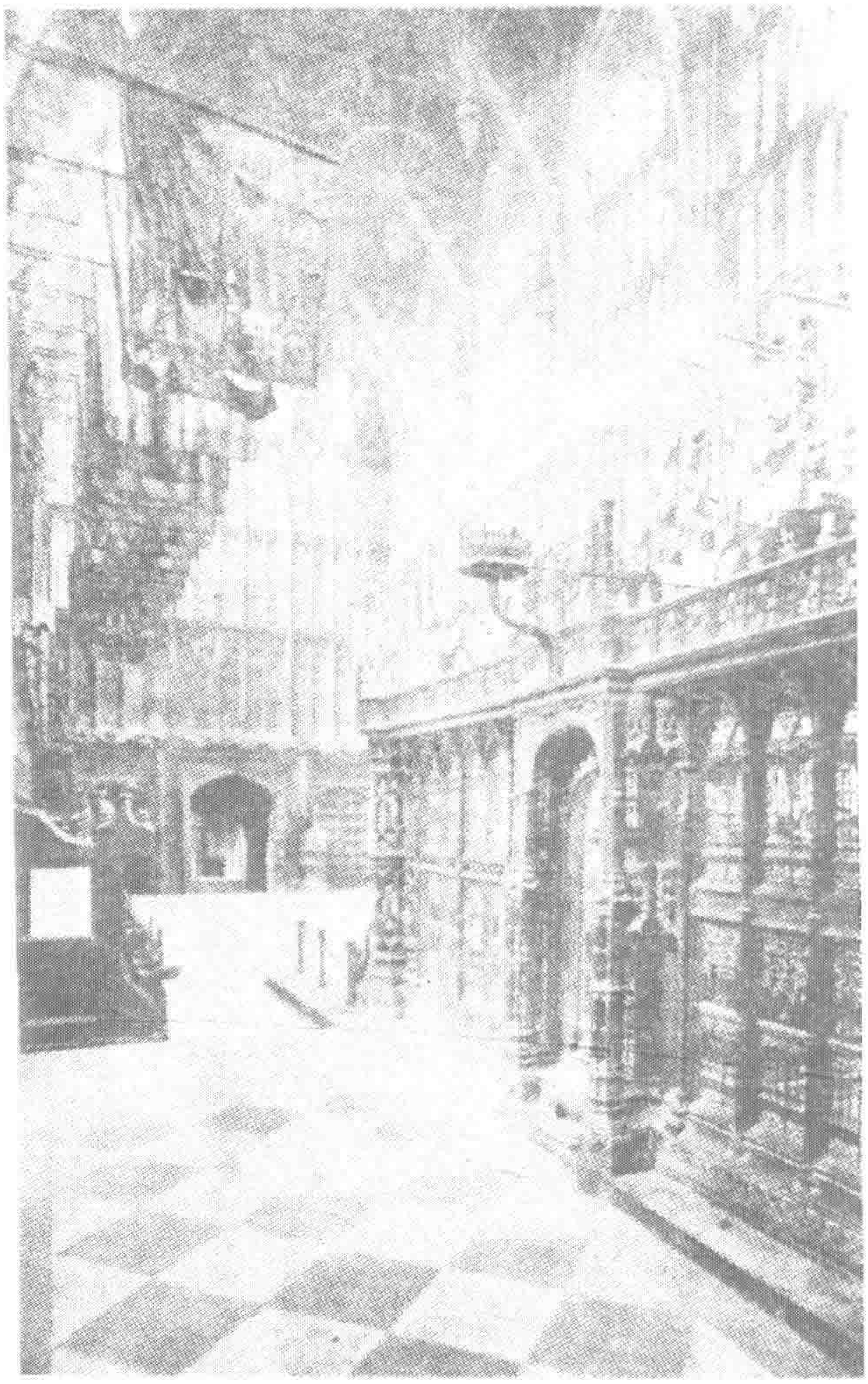


威斯明司脫大教堂內的無名英雄墓，在大塊空地的正當中，很引人注意的。

轉身便是緊靠着大聖台的聖殿（Sanctuary），是歷代帝皇加冕的地方，裏面有一個祭壇，有幾座石像。往裏走便是愛德華認罪者的禮拜堂，堂的兩邊有走廊，廊的兩邊有許多小禮拜堂，裏面葬着許多帝后，再往裏走便到達了極東首的亨利第七禮拜堂，這是全教堂最華麗的一部份，於一五〇二年才添蓋的，其刻工的細幾乎使人不相信是石頭上雕刻出來的。禮拜堂的兩面靠牆是一個個形似包廂隔開的格子，每格上面掛着不同的大旗，寶劍，及盔甲之類，這些是各 Knights of The Bath（晉勳爵位的名賢）的標記。東頭欄杆之內便是亨利第七及其后的墳墓。在亨利第七禮拜堂的四週埋葬着不少的帝王。女皇伊麗莎伯的石棺上面盒着一小塊空盒用玻璃蓋着，裏面盛的一只戒指，是她親手

賜給藹薩克伯爵的，當時她這樣說：『你如果需要我的特赦時，祇須把這只戒指還我。』後來他造反被擒，要想送還這只戒指，沒有成功，終於梟首示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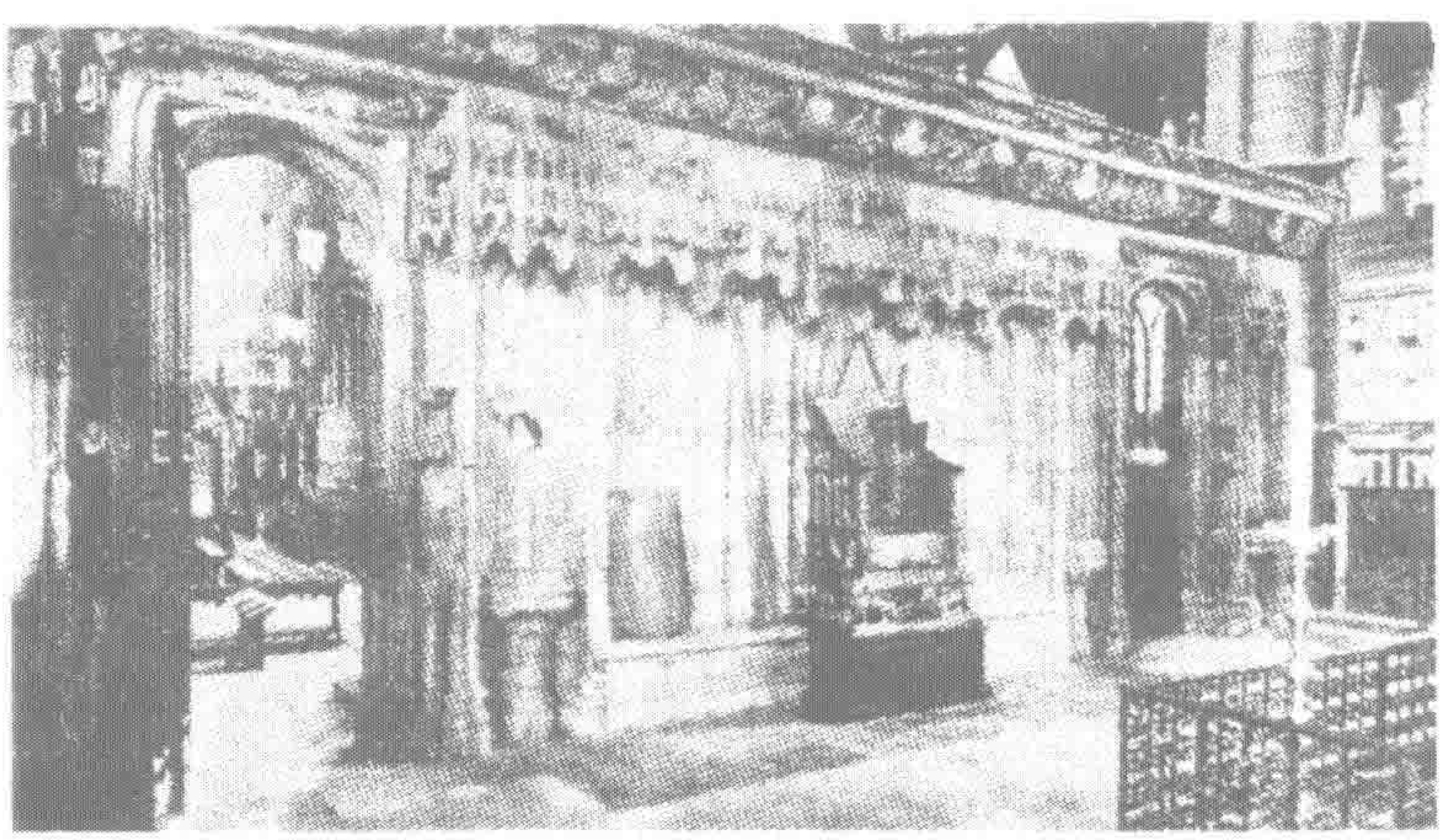
愛德華認罪者的禮拜堂內，有全世界聞名的一件東西，便是英皇加冕時坐的椅子，椅子底下有一塊石頭，是一二九七年由蘇格蘭搬來的。相傳這是舊約聖經內耶各 Jacob 當作枕頭用的，極有歷史上的價值，後來歷代蘇格蘭的帝王，總是坐在這塊石頭上行加冕禮。自從搬來之後，英國的皇帝也在這塊石上加冕，石頭用鐵環繫在椅子的底下。



亨利第七禮拜堂的內景

有一個小禮拜堂的樓上是蠟人室，買票入內，在黑暗的燈光裏，矗立着一個個死去的帝后或名人蠟像。中古時代有一個風俗，出殯時用死者的蠟像抬出遊行，這裏面的大半是如此遺留下來的。不過我不能欣賞任何蠟像，因爲象徵生人而沒有血色，是最可怕的。

凡是帝后的



愛德華認罪者禮拜堂內之加冕椅

石棺上面，總躺着一個雕刻的全身造像，有的石製，有的銅製，還有一個用木製塗銀的，頭部則完全真銀，後來竟被人偷去，現在只賸下一個木身。如此看來，盜竊之事，即是做了皇帝也沒法避免。

我們看完出外，早已天黑了，英倫在冬天，一到下午三時便天黑，怪不得個個人都要喝茶，要不然如何度這漫漫長夜呢？



都錦生

絲織禮品

晴雨綢傘　五彩壽字
檀香絹扇　絲織風景
織錦桌毯　織錦坐墊

總行　上海三馬路石路東首
支行　霞飛路華龍路口
上海靜安寺路同孚路口
工廠　上海法界巨籟達路

太平保險

華商 太平 保險公司 TAIPING

保險太平

消除後顧之憂
造成晚年之樂
保障家庭幸福
扶助子女立業

請在——
太平人壽保險公司
要保壽險可得完滿解決

本公司由交通中南金城大陸東萊六大銀行合資
組立特聘專家設計管理經營人壽保險業務
各種章程——承索即送
如荷垂詢——當即詳復

總公司　上海江西路二一二號
新嘉坡經理處　珠烈街五七號四海通銀行大廈
代理處　國內外各太平保險分公司

世界偵探名著

蒙面人（十）

秦瘦鷗譯

十　路特醫生的失蹤

要找到一具皮面木框的照相架原不是一件怎樣難的事，而女人們習慣着安放她們珍寶的黑匣子，又是十九可以很不費力的從她們的床舖下找到的。偵探長梅遜原想帶着督察長歐克一起上那個溫司敦太太所住的屋子裏去搜查，但歐克已自動的趕去幫助勃萊了。勃萊是帶着幾個警探上路易士朗德所住的公寓附近去監視的。一回兒他就打電話回來說，朗德夫婦兩個都不在家裏，祇有一個女下人在門外等着。據她告訴勃萊，今天這一對向來很親愛的夫婦突然發生了一些爭執，後來他們便教她出去休息半天，而且還囑咐她遲一些回去，所以照勃萊的判斷，那邊一定已發生了什麼事故了。

「她還告訴我一件事，」勃萊在電話裏說，「朗德所住的屋子裏，藏着不少從南非洲帶回來的東西。那個女下人還見過兩把刀子，每一把刀有一個鞘子，並排着扣在一條皮帶上，刀的上面都刻着路易士朗德的姓名。要是她記憶得不錯的話，那末這兩把刀中的一把，豈不就是今兒那個兇手用來殺人的傢伙嗎？她還告訴我朗德在南非洲住過好幾年，這兩把刀子是他從某一種競賽裏得到的獎品。」

「好，那末你就等在那裏吧！」梅遜這樣命令着。「歐克也快要到了，你們如果有什麼發現的話，可以到這裏來，或是上蘇格蘭警場去報告我。現在我自己也有一件事要出去幹了。」

其時他已把溫司頓太太的那個手提包裏所藏的東西全倒出來了，連方才馬福特醫生所檢到的一具打針用的東西也一併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細細察看。有一點他是覺得很奇怪的，他瞧那一根玻璃管顯然已經用得很舊了，而那一支針頭也不像是新的；然而方才馬福特醫生却告訴他，這個女人打嗎啡還沒有上癮，而且那支針也不過用了兩次。

除掉幾封無關緊要的信札之外，還有二三張西區一家有名的帽子店所開的發票；溫司頓太太雖然住在這樣骯髒的貧民區裏，但她對於她自己的衣飾顯然還是非常講究的。偵探長翻看了一陣之後，又發現了兩張五磅頭的鈔票，六七張公債票，和幾先令的硬幣。然而最使他覺得合用的却是一串鑰匙，他便立刻把這串鑰匙塞在衣袋裏，帶着督察長希爾，找到這個神秘的女人所住的公寓去。

密昔司亞爾培脫所說的「船塢區最富麗的屋子，」是三四十幢新蓋的小洋房，沿街還開着好些店舖；就在其中一家的樓上，——一家大雜貨店的樓上——住着我們的溫司敦太太。要上她所住的那幾間公寓去，另外有着一個小門；跨進門框，就可以看見一座又狹又峻的水門汀扶梯。

梯口上不但燃着電燈，而且還有一架自用的電話機，梅遜領着希爾慢慢地走上樓去，纔到樓梯口就怔住了；他正想不到船塢區裏會有這樣講究的屋子，連樓梯口的牆壁上也糊着很鮮艷的花紙，克羅咪的燈架上，燃着光線很柔和的電燈，正像西區一般最精緻的公寓一樣。

開門進去，第一間就是擺設極華貴的小客廳，而別間屋子裏的傢俱，也同樣的非常講究；連那小廚房在內，簡直沒有一件東西不是奢侈逾分的。

梅遜畢竟是一個見多識廣的老偵探了，一見這一種奢靡的排場，他便斷定這屋主人是一個沒有固定職業，而又毫無名譽的婦女了；要不是溫司頓太太自已有一種秘密收入，那一定是——

他不覺又想起密昔司亞爾培脫在警察局裏對他所說的話來，她說溫司頓太太是突然得到了一筆款子而富起來的，這大概是一個可信的解釋；不過她既然有了錢，爲什麼偏要住在環境這樣惡劣的船塢區呢？

在一間方形的坐憇室裏，有一張小小的寫字檯，這檯子上的抽屜倒完全沒有上鎖，但梅遜和希爾翻看了一陣，却找不到什麼值得注意的東西。穿過坐憇室，他們最後便走進溫司頓太太的臥室了，偵探長便決定再在這間屋子裏特別仔細的查看一番，可是他才把電燈開亮，就知道這裏已經也出過岔子了。那梳妝台上的抽屜已一起拉出來了，嵌在牆壁裏的一口衣橱的玻璃門也暢開了，地板上堆滿了許多衣服和鞋帽之類，中間還透露着一具黑匣子的角；梅遜便來不及的拾起來驗看，可是那個蓋已給人家撬開了。地板上雖有不少的紙片散佈着，却不見那個照相架，他所看到的祇有一個硬板紙做的圓筒，可是拾起來一望，筒裏也是空的。

這個圓筒倒使他覺得很有趣，因爲他知道這是人家貯藏結婚證書的；而結婚證書這一類東西，通常總很少人願意丟掉，無論夫婦倆的意見鬧得怎樣惡劣，也從不在離婚以前把它丟掉。

「快去叫幾個人來，我們先要想法子把手印弄下來！」他說。

但不等他說完，他已經看見床上有一雙雪白的手套了；想不到那個搶在他們頭裏趕來的傢伙，竟是這樣的細心。梅遜便很着惱地把那一雙手套取起來驗看着，却也看不出什麼痕跡，祇是一雙價錢很便宜，純粹用棉紗織的手套而已！

那個人是什麼時候溜進來的，他又用什麼方法進門的？梅遜和希爾一時都想不出來因爲樓下那一扇門和上面的門都不見有撬損的痕跡啊！那具黑匣子大概是他在梳妝檯的最末一口抽屜裏找到的，但看別的抽屜全都翻得很亂，惟有那一口抽屜却沒有動，便不難明白了。

「聽啊！樓下有人在打門咧！」希爾側着耳朶說：「待我走下去看是誰，好不好？」

「慢些，還是我下去吧！」

梅遜便用很快的步子奔下樓去，拉開了那一扇小門，不料站在門外的却是一個女人，頭上還罩着一條擋雨的圍巾，一見梅遜出來，她便很狐疑地向後連退了兩步，似乎想逃走的樣子。

「這裏沒有出什麼事嗎？」她很慌張地問。

「已經出過很大的亂子了，」梅遜這樣說，同時他已發覺那女人心裏的害怕，便忙着補充了一句。「不要害怕，——我是一個警官！」

這樣一說，那個女人才安心了。

「我就住在對面的屋子裏。這兒的那位太太已上鄉下去了，臨去時特地教我看顧她的房子，所以我現在正不知道應該不應該去向警察局報告咧！」

「這樣說，今天晚上你一定已經瞧見有人上這裏來過了。」偵探長來不及的問。

「我是看見他走出來的，」那個女人回答。「本來我還不會發現，直到我看見那塊白布——」。

「白布？你的意思不是說那個人的臉上蒙着一塊白布嗎？」梅遜好像搶一樣的問。

「我雖然說不定那個人是誰，可是我可以起誓。他的臉上是罩着一方白布的。我從對面望過來，看得非常清楚。因爲今天晚上，我的牙齒痛得很厲害，所以我一直坐在靠街的那間……」。

梅遜立刻截斷了她的話鋒。

「你大約在什麼時候看見他走出來的？」

那女人的答復是不到一刻鐘以前，而梅遜和希爾來的時候，她也是親眼望見的。她估量他們是警探，所以才敢走過來敲門。梅遜便再教她把那人的身材和穿的衣服仔細說出來，然而她所說的，却和其他一般見過「蒙面人」的人所說的話毫無二致，也是一件長可及地的外套，戴一頂黑色的呢帽，罩一方雪白的麻布。只有一點是以前沒有人提起過的，她說那「蒙面人」走路的時候，跛得很厲害。因爲他並不坐什麼車子，來去都是步行的，所以她看得很明白。她還告訴梅遜那個蒙面人向西拐過一個彎就不見了，

恰巧和梅遜希爾兩個人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他們一路來竟沒有撞見他。

其時希爾也打樓上走下來了，便在一本日記簿上把那女人所說的話擇要記了下來，然後再和偵探長回到樓上去，繼續用心搜索，希望除掉一雙手套以外，「蒙面人」也許還有別的東西遺落在屋子裏。

「便在這一雙手套上，也不見得可以給我們找到什麼線索呢！」

梅遜一面說，一面很小心地用一張白紙把它們包起來，藏進自己的衣袋去，

「這樣看起來，蒙面人的老巢果然就在這兒咧！」

「許多人都這樣想，」希爾說：「那些小偷們簡直把他捧得像英雄一樣。」

梅遜很煩悶地走回警察局去，他差一些就要承認自己已經失敗了；可是他還打算再從方才他所得到的兩件東西上面研究一番，那是一個裝注射用的藥水的小瓶，和一只紅寶石的戒指。他從一口保險箱裏把它們取了出來，深信路特醫生是一定可以告訴他那個小瓶裏裝的是什麼藥水的，他便打開了那一扇通往督察長辦公室去的門，向留在局子裏的一個督察長問：

「我想現在路特醫生一定已經睡熟了吧？」

「沒有，不到一刻鐘以前，他還打過一個電話來咧！他說他要上這裏來告訴你一個驚人的理想。這是他親口這樣說的。」

梅遜歪着嘴，做了一個鬼臉。

「好得很，祇怕未必會驚人吧，快打一個電話給他，問他能不能就上這裏來一次。不要提起什麼理想不理想，只要告訴他，我要他來給我辨認一種藥水！」

發出了這道命令以後，我們的偵探長便回到那張公事桌邊去，用一個放大鏡仔細驗看那一只鑲紅寶石的戒指，但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發現。

「密歇爾奎萊一定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梅遜咆哮着說：「方才我差一些就可以打他嘴裏探出來了！」

「他能夠知道些什麼呢，先生？」希爾插嘴出來問。

「他知道那個戒指是屬於誰的。」梅遜點點頭說。

那個值班的督察長把門推開了一些，探進頭來望着。

「路特醫生已在五分鐘之前出門了，先生，據說是上局子裏來的。」他向梅遜報告着：「警場也有電話給你。」

這是蘇格蘭警場的偵緝部打來的，報告他那個神秘的陶納爾特的行蹤已查明了。

「他的名字的全文是陶納爾特裴脫門，」偵緝部的一個警探在電話裏說「他是在三星期以前打南菲洲來的，住在腦福克街上的小腦福克旅館裏他的面貌和身材等都跟你所說的相同哩。」

「大概此刻他總不在旅館裏嗎？」

「不在，梅遜先生。今天傍晚的時候，他就走出去了，身上穿着一套晚禮服而且還關照旅館裏的茶房說要到半夜裏才回去。可是至今也沒有人瞧見他。他的下頷上有一條疤痕，這又是和你所開來的年貌相同的。」

「好，那末就把這個名字通知記錄部去，教他們看看可有關於他過去的歷史沒有？」梅遜突然又想到了一個念頭。「慢一些，我的孩子，別忙着掛斷電話！請你快派一個人到那旅館裏去守着，如果守到明天早上七點鐘還不見裴脫門回來，就把他所有的行李一起車到砲台巷那邊的警察局去，等我親自去查看。」

說着，他便放下了電話筒。

「陶納爾特裴脫門，這個名字可生得很啊！」偵探長輕輕地自語着。「勃萊可曾有過電話來嗎？」接着，他又向那個值班督察長問。

「沒有，先生。」

梅遜便依舊走回區長辦公室去，繼續摩弄着那一個小玻璃瓶，和那鑲紅寶石的戒指。

「我可以斷定密歇爾是知道這個戒指的來歷的，不然我就是個笨漢！那個小傢伙一瞧見這個戒指便差一些昏倒。」

「那末這戒指和那小玻璃瓶，究竟是打什麼地方掉下來的呢？」希爾茫無所知地問。

「除掉陶納爾特裴脫門的衣袋之外，還會有別的地方嗎？方才大家不是都證明當裴脫門倒在地上之後，倫康便跑過去用手摸摸他的衣袋，這兩件東西或許就是他所帶出來的，後來便從人行道上滾到水溝裏去了。要是密歇爾不想到去搜索那水溝，也許到現在我們還不能發現咧！這個小夥子的天分倒真是很高的！」

一面說，一面他又低下頭去看了看腕上的手錶。

「路特醫生的屋子距離這家有多少遠啊！」

「走起來不過十分鐘光景。」希爾回答，因爲方才這件案子發生以後，就是他去把這位法醫找來的。

「那末現在他早應該到了，再打個電話去試試看！」

可是路特醫生的下人堅持着說，他已在十分鐘之前出來了。

「快出去看看，也許你可以找到他。」

梅遜的心裏突然覺得嚴重起來，雖然他也知道路特醫生是

一個最歡喜說話的健談者，他的理想是絕對不值注意的；可是他的確很希望他能夠早一些來，給他說明那個小玻璃瓶裏原來裝的是什麼藥水。

又過了八九分鐘，希爾一個人回來了，他一直走到路特醫生的家裏，路上並沒有碰到他。

「也許他去找馬福特醫生了，打一個電話問問看！」

但馬福特醫生也是一些頭緒都沒有，祇說方才路特醫生曾經在他診所外面走過，而且還用手在玻璃窗上敲了一下，向他說晚安。

「他簡直把我嚇了一跳！」馬福特在電話裏說，還有些不很高興的樣子。「我眞想不到是他，直到拉開了窗簾才看清楚。」

從馬福特的診所到警察局，至多不過兩百碼路，要是打加洛司巷裏穿過來，那末還可以縮短五六十碼，但加洛司巷是最骯髒不過的所在，住的都是一班又窮苦又下流的傢伙，平常人從來不走進去，所以大家都不相信路特醫生突然會抄起這一條近路來。

加洛司巷東端的出口，狹窄得眞像一條水管一樣，距離馬福特醫生的診所的邊門，大約有四五碼路。當從前時候，打船塢裏和碼頭上爬起來喝醉了酒的水手，多得像蒼蠅一樣的日子，加洛司巷倒也是一處充滿着粉香酒氣的所在，但現在是什麼也沒有了。裏面有一所印度人開的小客寓，一起正不知道住着多少黑種人；還有一幢屋子裏住着五份或六份意大利人的家屬。這還算是比較簡單的咧！其他那些人家，委實比他們還要複雜，還要骯髒。有人說警探們從來不敢單身走進加洛司巷去，這是不確的；他們根本就不進去，除非裏面喊出了「不好了，殺死了人啦！」他們才會踏進這一條小街。

祇有很少的幾個人可以獨自在裏面進去。不論晝夜，都不致受到一些損害；馬福特醫生便是其中的一個。假使他願意的話，他可以告訴你許多他在那一條惡臭的加洛司巷裏所見到和聽到的故事，而使你的頭髮一齊豎起來，但馬福特却是一個天生不歡喜多說話的人。

「我想路特醫生不致走到那裏去吧：」他向偵探長說：「不過，要是你認爲需要的話，我可以自己走去看一看。」

一會兒半小時又過去了，到得一點三刻的時候，梅遜便決定把所有不在班上的警探召集起來，派他們分頭出去找尋。接着，水上巡邏隊所用的快艇也在河面上出現了，一直找到平時常在碼頭上偷竊貨物的一班小賊的老巢裏，也不見路特醫生的蹤跡，好像他已不在這世界上了！

密歇爾奎萊第二次回到船塢區時所發見的情形，就是警探

們在滿街各處的找尋路特醫生。他便急着去見梅遜，完全照着琪尼絲的主意，把關於那戒指的一切說了出來。梅遜却只是皺緊了眉頭聽着。

「方才你偏要隱藏起來，這有什麼用呢？」他嘆息着說：「你爲什麼不就告訴我呢？——當然大關係是沒有的，僅僅可以使我們早一些知道那個人的名字。不錯，他的名字是陶絲爾特裴脫門。現在，我們却另外又……，噲大醫生！」

來的是馬福特醫生。他也是特地來詢問路特醫生消息的。

「一些消息也沒有。或許他已發覺那個兇手是愛爾蘭人，所以連夜搭上了船，趕往愛爾蘭去了。請坐，大醫生，喝一杯咖啡吧？」

說着梅遜便把一杯才煑起來的咖啡推過去，馬福特也就不再謙遜，馬上取起來很快的喝着。

「他是上什麼地方去的，我實在猜不出來，而且我也並不重視。」梅遜打了個呼欠說：「我已經很疲倦了，但願這一件案子能夠好好地結束起來。要是路易士朗德先生肯乖乖地回到他家裏去的話，至遲明天天亮，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切所需要的線索了。萬一朗德先生已帶了他的三千磅的現款和一張護照，飛到了法國去，那末這件案子便無法結束了！」

馬福特醫生喝完了一杯咖啡，便忙着起身告辭，因爲他還有一次約定的接生的時間已經到了。

梅遜伴着他一直送他到門口。

「現在可還有什麼理想沒有？」

「不錯，有的，但不是理想而已經是肯定的判斷了。」馬福特很鎮靜地說，「雖然詳細的證據我是無法搜集的，但凶手是誰，我相信大概還不致猜錯。」

偵探長同意地點了點頭。

「也許你和我所猜的是一個人呢！大醫生。」

「爲他自己起見，但願不是這樣。」馬福特微笑着回答。

「這樣說起來，你大概還不願意把你的推論告訴我們咧？」

「因爲我是一個醫生，不是一個偵探。」說着他就走了。

梅遜重復回進問事間來，站在火爐邊，烘着自己的雙手。

「勃萊和歐克都沒有電話來嗎！」

他斜眼過去看着那壁上的時鐘，兩點已經過一刻了，他不由開始担心起來，祇怕路易士朗德永遠不會再回去了。

他便帶着密歇爾奎萊慢慢地望加洛司巷走去，其時雨已經住了，風却還是吹得很猛。

「你寫到這個地方的時候，」他向奎萊說：「千萬不要像別的新聞記者一樣的，以爲加洛司巷就是從前的劊子手碼頭，這是

錯誤的。其實就因為從前這裏有一個富翁，名喚加洛司，擁有地產很多，所以後來的人就把他的名字來稱呼這一條短巷了。馬福特那個傢伙認識的有錢人很多，假使他不想開那樣無聊的小醫院的話，他儘可勸導他的有錢朋友，把這裏的地產一起買下來，好好地造一所大醫院，這樣那些下等人便不致再像蛆一樣的擠在這裏了，不但世界上可以省却多少事，便是我們當警探的也將受惠不淺了。」

加洛司巷的入口不但很黑暗，而且委實顯得很怕人；再走過去幾步便是馬福特醫生診所前面的一片小院子了。院子的一角，蓋着一所木棚，那就是他租給有名的老車夫惠克斯停放他的汽車的。每天這院子裏總是站滿着一行行，穿得極襤褸的男人和女人，一個個的挨到那座小門邊去，從馬福特醫生手裏領取他在早上替他們開好的藥物。

「這那裏還像個私人的診所，簡直是一所大醫院的候診室！」密歇爾隨口這樣說。

「他為什麼一定要讓這些人活下去呢？」偵探長很無情地嘰咕着。

一條很高的牆把加洛司巷和馬福特醫生的院子分隔了起來，那些破舊的矮屋在巷的左邊排成了一個很長的單行。

梅遜先向四周看了一看，心裏頓時又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胆怯。

加洛司巷真不像是一條都市裏的小路，而完全像一個陰沉黑暗的狹谷。一盞盞稀落的街燈，發出極黯淡的光來；那些又矮又難看的屋子，真像許多造得很醜陋的墳墓一樣。每一扇窗子上的玻璃都給塵垢堆滿了，街燈的光照過去再也發不出反射的作用；烟囱裏是沒有一些烟飄出來；窗子裏聽不見一些可愛的聲音。十家之中倒有八家或九家的門已砍下來當柴燒掉了，男男女女們都在門框下橫七豎八的躺着，雨和風吹在他們身上，誰也不覺得；肩上和膝蓋上所遮的，全是一只只破舊的麻袋。

當梅遜和奎萊在又濕又滑的石街上走過去時，黑暗裏突然有一個女人的聲音糢糢糊糊的唱着：

「奴穿新衣上街去，
惹得浮蜂浪蝶四處鑽；
若有人來嚕囌奴，
高喊警察把他抓！」

他們真想不出她是怎樣會在黑暗裏看見他們的。

「他們真像耗子一樣，」奎萊輕輕地說。

一陣狡猾的笑聲突然送進了他們的耳鼓來。

「他們簡直是終夜不睡的。」梅遜感覺很絕望地說：「當我在這裏做警探的時候就是這樣了；無論是白天或是深夜，只要你走進加洛司巷去便一定有人在黑暗裏瞅着你……」。

突然他收住了脚步高喚着一個人的名字，於是在一座漆黑的門框裏便搖搖晃晃的走出了一條人影來，簡直連男人或女人也看不清楚。

「我一瞧就想到是你。」梅遜向那一條黑影說。

（究竟那個人是誰而梅遜所猜想的又是誰，奎萊却一些不知道。）

「近來好嗎？」

「不好，梅遜先生，簡直壞透了！」一個彷彿是老人的聲音回答着。

「今天晚上你可曾見過路特醫生嗎？」

在他們所瞧不見的黑暗裏立刻又發出了一陣比譏刺還教人難受的笑聲。

「噢，他不是也在你們局子裏吃公事飯的嗎？——是不是，讓我想想看。路特？——沒有，梅遜先生，我們沒有見過他。這裏是不會有人走來的，大家都怕會把我們這些鄰居鬧醒！」

黑暗裏的笑聲來得更劇烈了。

偵探長就在九號屋子的門前站住了。有一個人正在石階上坐着，背部貼着門。他顯然已喝得爛醉了，在沈睡中還不斷的發出極大的鼾聲來；一只又破又髒的舊麻袋覆在他的雙膝上，不知道那一個頑皮的孩子，還把一只空的洋鐵罐放到了他的頭頂上去。

「如果這個洋鐵罐跌下來能夠把他鬧醒，倒還是他的便宜；否則老惠克斯一瞧見他至少就得送他幾拳。」梅遜似乎覺得很有趣地說。

「神秘嗎？你看！」當他們轉過身來時，梅遜又向密歇爾說：「在加洛司巷裏據說就剩老惠克斯和幾個印度人最安分。」

「那些印度人是怎樣生活的啊？」

「我想你還是不知道的好吧！」偵探長很幽默地說。

他們便一路沿着方才走過的石街退出去。

「還有一處地方，我想必須叫勃萊去搜一搜，待這件事辦好，我也必須回警場去了。」

「假使你願意的話，我可以開着車子送你回去，因為這裏已沒有什麽事再要打聽了。」

方才他們見過的那條黑影又走來了，這一次奎萊才看明白他的肩膀上還搭着一件舊大衣咧。

「他們說蒙面人今晚又來過了，梅遜先生，是不是？」

「他們是這樣說嗎？」偵探長很圓滑地反問着。

「你就這一點不好？梅遜先生，老實說，你上這兒來就是要向我們打聽打聽；假使你待我們好一些，不要這樣裝腔作勢，你一定可以聽到許多的話。噲！你可知道老惠克斯的事嗎？這就是你所不知道的了！而且除了我，就沒有人知道。老惠克斯，聽清楚些，你可知道他的事嗎？」

說了這幾句沒頭沒腦的話，他便蹣跚着走開了。

「這個人是瘋子，——天生的瘋子！連我也叫不出他的名字，祇知道他並不時常昏迷，也有明白的時候。可是我眞不懂他爲什麽要提起惠克斯來？」

對於這一點，奎萊當然也回答不出來；他僅僅像普通的人一樣，知道惠克斯是倫敦一個有名的最忠實的老車夫，獨自一個人住在加洛司巷裏。

「這個瘋子的話究竟是什麽意思呢？天知道！」

梅遜現在是覺得更困惑了，用他所有的聰明來判斷，可以相信方才那個瘋子說的話是的確不假的；但像老惠克斯這麽一個人，要是再對他發生什麽猜疑的話，却又實在太不近情理了。

「讓他去告訴魔鬼吧！」他這樣咀咒着便勉强把心裏的一個疑團丟開了。

新綏公司

辦理
貨物運輸
限期到達
價格克己

分公司辦事處分設
重慶　成都　貴陽　瀘州
昆明　仰光　臘戌　畹町
香港　上海　衡陽　柳州
蘭州　肅州　西安　寶鷄
韶關　六寨　曲靖　漢中
金城江　保山　沅陵　廣元

香港分公司
大道中　華人行五〇八號
電話　二八三八六

長篇小說

負販列傳（下集）

張恨水

第八章　義無反顧

原來這下層階級社會，他們也有他們的新聞。這新聞不是印刷在紙上，是由口頭傳遞。秀姐和童老五的交誼本來也只作到心心相印，而這口頭的新聞，却是渲染得十分新奇。自秀姐出嫁了，童老五下鄉了，這新聞演成了個悲劇，更是有聲有色。這時的楊大嫂，却想擠進這戲裏來，也作一個角色，所以她乘機要提到童老五了。因沉吟了一會，笑道：第一個人，提起來也許你還不大熟識，就是丹鳳街三義軒跑堂的洪麻皮，他現在下鄉了。秀姐道：我知道這一個人，不過不十分熟識。你再說這第二個人是誰？楊大嫂道：這第二個人若是你願教他幫忙的話，我想讓他犧牲性命也肯幹，就是怕你不願找他。這個人姓童。秀姐聽了這話，果然怔了一怔。楊大嫂道：他下鄉去了，你是知道的了。可是他對你並沒有什麼怨言。假使你願意的話，把你娘先送到他家裏去，讓他找個地方安頓，我想他沒有什麼話說。秀姐道：一個人總也有兩塊臉。事到於今，又讓我去求他，人家縱然原諒我，我自己難道就不慚愧嗎？說着，嗓子一硬，流下淚來。她立刻覺得這是不許可露出痕跡的所在，立刻在脇下紐絆上扯出手絹，揉擦着眼睛，因道：倒是洪伙計還可以託託他。楊大嫂道：這樣好了。你既是願意找找老朋友，我就和你作主，在老朋友這條路上設法。若是童老五知道了這消息，自己來幫忙的話，倒也不必埋沒了他那番好意，只要不算是你去找他也就可以了。秀姐兩手操在懷裏，低了頭沉思很久，最後她點點頭道：那也只好那樣辦罷。楊大嫂道：那麼，這筆錢我就拿去了。這是是非之地，我也不必常來，等我辦得有點頭緒，我再來向你回信。秀姐道：好！諸事拜託。假如錢不夠的話，你再來和我要。這種不義之財，你倒不必和我愛惜。楊大嫂有了她這話，益發可以放手去做。當天拿了錢回來，就和楊大個子商量這件事。楊大個子道：這事託老五最好，他在鄉下大小有個家。可是秀姐娘也未必肯到他那裏去。還是讓我先下鄉一趟，踩好路線罷。商量好了，楊大個子歇了生意沒有做，背個小包袱，撐把雨傘，就下鄉去。童老五所住的鄉下，離大城三十里路。除了有小河可通，而且還是車馬大道，直通他村莊附近。所以童老五雖然住在鄉下，却也不十分閉塞，所有城裏丹鳳街的消息，他都曉得一二。只是自己把心一橫，任你城裏發生了什麼故事，都不去過問。這日楊大個子趕了小船下鄉。船不順風，三十里路，足走了六七個鐘點。靠船

登岸的時候，太陽已經落山，站在河堤上四週一望，見村莊園圃，分散在圩田裏面，這倒敎他站着發怔。原來就知道童老五下鄉，住在三洞橋七棵柳樹莊屋裏。船夫在三洞橋靠的岸，那是不會錯的。這無數的零星莊屋，知道那處是七棵柳樹。照眼前看去幾乎每個莊屋面前都有兩三棵或七八棵柳樹，這知道那是童老五的家呢？呆了一會，順着脚邊的一條小路走下堤去。路上遇到兩三次鄉下人，打聽童老五家在那裏，都說不知道。信脚走去，遇到一條小河溝，兩岸擁起二三十棵大柳樹。這正是古曆三月天，樹枝上拖着黃金點綴的小葉子。樹陰籠罩了整條河，綠陰陰的，柳花像雪片一般在樹陰裏飛出去，水面上浮蕩着無數的白斑。有幾隻鵝鴨在水面上游來游去。楊大個子，雖不懂得賞玩風景，但在這種新鮮的色調裏看去，也覺得十分有趣。在那柳樹最前兩棵下面，有一所茅屋，一半在水裏，一半在岸上。水裏的那屋子，却是木柱支架着，上面鋪了木板。那屋子敞着三方朝水，遠遠看到陳設許多棹椅，原來是一所鄉茶館子。楊大個子一想，這大地方，那裏去找童老五？不如到這茶舖子歇息一會，和跑堂的談談天，說不定會問出來。於是走到水閣子裏去，卸下了包袱雨傘。這裏也有四五個鄉下人在吃茶，有兩個人在下象棋，看到楊大個子走進來，都抬頭看他一下。他臨近水面一副座頭坐了，過來一個長黑鬍子跑堂和他泡茶。楊大個子喝着茶，見裏面橫着一列櫃台，上面也放了幾個大琉璃器瓶子，盛着麻花鹹蛋豆腐干之類。另有個瓦酒罈子擺着，分明是帶賣酒，櫃台裏順放了一張竹睡椅，有人躺在上面，露了兩隻脚在外，想必是這裏老板，透着相當的自在。楊大個子等那跑堂的過來，笑問道：這裏有個七棵柳樹嗎？跑堂的道：有是有這個地方，現在房子沒有了，樹也沒有了。楊大個子道：那爲什麼？他道：兩年前就一把火燒光了。楊大個子道：這就奇了。我一個朋友在幾個月前搬下鄉來，就說住在那裏，怎麼會是兩年前就沒有了這個所在呢？那櫃台子裏面躺着的一個人直跳起來，叫道：楊大哥怎麼下鄉來了？楊大個子看時，却是洪麻皮，穿了件藍布短夾襖，胸面前三個荷包，都是飽鼓鼓的。上面那個小口袋，還墜出一截銅表鍊子來。楊大個子笑道：這眞是大水冲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沒有想到問一下午的路，問到自己家裏來了。你混得很好，開上茶舖子當老板了。洪麻皮笑道：我猜你決不會是來找我，你是來找童老五的吧？說着，抬腿跨過凳子，二人隔了棹子角坐了。楊大個子道：我來找老五，也來找你。老五混得怎樣了？洪麻皮道：一個人只要肯賣力氣，城裏鄉下，一樣可以混口飯吃。你沒有要緊的事，大概你也不肯特意跑下鄉來一趟。什麼事呢？先說給我聽聽。楊大個子向在茶舖子週圍看了一看，因道：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回頭我再說罷。洪麻皮也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因

道：太陽一落土，老五也就到我這裏來了。就在我這裏吃晚飯罷。免得到他家老娘又要瞎忙一陣。碰碰你的運氣，我帶你去打兩網魚試試。說着，取下墻上搭的一副小撒網搭在肩上，引了楊大個子向外走着。楊大個子笑道：你幾時學會了打網？洪麻皮笑道：那有什麼準的，你還不是到一鄉打一幫。要不，我們也就不敢由城裏奔到鄉下來。兩人一面走着，一面談話。楊大個子把秀姐的情形說了一遍。洪麻皮道：我沒有什麼，大家都是老鄰居，只要是我可盡力的，我無不盡力而爲。不過老五年紀輕兩歲，火氣很大的，他未必還肯管這一類的事了。我們在鄉下，他提都不願提一聲。楊大個子道：我們是個老把兄弟，當然知道他的脾氣，也無非讓他頂撞我兩句就是，慢慢的和他一說，他也沒有什麼想不開的。說着話，兩人走過了堤，到了河道外一個水塘圈子裏，週圍長了蘆葦，夾了兩棵老柳樹。洪麻皮在蘆葦叢裏，轉着水繞了半個圈子，然後站在樹陰下，向水裏洒上了一網。楊大個子背手站在一邊看着，見他緩緩將網繩拉着，還不曾完全起水時，果然就有兩隻銀梭似的活魚在網裏跳着。網拉到岸上來，裏面正有兩條半斤重上下的條子魚。楊大個子道：喂！運氣不壞，夠這一餐飯的菜了。洪麻皮道：我們再撒兩網，也許再來兩條魚。說着，繞了水塘撒上三網，又打起兩條魚。他折了一根柳枝，將四條魚鰓穿了，在水裏洗乾淨了網脚，提了網和魚向家裏走。楊大個子道：這不能說完全是運氣，這是你有點手腕。憑你這點手腕，你也可以混飯吃了。洪麻皮道什麼稀奇？這地方家家有網，處處有魚。楊大個子道：我是說你打得了魚，送到城裏去賣，那不是一種不要本錢的買賣嗎？洪麻皮道：你忘記了這裏到城裏還有三十里路呢？楊大個子道：第一天打得了魚，第二天起早送到城裏去賣，三十里路，也難不到人吧？洪麻皮道：人生在世，有飯吃，有衣穿，就算了。城裏可以住，鄉下也可以住，人要是在鄉下住慣了，就不願進城。少掙兩個錢，少受兩回氣，也就可以扯直。楊大個子道：你以爲在城裏住就要受氣嗎？洪麻皮道：住在城裏雖不見得人人受氣，但至少像我們這種人是受氣無疑。楊大個子還沒有答言，路邊瓜棚子裏有人從中插話道：這話十分對。楊大個子回頭看時，正是童老五，搶上前，挽了他的手道：你早看見我了，我特意下鄉來找你的。洪伙計說你自己會上他茶館裏來的，我正等着你呢。童老五一手挽個籃子，裏面盛着瓜豆。一隻手挽了楊大個子的手，因笑道：我也正念着你。來得好，在鄉下玩幾天再進城去罷。楊大個子道：那裏有工夫玩？童老五道：沒有工夫玩，你怎麼又下鄉來了。楊大個子微笑道：抽空來的，有點兒小事和你商量商量。童老五道：特來和我商量事情的？什麼事？我倒願意聽聽。洪麻皮道：無非是生意經。回頭我們吃晚飯的時候，打四兩酒慢慢的談着。楊大個子見洪麻皮立刻把話扯開，也就猜

到童老五現在是一個什麽脾氣。一路回到茶館子裏，太陽下了山，茶客都散了。那個跑堂正在水邊上洗剝下一隻宰了的鷄。洪麻皮也自己動手，在水邊石塊上，洗割這四條魚。一面和童楊兩人閑談。鷄魚洗刷乾淨了，都交給那跑堂的去燒煑。門口有個小孩兒經過，童老五讓他跑了一趟路，又在家裏取了一塊糟肉來。這是月初頭，早有米勾銀梳似的月亮，掛在柳梢頭上。洪麻皮也不曾點燈，將煑的菜，大盤子搬上靠外的一副座位，大壺盛了酒，放在棹子角上。洪麻皮便拱了手道：半年來沒有的事了，我們痛痛快快的喝上一頓。童老五先走過去了，提起棹角上的大壺，就向三隻大茶盃子裏篩着。楊大個子笑道：怎麽着？這茶盃子的斟着喝嗎？洪麻皮笑道：鄉下人睡得早，喝醉了你躺下去就是了。楊大個子道：我倒望你二位不要喝醉，我還有許多話要和你兩個商量呢。說着話，三個人都帶了笑意入座。楊大個子先談些生意買賣，後來說到朋友們的景况。童老五倒也感到興趣，逐一的問着。後來他端起酒碗來喝了一口，歎着氣道：其實不必多問也可以猜想得出來。我們這一類的人，除了在床底下挖到了金窖，無緣無故，也不會發財。楊大個子道：也有例外發財的，除非是何厚德這種昧了良心的人。童老五聽到這個名子，却向地面吐了一下口沫，因道：你提起這種人作什麽？楊大個子道：這話不是那樣說。譬如說部古兒詞裏面有忠臣，就也有奸臣。有惡霸也就有俠客。沒有壞的，就顯不出這好的來。談談何厚德這個不是東西的人，才可以現出我們這班挑桶賣菜的人裏面，也有不少的君子。童老五笑道：你說的君子，難道還會是你我不成？楊大個子道：那有什麽不會呢？假使你童老五練就一身本事，口裏能吐出一道白色光來，那照樣的你也會作一個專打抱不平的俠客。童老五端起酒來喝着，鼻子裏哼了一聲。洪麻皮笑道：聽古兒詞聽得發了迷的時候，我們不就自負是一個俠客嗎？楊大個子道：不是那樣說。論到講義氣，我們幫人家的忙，是盡力而爲。說到錢財方面，那決不含糊，就以我們三個人而論，當了衣服幫人的時候，那也常有。眞遇到那樣急事，非我們性命相拚不可，我們也不怕死。說來說去，這都和劍客俠客差不多。童老五哈哈大笑道：所差的就是口裏吐不出那一道白光。楊大個子道：這不玩笑，譬如我姓楊的有了急事，你能夠見事不救嗎？童老五道：我眞想不到你會在公安局被拘留。若是知道這消息，我一定進城去看你一趟。楊大個子道：却又來，怎說我們就不願提個好人壞人呢？若是有機會的話，何厚德是不要猜想，他還要作些惡事的。這種人不一定只害他家裏。他若是能抓錢，能利用到鄰居朋友頭上來的時候，他對着朋友鄰居，也不會客氣。童老五道：你這話雖是有理，但是很不見爲淨，既看不到，也就不去管這趟閑事了。楊大個子笑道：若是像你這樣說法，我剛才說我們

四四一一二六

能作俠客的那一番話就算白說了，世界上的俠客，只有去找事作的，那裏有眼不見爲淨的呢？洪麻皮笑道：你這樣一說，倒好像我們就是三位俠客了。楊大個子倒沒有將話接了向下說，只是端了酒盃子，慢慢的呷着。童老五放下酒盃，手上拿了個鷄腿子骨頭，舉起來啃着，洪麻皮道：楊大哥喜歡吃米粉肉，明天我到鎭上去買兩斤肉回來，中午蒸米粉肉你吃。楊大個子道：家裏我也久丟不開，我打算明天一大早就回去。童老五道：你難道來去五六十里路，就爲了談一陣子俠客嗎？總也有什麼事要和我商量。楊大個子道：你已經說了，眼不見爲淨，我還和你商量些什麼？童老五道：雖然我說眼不見爲淨，但我也不攔着你說話。楊大個子端了酒盃，緩緩的呷了一口，因道：你若願意，我說呢，我也有個條件，就是你一定要把話聽下去。童老五笑道：這當然！容易辦，反正你也不能當了我的面，指明着我來罵。楊大個子笑着點了兩點頭道：我好慢慢的把這事和你來談談。假如你聽不入耳的話，你也得聽下去，不能攔着我。還是你那話，反正我也不能當了面罵你。童老五笑道：你遠路迢迢的跑了來，就是你指明了罵我，我也忍受了。楊大個子將盃子裏酒慢慢的喝着，一直將酒喝乾。於是將酒盃子放在棹上，按了一按，表示他意思沉着的樣子。頓了一頓，然後笑道：我還是要由何厚德這醉鬼身上說起。童老五笑道：不管你由那個人身說起，我總聽下去就是了。洪麻皮聽說，在棹子脚底下，踢了兩踢楊大個子的腿。楊大個子看他時，他笑道：我無所謂，你只管說，你說什麼人的故事我也愛聽。我保證老五不能攔住你不說。楊大個子懂了他的意思，於是把秀姐現在困難的情形，詳詳細細地說着。童老五果然不攔住他，只是低了頭喝酒吃菜，並不說話。楊大個子連敘述故事和自己的來意，約說了小一個鐘頭。最後，他道：我並非多事，我受了人家一點好處，我不能不謝謝人家。我想，雖然各人的交情，各有不同，但是我們爲人，只當記人家的好處，不當記人家的壞處。童老五道：大個子你雖是比我年紀大兩歲，你栽的跟頭，也不會比我多。於今作人談什麼仁義道德，只講自己怎樣能佔便宜，怎樣就好。就是不佔便宜，也犯不上無緣無故，和人家去抗石磨。你想那姓趙的能在城裏逞威風，有什麼不能在鄉下逞威風，我算換了個人，跑到鄉下來，就是要躲開是非，若把這事由城裏又鬧到鄉下來，我可沒有法子帶了我的老鄉向別處逃難。楊大個子道：我們把秀姐娘弄到鄉下，也不鳴鑼驚衆，人家怎麼會知道？再說把她接到鄉下來，自然也要弄一個妥當些的地方，決不讓人知道。那姓趙的沒有耳報神，他怎麼會知道秀姐娘在鄉下呢？童老五冷笑一聲道：他又怎麼會不知道在鄉下呢？你不記得在我家裏吃頓晚飯，都讓他們那些狗腿子嗅到了，追到我家裏來，你想我們這老老實實的作小生意人，逗得過那些妖魔鬼

怪嗎？楊大個子偏過頭去，向了洪麻皮望着，因問道：洪伙計，你說這鄉下空闊地方，隨便住一個人，是不是大海藏針一樣？童老五端起酒盃來喝了一口，重重的將盃子放了下來，哼了一聲道：就是到這裏來，萬無一失，我也不願她到這裏來。有道是人人有臉，樹樹有皮，我們在姓何的面前，丟過這樣一個大臉，知者說是我們爲了義氣，不知者說是我們爲了吃醋。她陳秀姐是個天仙，我們癩蝦蟆吃不了這天鵝肉。根本不用轉什麼念頭。若說是打抱不平，不是我說句過分的話，秀姐有今日，也是她自作自受。要說她是爲了老娘犧牲，那算了大大一個孝女，孝順就孝順到底吧。反正關在屋子裏作姨太太，總比坐牢强些，就算坐牢，她原來也心甘情願。楊大個子道：老五年輕輕的，說這樣狠心的話。童老五道：爲了你老哥老遠的跑了來，我只說到這個樣子爲止。依了我的性格……他將這句話不說，完，端起酒杯來喝了一口。楊大個子在月光下看了童老五一眼，笑道：你不用起急，說不說在我，聽不聽在你，辦與不辦，更在你；你就算我這是一番廢話，我們的交情還在，難道還疑心我作老大哥的有什麼歹意不成？童老五默然，却沒有作聲。洪麻皮道：老五就是這小孩子脾氣，楊大哥有什麼不知道的。論到秀姐母女……楊大個子搖了手道：不要提不要提，我們弟兄難得見上一面，老談些不痛快的事作什麼。這魚湯很好，酒不喝了，和我來一大碗飯，我也將淘魚湯喝。

洪麻皮果然盛了一大碗飯，兩手送到他面前，他端起飯碗，將湯倒在飯裏，然後挾起筷子，唏哩呼嚕扒着飯吃個不歇。吃完了那碗飯，用手一摸嘴巴，站起來笑道：酒醉飯飽，痛快之至。說着，倒了一碗茶，走到月地裏去漱口。他順了茶棚子面前那條人行小路，越走越遠，童老五在茶棚子裏向外張望着，在月亮地裏，已是看不到楊大個子的影子。洪麻皮低聲道：老五，你的話，不該那樣說。楊大個子來者不錯，你縱然不高興他那番說法，從從容容的把話對他說，也沒有關係。人家這樣遠來找你，你給人家一個下不來。童老五聽了這話，也就低頭不語。飯後，大家坐着喝茶，楊大個子只說了些不相干的話。那新月漸漸落到對面堤上柳樹梢上了。童老五便伸了個懶腰站起來道：我要囘去了，明日到我家去吃早飯。楊大個子道：空了兩手，我不好意思看老娘。童老五道：自己弟兄，說這些作什麼。明日見罷。童老五也覺有點對楊大個子不住，說了這話，自走囘去。可是他在家裏自想了一晚，不免另有了一肚子話，次日起個早，便到洪麻皮茶棚子裏來。在半路上却遇着了他。他道：楊大個子天一亮就起來了。茶也不喝，提了包袱就走。無論如何，挽留他不住。你自己去追他一程罷。他順着大路走的。童老五連話也不問，拔步就向前追着。一追追了兩三里路，看看楊大個子的影子，便招手叫着。奔到他面前，問道：怎麼樣？你倒眞生了我的氣。楊大個子答復一句話，就斂童老五急得幾乎哭起來。